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作者／矢岛さら

翻译／子云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原著／矢岛さら 译／子云










乔尼・希坦
麦迪・敲钟汉
斯坦・艾露隆
露蒂・凯特雷特
玛丽・艾吉恩特
里昂・马格那斯
菲莉娅・菲莉斯


斯坦・艾露隆
玛丽・艾吉恩特
露蒂・凯特雷特
伍德隆・凯尔宾
里昂・马格那斯
杰露西・托恩
菲莉娅・菲莉斯



目录

序　章…………………………010

第一章…………………………011

第二章…………………………032

第三章…………………………054

第四章…………………………076

第五章…………………………083

第六章…………………………116

第七章…………………………134

第八章…………………………157

尾　声…………………………173

她与伍德隆·凯尔宾等人一起，走下了浮游艇。她没有理会玛丽·艾吉恩特和杰露西·托恩担心的目光，迅速将视线转移到了斯坦等人的身上。

（玛丽安……）

一瞬间，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但玛丽安的眼睛却冷漠地移开了。斯坦不禁动了下嘴唇，可突然里昂曾经说过的话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是啊……至今为止我一直都在说个不停。）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连斯坦都觉得老老实实将事实说出来不是件好事。不管怎样，玛丽安是被强行带到外壳的，她应当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如果告诉她里昂的消息，不知会出什么事。

（里昂就是为了她才选择背叛，甚至丢掉了性命……即便如此，你也没有后悔过吧，里昂……）

斯坦盯着玛丽安微微颤动的肩膀，又仿佛安慰似的握紧了手中的守护者——狄穆罗斯，让他不要担心自己会说出真相。

玛丽安说自己会在休格家等着里昂回来，然后便乘上了救生艇。

（就算被当成骗子也无所谓。为了能让玛丽安一直等着里昂，我们必须守护这个世界！）

斯坦望着向地面飞速下降的救生艇，咬住了嘴唇。就在那一刻，露蒂轻轻叹了口气。对她来说，接受弟弟的死是件很痛苦的事。明明知道露蒂是自己的亲生姐姐，里昂却只字未提，而现在的露蒂一定有很多话想和他说。如果里昂能早点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也许……

（里昂……）

斯坦在心中呼唤着那个黑发少年的名字。

（你不会油嘴滑舌，不懒懒散散，也从来没有和我亲近过。你封闭了自己所有的感情……）

斯坦总能感到，那双清澈却冰冷的眼睛仿佛一直注视着他。但里昂却独自背负了一切，什么都没有对斯坦说过。

（里昂，很痛苦吧……到底是为什么？你和我们在一起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告诉我吧，里昂……"斯坦就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已永远逝去的生命一样，轻声呼唤着里昂的名字。然后他闭上双眼，让自己感受那个不幸少年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

第一章

淡淡的阳光从窗户中照射进来，身上的汗水也已经干透。

里昂·马格那斯用洁白的手指拨开了贴在前额的头发，长长出了口气。夕阳映着接待室，空旷的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不知为什么，今天剑术训练的对手只有一些空闲的士兵。也许是因为最近公布了可以进出王城的决定，其他的剑士对自己敬而远之吧，里昂的脑海中掠过了这个想法。

“怎么都无所谓……”里昂小声嘀咕着。

『什么无所谓？』一个音调有些高的男性声音从里昂的腰间传了过来，守护者——夏露狄耶的透镜正闪着黄色的光芒。

“没什么。”

『真的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心里不舒服吧？因为今天的对手净是些无能的家伙。』

“夏露……”

『平时的那些剑士都怎么了？一定是害怕少爷的实力，所以不敢再来了。』

“夏露，说得太多了。”

『可是少爷……』

“嘘……”里昂并不担心没有资格使用守护者的人会听到他们的对话，而是察觉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才打断夏露狄耶的。

“报告！”门被重重地打开，一个塞伊喀鲁特士兵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什么事这么吵？”

“是，里昂少爷……”士兵突然失望而不安地环视着接待室。

“这里只有我。”里昂看着眼前这个完全没有印象的士兵，催促道。

“有密告称已找到被通缉的盗贼了。”

“被通缉的？”里昂抬起头，重复着士兵的话，“所以命令我去处理？”

“……需要有人担任我们的指挥。”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行？不过是几个盗贼而已吧？”

“因为通缉犯非常棘手，已经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跑了几次……”

里昂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嘲讽的笑容："真是丢脸。"

"……"士兵的眼中充满困惑，他朝门口望去，但令他失望的是，根本没有其他剑士出现的迹象。

"算了。那些家伙现在在什么地方？"

"哈梅兹村。通缉犯在杰诺斯附近森林的神殿中偷窃，并在哈梅兹销赃。现在线人正在给她们灌酒。"

里昂点点头，然后将目光停留在了窗外。太阳更深地没入了地平线，时间已接近日落时分。

（应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通缉犯如果喝醉了，这次的任务也不会有什么难度。

"都是些什么样的男人？"

"不……里昂少爷，盗贼是女人。"

"女人？"一瞬间，里昂的心中充满了不详的预感。

"露蒂·凯特雷特，是个被称为'守财奴'、'欲望魔女'，名声很不好的女人……您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里昂轻轻点了点头。露蒂的坏名声在塞伊喀鲁特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街头巷尾的传闻似乎很夸张，说她是个能翻云覆雨的豪杰，无论什么样的怪物都能徒手打倒。可是从通缉令的特征上来看她也不过是个小丫头。"

"……"

『少爷……』

"闭嘴！"这句话本是里昂对夏露狄耶说的，但把士兵吓了一跳。

"非、非常抱歉！"

"……没什么。好吧，我会去哈梅兹的。"里昂站起身，"事先声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这件事不要再让别人知道。"

"是！"士兵给清瘦的剑士敬过礼，便迅速转身离开了。

『少爷……』

"……"

『露蒂难道是……』

“我说过闭嘴了。”里昂皱起眉头，冷冷地说道。

露蒂·凯特雷特……里昂从很久之前便猜想过，她应当就是自己的姐姐。在士兵们聚集的地方，以及御前竞赛时的特别等候室中都贴有通缉令，而且恐怕塞伊喀鲁特的所有重要地区也都一样。

“黑发，体型偏瘦，年龄约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最近经常与使用大斧的女子共同行动，但其同伙的详情不明。”

里昂想起通缉令上的文字，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神情。在塞伊喀鲁特，除了极少数国家重臣，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休格·吉鲁库利斯特。如果知道里昂是奥伯隆公司总帅的独生子，周围人的态度会截然不同，因为利用划时代的透镜加工技术，使奥伯隆公司在短短二十年中成为世界级大型企业的丰功伟业是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接近里昂的最佳理由。

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名字是艾米利奥·凯特雷特。凯特雷特是母亲的姓氏，自从里昂懂事以来，从没有自称为艾米利奥·吉鲁库利斯特。虽然休格对儿子的期望很高，但对待他的态度却非常冷漠，里昂只希望自己能快点儿从父亲身边独立起来，将名字改为里昂·马格那斯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不依靠任何人，单凭一己之力生存下去便足够了。除了和惟一一位女性接触时之外，里昂一直将自己的心封闭着。

（为什么露蒂到现在还要用母亲的姓氏？）

里昂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疑问。也许只是觉得名字不能轻易更改，又或者是期盼能与亲人团聚?

（那不太可能……）

里昂轻轻摇了摇头，有个盗贼姐姐也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一定是根本想不到为掩饰身分而改名这种细节，至少她都不知道还有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存在。

（我听说自己还有个姐姐时也吃了一惊……）

里昂望着越发昏暗的窗外。就像在刚刚入夜的天空中寻找着残留下来的夕

阳一样，他开始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往昔的点点滴滴。

是什么时候呢?

那是得到夏露狄耶，开始进入王城时的事，那么大概是十岁左右。那天是里昂第二次被准许参加例行的御前竞赛，为了再次看到那个战胜名门斯特家儿子的少年，观众们聚集到了设置在庭院里的赛场上。

“今天应该可以冷静下来了。”

在能够听到观众喧哗声的等候室中，里昂在角落里小声嘀咕着，夏露狄耶对此做出了回应：『果然是，之前很紧张吧。』

“什么?”

『有好几次都很危险。』

“闭嘴。”里昂开始在心里寻找藉口。那天，他在观众之中看到了父亲休格的身影。

明明是父子，却从未表现出一丝亲情的父亲因担心而来观看第一次比赛，对于里昂而言，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惊讶，也许“紧张”更合适。不过，忙着去谒见国王的休格也并不打算承认自己看了儿子的比赛。在裁判宣布里昂获胜后，他拼命跟在父亲的身后，在城里的走廊中小跑着。

“有事么?”休格的表情没有一点儿变化。

“比赛刚刚结束。”

“比赛?啊，今天的那场么。”休格用一种完全不感兴趣的语气说道，如果是平时，里昂会转身离开，但今天他却没有。

“……我胜利了。”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里昂鼓起勇气，抬起头向休格汇报。

但休格却只是点了点头：“是吗。我很忙，现在要去晋见国王。那样的报告等你能战胜七将军之后再说吧。”

透过眼镜，一丝冰冷的光芒从休格的眼中闪过，然后就加快脚步离开了。

几天之后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里昂觉得在观众之中看到自己的父亲也许只是错觉。而且就算是休格本人，他想看的也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儿子

手中的守护者。

（不管怎样，今天休格没有来吧。这样更好，可以集中精神比赛了。）

里昂心里是这么想的。

“喂。”

肩膀突然被人粗暴地抓住，里昂猛地回过头去。

“最年轻的剑士，今天情况怎么样啊？”两个贵族少年正低头看着里昂，眼中充满了愚弄的神情。

用手抓住里昂肩膀的是之前交过手的斯特：“别着急，我们有事想问你。”

“……什么事？我马上要开始比赛了。”

“知道，不会花你太长时间的。”

“……”里昂毫不掩饰厌恶的表情，坐在了椅子上。

“你是男孩吧？”

“嗯。”里昂毫无防备地回答道。

就好像是在等着这个时机一样，斯特将脸凑了过去：“克里夫这家伙怀疑那天弄破了我披风的里昂·马格那斯究竟是不是男孩……”

“你、你想说我是女孩么！”里昂的脸因愤怒而泛起了红。在上次的比赛中，他确实把斯特的披风撕裂，接着夏露狄耶的利刃便对准了他的喉咙。当时的那种感觉现在里昂还记得清清楚楚。

“看起来可真是个瘦弱的男孩。”斯特旁边的少年叉着腰，笑道。

“当然了。快闪开，我可没时间陪你们闲聊。”

“闲聊？怎么会。我在之前的比赛上看错了，当时还以为你其实是少报了两岁的女孩。”

“……”里昂茫然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究竟在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应该说‘您’。难道没人教过你礼仪吗？”斯特皮笑肉不笑地朝克里夫使了个眼色。

“没办法啊，母亲死得早，管教他的人长得再像也只是个女仆而已。”

“……”

（是在说玛丽安么！）

里昂也听其他人提起过休格·吉鲁库利斯特雇用了一个长得和他死去妻子很像的女仆。虽然心里涌起一阵怒火，但他还是拼命压制住了。

（这两个人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我所不知道的秘密……）

“虽然你为了掩饰身分而改姓马格那斯，可是我知道，你就是休格·吉鲁库利斯特的儿子。”

“我没想过掩饰。”里昂狠狠地盯着克里夫。

“哦？那么你也不会掩盖在你出生前两年，吉鲁库利斯特家还生下了一个女孩的事吧？那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

“啊，我老爸也说过。当时他们还庆祝了一番，应该不会是私生子。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亲姐姐。”

“我……有姐姐？”里昂突然皱起眉，眼皮垂了下来。

（怎么会……我从来没听说过自己还有姐姐。休格和伦勃朗爷爷什么都没有提到过啊……）

管家伦勃朗曾说里昂是独生子，所以必须要坚强起来。他已经在休格家里工作了很久，如果真的有个比里昂大两岁的女孩，他不会不知道。

“少说废话。你们是想扰乱我吧？”里昂坚定地抬起头，声音却有些颤抖。庭院里的喧哗声越来越大，比赛已经开始，里昂是在第三场出场。

也许是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斯特摇了摇头：“怎么会呢，我们可没那么卑鄙。自己慌了手脚还怨别人，那可不好。加油吧。”说完，斯特带着他的百事通朋友离开了等候室。

“……夏露。”

『……』

面对沉默不语的守护者，里昂又一次问道：”夏露，你知道么？“

『……不知道，少爷。』夏露狄耶似乎在思索着，『我之前一直在水上城公国的希坦区沉睡，所以也不清楚具体情况。至少在被带到塞伊喀鲁特之后，并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女孩的声音。』

“是吗……”

夏露狄耶就像是在戏弄叹着气的主人一样笑了：『你不会是中了那些人的圈套吧？守护者的生死可全都掌握在主人手中。』

“……”这一次，轮到里昂沉默了。

等候室的入口处吵闹起来，剑士们正在和士兵聊着什么。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里昂慢慢站起身。一般来说，只要挥剑他就不会胡思乱想，训练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能心无杂念，对一心只想变强的里昂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只要比赛一开始，就能忘记那些无所事事的贵族少爷们，虽然这么想，但里昂的心里却总有放不下的事。

（父亲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里昂拼命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可怕的事，然后从一群成年人之间穿过，向庭院走去。

终于有机会见到休格·吉鲁库利斯特是在御前竞赛后的第四天深夜。虽然休格很少亲自前往奥伯隆的分公司，但也经常因会议或视察工作而不在家中。不过这样的事他是从来不会对里昂说的。

“休格先生。”

休格正在慢慢品着饭后的红茶，看到儿子走进饭厅，他突然狠狠地瞪大了眼睛。

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里昂看了看站在墙边的玛丽安·菲斯德尔。她也正担心地望着里昂。

“怎么回事？”休格重重地将杯子摔到桌子上，用十分不满的声音质问着里昂，“昨天我去晋见国王的时候，被德莱顿狠狠地奚落了一顿，他说你在比赛时走神了。”

“……非常抱歉。但是，我获胜了。”里昂咬紧了嘴唇。由于一直想着不要在意斯特和克里夫的话，他在挥动夏露狄耶时出了错。如果使用的是普通的剑，那便是场必败之战。

“对手不过是个从阿尔梅达村出来的普通士兵！都是因为你陷入苦战，那

家伙现在已经是下任小队长了。”

“休格先生，有件事想问一下……”

“什么事？”父亲打断里昂的话，眉毛神经质似的挑了起来。仅仅如此，就足以让里昂产生逃跑的念头了。

“……我……是不是真的有个姐姐？”

“嗯。”回应他的是玛丽安。

“不要多嘴，出去！”

“是，十分抱歉……”玛丽安被狠狠地盯着，她立刻捂住嘴，连餐具都没有收拾便离开了。

“姐姐吗？是有一个，她叫露蒂。”休格就像是在回忆刚刚吃过的饭菜一样，面无表情地说道。

“她……死、死了么？”

“你说什么？”休格的眼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神情，“虽然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不过你似乎认为是我杀了她吧。但事实并非如此，露蒂只是被扔掉了。”

“扔掉？”出人意料的话语让里昂大吃一惊。他想起在学习的间隙，伦勃朗爷爷会给他读画册，里面也有一些抛弃孩子的故事。但是在故事里，被抛弃的孩子往往都会被收养，而且如果不是贫穷至极，谁也不会扔掉自己的孩子。

“是克丽丝——你的母亲抛弃了她，应该说是抛弃了你们。”

“……什么！”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露蒂是被克丽丝抛弃的。”

“……”里昂就像被人狠狠地打了头一样，两腿发软。

“不要慌张。连这样的事都接受不了，还能有什么作为。”

“……对不起。”里昂用麻木的头脑拼命思考着。

（母亲到底为什么要扔掉自己的孩子？）

但在想出答案之前，休格再次打击了他：“顺便再告诉你克丽丝究竟是为何而死的吧。”

“伦勃朗爷爷说……母亲是患了重病……”

休格突然大笑起来：“克丽丝是因你而死，因为生了你，所以她才会死。

这就是真相。”

“……”

休格看着一言不发，颤抖着肩膀的儿子，只是用下巴示意他赶快离开。

透过羽绒被，能听到轻微的敲门声。但里昂依然只是蜷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

“艾米利奥，睡了吗？”

接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里昂从被子里钻出来，在黑暗中深深吸了口气。放在桌子上的夏露狄耶好像要说些什么似的。

“想说什么？”

『没什么……不过这样好吗？刚才是玛丽安吧，她是担心之前的事才过来的。』

“我知道。”里昂从床上坐起来，突然很不可思议地觉得自己的内心竟如此空虚。姐姐的事的确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可是无论是姐姐还是母亲，对里昂来说原本都是从未存在过的亲人。事到如今再去问她们究竟是如何离开，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夏露，传言这东西有时确实真实得可怕。”

『谁知道呢，不过这次倒是事实。』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另一个传闻——玛丽安是因为长得像克丽丝才被雇用的——也应该是真的。

（父亲还爱着母亲，所以才会雇用玛丽安。母亲是因我而死，所以父亲才会对我这么冷漠……）

在休格的卧室里挂着克丽丝的肖像画，床边的台灯旁也有张用小镜框镶起来的画，这些里昂都见过。那个镜框被布包裹着，可以向两边展开，折叠起来的话放进旅行包也不会占太多的空间。奥伯隆公司成立之初，休格会在世界各地奔波，镜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制作的。无论是黑发还是温柔的神情，玛丽安都确实很像克丽丝。

『少爷，你父亲说你母亲抛弃了姐姐，一定是有原因的。』

“……”

（父亲没有说一句谎话，就好像是平淡而毫无感情地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在父亲面前失态，实在是颜面尽失。

“我太软弱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不会再慌乱，下次的比赛我一定要赢得干脆利落。”

『希望如此，不过你也不要太勉强……』

“我不会勉强自己的！”里昂大声叫着，又把自己藏进了被子里。

夏露狄耶的叹气声轻轻飘荡在黑暗之中。

到达哈梅兹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根据卫兵的报告，露蒂一行人还没有从旅店出来。线人华尔特给她们灌了不少酒，现在应该还在睡觉，里昂一边跟着带路的卫兵，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不一会儿，旅店出现在他眼前。

“真吵啊。”

入口处，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塞伊喀鲁特士兵正团团围着一个大呼小叫的青年。

“要说多少次你们才能明白！露蒂不知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据说，这次露蒂·凯特雷特的同伙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他就是其中之一么……）

在青年肆意生长的金色长发之间，能看到睡觉时压过的痕迹，大概是得知被包围后慌忙起来的缘故。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子的女性。里昂迅速躲在旅店的门外，从门缝中偷偷观察着里面的情况，那个女人手中正拿着一把大斧。

（不是她。）

旅店里还有另一个人，但由于她站在正不断挥动着双臂的青年身后，里昂有些看不清楚。

“我确实把露蒂从神殿的陷阱里救了出来，可如果她是坏人，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啊。”在塞伊喀鲁特士兵的包围下，青年向后退去。

那个人的身影显现出来，里昂只看了一眼，便确定她就是自己的姐姐，接着又紧张地将视线移到了身边的士兵身上。

“怎么了？里昂少爷？”

“没什么。”所有在场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他们是姐弟。“那个就是露蒂·凯特雷特吧。”

“对。”

“通缉令上没有提过那个男人。”

“我们也没有相关情报，只听线人华尔特说他是保镖，大概只是个花钱雇佣来的人吧。”

“更像是个白痴。”里昂看着依然不知疲倦地试图说服士兵的青年，皱起了眉头。

“所以说，大家都先别动手，让我们把话说清楚。露蒂只是在和别人研究神殿里的宝物而已。”

“斯坦，闭嘴！”露蒂突然站了出来，但那些士兵的行动更快了一步。

“真是厚颜无耻。不可原谅！”

“上，把他们都抓起来！”

前面的几个士兵边七嘴八舌地吵嚷着，边拔出剑，朝露蒂等人发起了攻击。

“小心，玛丽！”露蒂对手持大斧的女性说完，也做好了迎击的准备，而剩余的士兵已经将三人团团围住。

（斯坦和玛丽么……）

正在里昂打算继续观战时，被称为斯坦的青年为保护露蒂和玛丽，站到两人前面，同时拔出了剑。迎着朝阳，剑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那是！）

“里昂少爷，我也一起去！”

里昂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士兵，他眼里看到的，只有斯坦手中的那把剑。

（是守护者，不会错！）

他想起最近飞行龙露米娜号被怪物袭击的事件。

（守护者应当就在那上面，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个叫斯坦的人……）

天地战争时期，地上军成员的人格投射在了守护者上，而守护者在全世界只有六把。对于没有特殊资质的人来说，它们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武器而已。

简陋的铠甲不停晃动着，斯坦为避免杀害士兵，一边小心地避开要害，一边不断将他们打倒。

“哦，有意思。”

但下一刻，里昂再次瞪大了眼睛。

“守护者！”

『没错，少爷。』

“实在是太有趣了。”自从里昂知道自己还有个姐姐，已经过去五年。五年中，他早就对此冷漠了。虽然一开始确实很惊讶，但渐渐地他便不再去想那个被抛弃的孩子。所以听说姐姐依然使用母亲的姓氏，而且胡作非为时，里昂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一个幸免于曝尸荒野却成了盗贼的人怎样都与自己无关，至于被抛弃的理由，时至今日早就是无所谓的事了。但如果她是守护者的主人，那就不一样了。

『有趣是指什么？』

“等着瞧吧。不过，你不要说多余的事。”里昂又将目光投回到正慢慢靠近士兵的斯坦。

“现在总该听我们把话说完了吧。”斯坦轻轻歪着头，用一种很温和的目光看着躺在地上的士兵。

“你……”士兵狠狠地咬住牙，挣扎着想从地上站起来，但身上却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真是不像话，我都看不下去了。”里昂从门外走了进来。

“……里、里昂少爷！”士兵们赶快忍痛为年轻的剑士让开一条路。

“都让开，我来对付他们。”里昂抬起头，紧紧盯着斯坦。透过窗户围观的客人和旅店服务员全都避开了他的目光。“毫不知情就想维护正义？你是哪儿来的白痴？”

“谁是白痴！我叫斯坦·艾露隆。”



面对青年的反驳，里昂拔出夏露狄耶向他靠近过去。这一次，轮到露蒂大吃一惊了。

“等等，那家伙手里拿着的难道是……”

斯坦和露蒂的守护者同时惊叫起来：『夏露狄耶！』

『夏露狄耶！是我，亚托怀特！』

『……』可夏露狄耶却依然按照里昂的指示保持沉默。

“除了狄穆罗斯，现在又多了一把守护者。”露蒂用舌头舔着嘴唇，贪婪地盯着狄穆罗斯和夏露狄耶。

里昂觉得，姐姐的目标是斯坦的守护者。

“你是什么人？个子不大，难道是他们的头？对我这个温柔善良的透镜猎人出手，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是塞伊喀鲁特王国客座剑士里昂·马格那斯。”里昂一边在心中嘲笑着所谓的“温柔善良的透镜猎人”，一边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两把守护者真是走运，我要把它们一起带回去。守护者之间的战斗会是什么样？我一直都想试试。”

斯坦有些生气地举起了狄穆罗斯。

“看到你那张自大的脸就不爽！我会让你后悔的！”露蒂把斯坦拉到后面，自己则冲了上去。

夏露狄耶仿佛试探似的和狄穆罗斯、亚托怀特碰撞、摩擦着。

（哼，果然不一般。）

“游戏到此为止了，准备好吧！”

『等等，夏露狄耶！』虽然狄穆罗斯大声喊叫着，但里昂却依然挥动着守护者，向露蒂等人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几人连说“疼”的时间都没有，便倒在了地上。

『斯坦！没事吧？』

『露蒂，快醒醒！』

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被扔在地上，而主人并没有回应它们的喊声。

“哼，一群白痴。把他们带回达利尔杰伊特！”里昂只是冷冷地盯着躺在

地上的斯坦和露蒂……

从谒见大厅中离开后，里昂终于松了口气。虽然只是向塞伊喀鲁特国王汇报在哈梅兹抓到盗贼并带回两把守护者，但他却显得异常兴奋。原因里昂自己当然知道，因为休格就站在德莱顿将军身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透镜加工技术，现在的休格对塞伊喀鲁特和国王来说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里昂和父亲在王城里见过几次，但今天这种情况却很特殊。第一次问过姐姐的事之后，父子二人便再没提起过这个话题。不过，休格也不可能没听说过露蒂·凯特雷特的罪行。

“已抓获通缉犯露蒂·凯特雷特及其同伙，现正关押在地牢中。”里昂一边向国王汇报，一边偷偷地观察着休格，但奥伯隆公司的总帅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

“把他们带上来。”

“是。”里昂恭恭敬敬地施过礼，便离开了。

刚刚走上通往地牢的楼梯，里昂就听到姐姐露蒂的大呼小叫：“快放我出去！到底要关到什么时候啊？”接着传来的是敲打铁栏杆，也许是用脚踢的声音。

“太狼狈了。亚托怀特也就算了，为什么把钱也拿走？那可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快还给我！斯坦，你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也不说。喂，有没有人啊！”

走下楼梯后，里昂来到地牢门口，露蒂等人就被关在正对面的牢房里。

“啊，是你！”一看到里昂，露蒂便生起气来，“我们在哈梅兹被你整惨了！”

斯坦也跟着走过来，只有玛丽似乎很悠闲地坐在角落里。

“你……”斯坦紧紧抓住铁栏杆，用很强硬的视线盯住了里昂。

“怎么？有怨言去和国王说吧。”

“……你真强！”

“啊？”

斯坦傻笑着，眼里闪着光：“怎么才能变得和你一样强？”

“……”

看着表情僵硬、无言以对的主人，夏露狄耶笑了。

“在大自然之中成长起来的人可真是胸襟宽广。”露蒂指着斯坦，嘴角略带讽刺地向上扬了扬，“这家伙是菲兹喀鲁特利尼村出身的乡巴佬……”

“出来。”里昂叫过守卫，打来了牢门。

“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我没必要回答，闭上嘴快走。”他完全没有看露蒂的眼睛，便迅速离开了。

“哇，真豪华！”看着几乎让靴子陷进去的毛茸茸的地毯和嵌着金边的窗帘，斯坦兴奋地叫着，里昂感到有些难堪。虽说是王城，但连建筑风格都不知道，还对装饰、艺术品大惊小怪，也确实很让人无语。露蒂当然也很认同将这个乡巴佬当成白痴的观点。

“哇！这里就是塞伊喀鲁特的王城啊！”即使进了谒见大厅，斯坦依然显得十分兴奋。

“你还真能高兴得起来。”露蒂用手肘戳了戳他。

“不许在国王陛下面前放肆！”塞伊喀鲁特王国七将军之一的格斯塔夫·德莱顿大将军喊道。

看到放置在王座前的两把守护者时，露蒂也大叫起来：“啊，亚托怀特！”

“狄穆罗斯，你没事吧？”斯坦当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德莱顿皱起眉头，故意干咳了一声。一直都饶有兴致地看着周围的玛丽直到这时才抬起头注意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心不在焉的犯人，德莱顿不禁暗想。

“我说了不得放肆，你们以为自己是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的！”

“快把亚托怀特还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狄穆罗斯！”

“你们就不能安静下来么！”德莱顿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在王国管理的遗迹中偷窃，还在村子里胡作非为，你们等着接受裁决吧！”

“怎么会这样……”听到将受到裁决后，就算是露蒂也不禁大惊失色。

里昂盯着表情不断变化的姐姐，然后又忍不住偷偷看了看休格。

（他的眼神为什么会这么冷漠！）

就算是亲生女儿，休格的眼中也没有透出一丝爱或恨的感情。第一次问起姐姐的事情时，里昂认为父亲是在克制自己的感情，但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

“还有你！”

听到德莱顿的声音，里昂一下回过神来。

“啊，是我吗？”斯坦挠着头。

“狄穆罗斯原本是我国由菲兹喀鲁特回收的物品，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就算是问我为什么……总之出了很多事。”斯坦把掉进湖里，之后和狄穆罗斯订立契约的事含含糊糊地描述了一遍。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德莱顿狠狠地盯着表达不清的斯坦，“把飞行龙坠毁的事也一并说清。”

“麻烦了。”露蒂小声嘀咕着，“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当成罪犯。”

“什么！那可糟了！”

“白痴，别叫那么大声！”

“请听我说一句。”正当斯坦和露蒂吵闹时，休格走到了国王面前。

“你想说什么，休格？”国王问道。

“这些人虽然品行不端，但却能够使用守护者，他们拥有很宝贵的资质。如果现在就量刑，是不是为时尚早？”

休格与德莱顿的意见相左，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但是那样就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了！”

“报告！”一个塞伊喀鲁特士兵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史特雷兰兹神殿遭到袭击！”

听到这句话，塞伊喀鲁特国王一下子紧张起来：“你说史特雷兰兹神殿？”

“陛下，到底出了什么事？问题似乎很严重……”看到国王从王座上站起身，休格不禁问道。

“嗯……”

“史特雷兰兹神殿很重要么？”

德莱顿的追问终于让国王开了口："那里……实际上保存着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

"哦？"休格眯起眼睛，"难道是……'神之眼'？"

『神之眼！』被放在地上的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惊呼道。里昂当然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而夏露狄耶则依然沉默着。

"狄穆罗斯怎么那么慌张？"

"谁知道……"

斯坦和露蒂相互对视着，然后不解地耸了耸肩。

"休格……你知道？"

"我的本职是考古，因此只是推测而已……"休格含糊地回答道。

"神之眼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吗？"在场的人当中仿佛只有自己一无所知，让德莱顿有些生气。

"曾经将世界卷入巨大灾难中的罪魁祸首。王家的训诫之一便是'不要让神之眼再现于世'。"解释完之后，国王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么应该立刻派遣调查队，指挥请交由我负责。"

"请等一下。"休格打断了德莱顿的话，"将军阁下是国之重臣，不应轻举妄动，否则会让国民感到不安。"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再次被休格泼了冷水，德莱顿越发恼火。

"应该让其他的七将军……不过他们现在都有任务在身。"

"难道这里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么！"德莱顿看着周围执勤的士兵。

"请问……能不能让我们去？"斯坦举起了手。

"你说什么！"

"如果碰巧没有合适的人选，请一定让我们去。"看着将军瞪得几乎掉出来的眼睛，斯坦继续说道，"我无论如何都想要立功，成为塞伊喀鲁特士兵。"

里昂终于明白斯坦的想法了。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乡下白痴手上会有守护者也就说得通了。）

这个白痴一心想着有所成就，便偷偷坐上了飞行龙。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和狄穆罗斯相遇的，但推测可能是遭到怪物袭击时碰上了意外。

“闭嘴！你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德拉顿怒吼道，“竟然完全不顾自己的身分地位，还妄想成为士兵！”

“嗯，倒也未必是件坏事。”休格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据说守护者和神之眼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如果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遗产，说不定能起到什么作用。”

“你想让犯人肆意妄为吗！”

这时休格才好像第一次注意到里昂一样，提议道：“让里昂负责监视他们如何？他也能使用守护者。”

德莱顿的脸阴沉下来，仿佛是在嘲笑休格的如意算盘：“说得好像很深明大义一样，其实是想让自己的儿子独占功劳吧。”

“绝无此意，而且现在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嗯……”

看到国王陷入沉思，休格继续加强了攻势：“为防万一，可以在他们身上安置用于监视的装置。我想如果用雷诺尔兹前些天发明的那个东西，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里昂情不自禁地盯住了父亲的脸。他也听说过，在城里拥有研究室的科学家雷诺尔兹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种带有信号发射功能的头饰。

（似乎是能进行远程电击的危险物品……就算是给犯人……难道真的要用么？）

就算不是心脏衰弱的人，被电击可能也有致命的危险，没想到休格居然要给自己的女儿用这么危险的东西……

“也好，事态紧急，这次就采用休格的提案吧。”国王做出决定后，又转向里昂，“里昂·马格那斯！”

“是。”

“就由你带他们前往史特雷兰兹神殿。如果神之眼有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它。”

“遵命。”里昂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斯坦高兴得欢呼雀跃：“我会尽全力的！所以请一定要考虑一下士兵的事！”

不知什么时候也被算进同行行列的露蒂皱起了眉头：“这下麻烦可大了，

玛丽。”

“肯定会很有意思。”

“你也真是的……”看着从来都是满脸愉快表情的搭档，露蒂叹了口气，然后又追上了渐渐走远的休格，“国王可真是信任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休格盯着露蒂，话说到一半却又停了下来。

里昂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两人，但心却比平常跳得更快。

“我是奥伯隆公司的总帅休格·吉鲁库利斯特。”休格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位精力充沛的小姐，多关照。”

“奥、奥伯隆公司的总帅？”露蒂的惊叫声大得几乎有回音，她仔细地打量着休格，“对我们透镜猎人来说，你可是像神、像父亲一样的存在！真让人吃惊！”

“像神、像父亲可真是……”

当时休格脸上淡淡的笑也许只是里昂的错觉。

“质量好的透镜我们可是会花大价钱收购的，小姐。”

“嗯，拜托了。”

“对了，你和里昂是父子？为什么姓都不一样？”

就在斯坦困惑不解时，雷诺尔兹向众人走了过来。

“哎呀哎呀，让各位久等了。”年轻的科学家总是充满了活力，而里昂只觉得他很难应付。“这么快就能投入到实践中，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实验室我已经准备好了，快来试试吧。”

将众人带到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后，雷诺尔兹开始将头饰安装在斯坦三人的头上，然后又把遥控器递给了里昂。

“试试看。”

按照他的指示，里昂按下了按钮。

“哇啊啊！”斯坦抽搐着被电流击倒在地上。

“这上面装了信号发射器，所以就算犯人逃了也没关系，马上就可以找回来！”

“真是的，为什么要给我们装上这么阴险的东西！”露蒂一边扶起斯坦，一边狠狠地瞪着里昂，“要出发的话，先把亚托怀特还给我！”

“还、还有狄穆罗斯。”斯坦整理着被电得倒竖起来的头发，低声抗议道。

“守护者应该被送到休格先生家了，会还给你们的。”

“你可真是奇怪。”露蒂揉揉鼻子，边笑边看着里昂，“竟然把自己的父亲叫休格先生。”

“不想尝电击的滋味，就快走。”里昂晃动着手中的遥控器，露蒂马上安静了下来。

“走吧。”

（去史特雷兰兹神殿么……如果神之眼有什么意外，这次可能要出门很久了……玛丽安现在在干什么呢？）

里昂在心中暗暗想着。

睡神扫描

第二章

里昂带着斯坦等人回到家时，已经过了黄昏时分。虽说只是形式上，但还是需要办理释放犯人的手续，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休格家的大房就仿佛飘浮在暗夜之中一样，而毫不吝惜地点燃着的照明灯将周围照成了一座不夜城。

“您回来啦。”迎接里昂的是管家伦勃朗，并不是玛丽安。“休格先生已经回来了，现在正在二楼等着。”

（仅此而已么……）

里昂苦笑着，玛丽安肯定是被休格命令干这干那了。

“听说您被国王委任新的工作了，最近可真是活跃，小少爷。”走在楼梯上时，伦勃朗回过头来说道。

“不要叫我小少爷，我已经不是孩子了。”里昂慌忙责备道。

“哦？小少爷……”跟在后面的露蒂阴森森地笑着，“真不愧是奥伯隆公司的公子，成长环境果然不同凡响。”

就在露蒂嘲笑他的时候，里昂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

“呀啊！”虽然不是强电流，但露蒂还是大叫着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少说废话。”

“露蒂，没事吧？”斯坦好像抗议似的看着里昂，然后把露蒂扶了起来。

一阵让人不寒而栗的沉默在众人之间飘动着。

“几位客人请不要介意。”管家的白发摆动起来，脸上带着抱歉的神情，“里昂少爷会故意与他人疏远。”

“什么事这么吵？”休格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

“非常抱歉，休格先生，我回来了。”

休格没有说话，只是扬了扬下巴，示意自己的儿子到客厅等着。

二楼的客厅不是很宽敞，奥伯隆公司的全体会议会在一楼的大厅召开。但这里的客厅附带一个开放式厨房，可以供应一些简单的食品。带着斯坦等人进入客厅的里昂看到玛丽安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众人坐好之后，玛丽安将刚刚沏好的浓香四溢的茶以及刚出炉的点心放在了嫩绿色的桌子上。

“玛丽安，把东西拿过来。”

休格使了个眼色，玛丽安立刻会意，将装着守护者的袋子拿了过来，轻轻放在桌子上。

『怎么现在才来！』

“这算什么话啊……”斯坦想都不想便回应了狄穆罗斯。

“这个味道不错，要不要尝尝？”玛丽轻轻碰了碰他，然后把装着点心的盘子推到他面前。

“哦，我也要。”露蒂马上拿了两、三块。

“里面放了什么？”玛丽悠闲地问玛丽安——不过如果她能听到狄穆罗斯的声音，大概就不会这样了。

“这种点心里加入了磨碎的杏仁，那种使用了桔子啤酒和利口酒。”

“原来如此，下次我也来试试。”

『我说，你们别闲聊了。』

『狄穆罗斯，冷静点儿，大家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随便怎样都好，反正我没说过要去史特雷兰兹神殿。是他们擅自决定的，只会给人添麻烦。”露蒂把抓在手里的点心塞进了嘴里，“我可不想替谁跑腿，别小看了我露蒂。”

一直沉默着的休格打量着亚托怀特和露蒂，然后打出了一张王牌：“二十万，怎么样？”

“啊？”露蒂的嘴立刻停了下来，眼睛瞪得大大的。

“任务完成之后的报酬，把这次的事当成工作，就能接受了吧？”

“再、再说一遍……”

“二十五万。”

露蒂一下把点心吞了下去：“嗯，给这么多的话，那就……成交吧。”

『刚才的气势到哪儿去了……』

『我真是把她培养成了个了不起的孩子……』

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无奈地叹着气。里昂从他们的口气中判断，露蒂成为

亚托怀特的主人，应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斯坦想成为士兵的事我也会向国王进谏的，所以我等着各位带回好消息。”

“明白！请交给我们吧！”斯坦激动得几乎要抓住休格的手了。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那就拜托了。”微笑着的休格总让里昂感到有些别扭。

（可真是积极……虽然知道他是为讨陛下欢心才担心神之眼的。）

休格也许是想进一步扩大足以匹敌国家预算的奥伯隆公司吧。

谈话之时，夜幕早已降临。众人暂时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里昂独自坐在图书室里，调查着神之眼的相关情报。

“……没有什么新发现。”

『不过还真是出人意料。』夏露狄耶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图书室中。

“神之眼被放在史特雷兰兹神殿里？”里昂合上书，问道。

『不，也许正相反。神殿可能是为了保存神之眼才建造的……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亚坦摩尼神。』

“原来如此。”里昂认为，前人所编造的宗教在后人眼里也许已经成了事实。

『我所说的出人意料，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神殿，可竟然有人会专门袭击史特雷兰兹。总之今天还是早点儿休息，明天还要早起。』

“嗯……”

里昂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后收起了桌上的书籍。

里昂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卧室。

“艾米利奥。”在楼下收拾烤箱的玛丽安正微笑着看着他。不过很快，她的脸上便闪过了一丝愁云：“怎么了？”

“没什么。”

“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儿累……还是担心明天的工作？”

里昂并没有回答，只是坐在了放置在角落里的供女仆们休息的椅子上。从小时候起，那里便是他的专用座位。“你怎么还在打扫？让其他女仆来做就行了。”坐下的一瞬间，里昂又变成了希望能被玛丽安注意到、有些任性的孩子。

“没关系，刚才是我在用厨房，觉得你可能快来了。”

“……”从刚才起，就有一股焦糖和香草的香气飘散在厨房中。里昂轻轻仰起头，开始四处张望。

桌子上，有一个布丁和各种切成小块的水果一起放在玻璃容器里，在淡淡的灯光下就仿佛宝石一般光鲜亮丽。

“原来是布丁。”找到香气的来源，里昂故意有些冷淡地说道。

“要尝尝么？”

“嗯……也好。”

玛丽安一边擦拭着洒在柜子上的水，一边温柔地笑着。里昂用旁边的勺子盛起布丁，送到了嘴边。嫩滑的焦糖轻轻在口中流动，几乎要融化一般。里昂细细品味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玛丽安，你还记得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事么？”

“嗯，当然记得。”玛丽安注视着发出声响的水壶，点了点头，“是在这里担任女仆长的伯母叫我过来的。”

“我差点儿在楼梯上撞到你。”

“是啊，好危险。”她把红茶放进温热的茶壶中，又耸了耸肩。

（那天我第一次被允许观看御前竞赛，心里有些浮躁，所以才会从图书室逃跑。）

都是些已然反复回忆过无数次的事了。为了再次体会当时的感觉，里昂又想起了那天楼梯上有些阴冷的空气。后来他得知，玛丽安是为了把母亲卧病在床的消息告诉伯母，才到家里来的。当时里昂正在学习，但想到第二天的比赛，他就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于是就从图书室里逃了出来。他被负责教书的管家伦勃朗追着，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去，就是那时差点儿和玛丽安撞上。

“呀！”

其实里昂当时非常想向她道歉，但一想到伦勃朗，他便一言不发地跑向了门厅。里昂似乎觉得女仆长说了些什么，不过他根本没心思去想那些。在走廊的转弯处，他刚巧碰到了休格。

“休格先生！”

父亲最讨厌里昂在家里跑来跑去。

（要挨骂了……）

里昂想都不想便停下脚步，身体微微蜷缩起来，但不知为什么休格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朝着他刚刚跑来的方向走去。

（他没有注意到我？）

与其说休格是在考虑事情，倒不如说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什么东西吸引了。里昂还从没见过这样的父亲。他一下子把身体靠在门厅的墙上，静静地听着里面的动静。首先传来的是伦勃朗和女仆长的声音，休格似乎还在楼梯下面。接着，休格低沉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刚才在院子里？”

“哎？”

“我问刚才在院子里的人是不是你。”

“是、是我。擅自闯入您的院子里，真是抱歉。”道歉的大概是刚才险些撞上的那个女孩。

（她刚才在院子里被休格先生看到了么。）

“我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可真是……”片刻的沉默之后，休格出人意料地以一种很温和的口气说道，“让她带些东西回去吧。”

“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女仆长用尖锐的嗓音反反复复道了几次谢。

突然一个穿着印有“OBERON”标记的男人走了进来，注意到里昂后，他笑容满面地打起招呼：“哦，艾米利奥小少爷，在这儿干什么呢？”

里昂猛地回过神，从门厅跑了出去。

从第二天起便可自由出入塞伊喀鲁特王城的里昂暂时沉浸在了剑术的练习之中。在他完全不知道女仆长已被调到菲兹喀鲁特支部的情况下，某天休格突然带来了一个新女仆。虽然家里有几十个女仆，但直接带到里昂卧室，介绍给他的，却是第一次。

“少爷，下午好。我叫玛丽安·菲斯德尔。”

“啊，你是之前的……”里昂还清楚地记得险些在楼梯上撞到的那个女孩，尤其是她那乌黑亮泽的长发和温柔的大眼睛。

“嗯，之前我们见过。”她的眼睛弯弯的，里昂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至今为止，可能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笑得这么灿烂。

“从今天起玛丽安就负责照顾你，不要给她添太多麻烦。”

“……啊，是。”慌忙向休格点头的里昂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一个遥远的梦中。

休格轻轻拍了拍玛丽安的肩膀，转身离开后，里昂才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看着她。这个女孩穿上早已看惯的女仆装，总觉得有些怪异。

“这里就是少爷的房间吗？”玛丽安规规矩矩地看着桌子、床和书架，“以后就由我来整理了。”

“啊，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收拾……”里昂开始慌慌张张地收拾起摆在桌子上的书籍。

“没关系，放在那里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玛丽安说着，又问里昂晚饭想吃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大家吃的都一样。”

“以前是那样。艾米利奥少爷，你不喜欢吃肉、鱼和蔬菜吗？”

“……”里昂的脸红了起来。

“那时艾米利奥还小，很挑食。”玛丽安往洁白的杯子里倒入红茶，然后放在了布丁的旁边，“不管做什么给你，都会剩下。就算把材料切成小块放在蛋包饭里也是一样。”玛丽安回想起当时的事，不禁笑了出来：“两年前死去的母亲也夸我厨艺好，不过那时真的没什么自信了。”

“抱歉，玛丽安。”里昂满是歉意地低下了头，“玛丽安做的东西确实很好吃，只是我吃得太少了……”

“我知道。”玛丽安每次必然会亲手为里昂制作饭后甜点。

在那之前，很少有人给里昂甜食吃。大概是因为家里基本以成年人为主，而且母亲也已离开人世。听其他女仆说，就算给里昂从达利尔杰伊特名店里买回的东西，他也基本不吃。塞满了水果的派、使用黄油和奶油的幕斯、香浓的巧克力蛋糕、加入了干果的蛋塔，当听说这些都是玛丽安亲手制作的甜点时，

里昂却把它们吃得一干二净。

“把饭都吃了就有甜点哟。”玛丽安每天都会做不同的甜点，里昂的饭量也一点点大了起来，为了得到甜食，他会把肉和蔬菜吃掉。玛丽安得知里昂最喜欢的甜点是撒了面包屑的香蕉蛋糕和布丁时，他的饭量已经和普通少年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玛丽安替我考虑营养问题，恐怕我也成不了客座剑士，因为身体可能不太好。”里昂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微笑着。

（开始认真吃饭之后，玛丽安还会为我做甜点……有练习赛获胜的奖励、考试顺利通过的奖励、受伤也不哭的奖励……）

他又开始追忆第一次在休格的房间中看到克丽丝·凯特雷特肖像画的事。有些神经质的父亲讨厌别人碰他的东西，小时候的里昂被严格禁止进入他的房间。但是有一天，他偷偷溜了进去，看到挂在墙上的母亲的肖像画。在画中，母亲微笑着，乌黑的长发和大大的眼睛让里昂有些诧异。

（玛丽安？）

仔细看的话，两人的相貌略有差异，但母亲和玛丽安长得却非常像。

（原来如此……所以休格先生才会让玛丽安来照顾我！一定是这样！）

温热的红茶滑过喉咙，那淡淡的苦味治愈着里昂内心的创伤。

圣诞节的夜晚，餐厅的桌子早已被收拾干净。

“艾米利奥，休格先生今天应该不会回来了，他工作很忙吧。”

“没关系的。”里昂朝玛丽安笑了笑，那绝不是装出来的。就算是他的生日，父亲也很少露面。但一想到今晚玛丽安会陪自己到很晚，里昂就忍不住兴奋起来。

“玛丽安，会跳舞么？”

“哎？跳舞？我……”玛丽安困惑地摇了摇头。

“最近我在城里见到过，伴着音乐跳舞真的很精彩。”里昂站起身，向玛丽安伸出了手。虽然他在舞会上看贵族们跳舞的时间并不长，但应该也能模仿得有几分像。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但如果不抬起头，里昂几乎看不到玛丽

安。尽管如此，他还是缓缓踏起了舞步。

“艾米利奥，没有音乐。”

“你来唱歌吧。”

“不要，艾米利奥唱。”

“我不会，从来没唱过歌。”

两人一问一答地说着，身体却先动了起来，奇怪地转啊转，一边笑一边继续乱七八糟的舞步。当他们准备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有东西突然映入了里昂的眼帘。

（那是……）

从玛丽安围裙的口袋里，能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东西。

“玛丽安，那是？”

“哎？啊……”玛丽安慌忙停下脚步，把那东西重新塞回到口袋里。

“那是休格先生的眼镜布吧？”

“嗯？对。休格先生让我把它洗干净，结果给忘掉了，糟糕糟糕。”

“玛丽安，你帮休格先生擦眼镜？”

“偶尔……”

“！”里昂条件反射似的后退了一步，“休格先生绝对不会让别人碰他的东西，就连我也是。”

他并不打算说更多的东西，但玛丽安的脸却一直红到了耳根。

“……只要被命令就得做，这是女仆的工作……”玛丽安用几乎立刻就会消散在空气中的声音为自己辩解着。

从那以后，里昂决定在玛丽安面前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而玛丽安也依然每天给他做布丁吃。布丁是那么甜，就仿佛强力的药物一样，足以麻痹心中的伤痛。

（就算是想哭，我也不会再哭了……也许玛丽安并不知道，每次吃布丁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想哭。）

吃下最后的一口，里昂静静地放下了勺子。

吃过女仆们准备好的丰盛早餐后，斯坦充满了活力："打起精神来！向那个什么神殿出发！"

『你就不能把名字记住吗？』在休格家的前院，狄穆罗斯无奈地说道。

"这里也开着漂亮的蔷薇，真可爱。"玛丽蹲在地上，摆弄着盛开的花朵。

"各位，出发啦！"满脑子只有报酬的露蒂开始催促同伴和一直在门厅磨磨蹭蹭的里昂。

"我还有点儿事，你们等我一下。"

"啊？快点儿。"

里昂并不理会露蒂的怨言，径直走了进去，然后仔细搜寻着每一间开着门的房间，因为那是女仆正在打扫的标志。

"玛丽安！"里昂终于在昨天用过的客厅中找到了玛丽安，他不禁提高了声调。

"里昂少爷，有什么事吗？"

其他女仆正在打扫的声音从走廊对面的房间中传出。

"不要那么叫我，这里没有别人。"

"是呀。对不起，艾米利奥。"玛丽安观察着周围，用里昂所期待的称呼叫着他，"不过你不是出去了吗？"

"可能我最近见不到你了，所以来打个招呼。"里昂说明了自己又折回来的原因。

"就为这个？"

其实里昂很希望玛丽安能来送行，但他却早已过了能将这些话说出来的年龄。

"……会很寂寞的。"

"真是任性的孩子，会被休格先生骂哦。"

"别提那家伙！"听到父亲的名字，里昂的火气一下冲了上来。

"艾米利奥……"

玛丽安用伤心的眼神看着里昂，他突然感到很后悔说了刚才的话。

"不要说那种话。"

“对不起……玛丽安……是我不对。”

里昂低下头，他很清楚，玛丽安知道他恨父亲的其中一个理由。即便自己不在了，玛丽安还有休格，但自己却只有玛丽安。

“你明白就好。”玛丽安平静地说着，里昂也抬起头来。

“那我走了。”

“艾米利奥……”

听到玛丽安的呼唤，里昂回过头来。她的黑发映在朝阳下，格外美丽。

“路上小心。”

“放心吧，没事。”里昂咬住嘴唇，回到了走廊上。

——路上小心。

——放心吧，没事。

里昂的脑海中不断闪过刚刚那些生硬的对话。

他希望她担心自己，也希望她宠爱自己。虽然伤心，但他却不能向前跨出一步。

（玛丽安……）

他讨厌自己还是个每天都在成长中的少年。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走吧。”不等厌烦的狄穆罗斯训斥，里昂便已经迅速离开了家。

“你连句‘抱歉，久等了’都不会说么？”

对于露蒂的怨言，里昂置若罔闻。直到达利尔杰伊特出口附近，他才放慢了脚步。

“我说啊。”终于找到机会的斯坦像是要拦住里昂一样站在了他面前，“里昂，以后多关照。剑术方面我也会向你请教的。”

里昂冷冷地看着伸向自己的手：“……你想干什么？”

“握手。”斯坦傻笑着。

“别弄错了，你和我可不是平等的。”里昂拔出夏露狄耶，指着斯坦说道，“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猛地转过身的里昂遭到了露蒂的嘲笑。

一行人的目的地是达利尔杰伊特北方的史特雷兰兹神殿。在进入神殿前方的阿尔梅达村之前，里昂就显得有些厌倦了。

『少爷，你好像很累。』夏露狄耶搭话道。

“真是的……和白痴打交道会消耗体力的。”

『是斯坦和露蒂吗？他们确实是你应付不来的类型。』

“也不是应付不来。”里昂否定了夏露狄耶的说法，然后皱起眉头，“只是太烦人而已。”

斯坦一直都精力充沛地走在前面，偶尔还会用鼻子哼歌，让里昂觉得厌烦。但就是这个家伙每次都能用那粗糙的剑术打倒从草丛树后窜出来的怪物，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傻笑。至于露蒂，比起危险的怪物，地面似乎更能吸引她。任何细小的东西都无法逃过她的眼睛，而且她总是在寻找透镜。在斯坦打倒的怪物身上找东西时，露蒂的眼中一直闪着诡异的光芒。

（还有那个叫玛丽的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里昂看着前方玛丽的背影。刚刚从身边走过时，她的手里似乎拿着几只瓢虫。这个以大斧为武器的女人只要看到花、蝴蝶或者任何漂亮的东西，就会立刻陶醉其中。一行四人当中，只有玛丽不是守护者的主人。听不到守护者的声音，有时她也就和众人搭不上话，可露蒂那个守财奴为什么要找她做搭档却是里昂所无法理解的。

穿过幽暗的森林，路线改为了从阿尔梅达向东前进。

“从刚才起我就觉得不对劲……”露蒂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人是不是太少了？应该说这里根本没有人。”

“嗯？是吗？”斯坦就好像才察觉到一样。

“你没来过，所以可能不知道，这里是信徒们参拜的必经之路，平时很热闹的。”露蒂突然捂住了嘴，“不会吧……神殿真的遭到袭击了，那……”

“去看看就知道了，快走。”里昂说完，三人点了点头。

神殿附近，吹着一阵诡异的风。

周围一个信徒也没有，里昂在心里暗想，希望只是因害怕怪物而没有人接近而已。没过多久，耸立在神殿最深处的大圣堂便映入众人的眼帘，而那前面是教会以及供信徒休息的地方。

“果然连个人影都没有……”斯坦四处张望，然后叹了口气。

“平时应该有很多神官。”露蒂歪头思考着，有不少神官都是在神殿中生活的。

玛丽正准备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时，她的表情一瞬间改变了：“有血的味道……”

“血？”斯坦也开始仔细地闻着。

“我的鼻子很灵，不会错。”

“厨艺也不错。”露蒂嗅着空气的味道。

『总之还是先进去看看吧。』在亚托怀特的催促下，一行人走进了神殿的入口。

能听到流水的声音。

神殿内的装潢统一以蓝色为基调，宽广的楼梯平台旁垂着小型瀑布。

“空荡荡的。”露蒂有些反胃地颤抖着身体，里昂则静静地寻找着除流水声之外的任何响动。

“有人吗？有没有人！”斯坦突然大声叫起来。

『不要大喊大叫的，万一周围有敌人怎么办。』

虽然被狄穆罗斯斥责，但斯坦却没有一点儿退缩的意思：“说不定有人遇上了麻烦，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来救援了。喂，有人吗！”

（这个白痴……）

里昂又一次感到厌烦，然后像观察稀有动物一样打量着斯坦。

“嘘。”玛丽把食指放在了嘴边。

“……有人……在吗？”

突然一丝微弱的声音传来，露蒂等人互相看了看。

“……请把门打开。”

玛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那边有扇门在闪光，真漂亮。”

在淡淡的黑暗之中，确实有扇门忽明忽暗地闪着。

“里面有人吗？”里昂谨慎地向门靠近过去。

“有、有人。请帮帮我们。”

里昂认为，那些可能是在怪物袭击时躲进房间里的神官。

（时间紧迫，是不是应该不管这些人，先去找神之眼……）

可斯坦却因门另一侧的回应而兴奋起来：“请放心，我们现在就把门打开。”

正在他准备冲过去的时候，狄穆罗斯突然大声喊起来：『等等，斯坦。这扇门被结界封印了！』

斯坦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这种感觉……这是由结界石产生的东西，很久以前使用过的一种装置。』

“怎么才能打开？”

『少爷，这附近应该设置了结界石，请把它们全部破坏。』夏露狄耶回答了众人的困惑。

“明白了。走吧，里昂。”

“用不着你说，不要插嘴。”里昂有些生气地盯着斯坦，“听好，分头去破坏结界石。”

（神之眼应该不会放在很明显的位置，看来只有问里面的那些家伙才是捷径。）

狄穆罗斯几人对这个时代依然有人能操控结界石感到十分惊讶。不管怎样，众人还是尽可能快地破坏石头，门也随之打开了。斯坦走进房间，里面大概有五、六个神官早已被吓得脸色惨白。

“我们是国王陛下派来的，已经没事了，放心吧。”

“太好了，终于得救了。”一个看起来地位比较高的人从那群人中间走出来，“我是神殿的主教艾尔兹。”

房间原本是书库，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资料，有几个人正疲惫不堪地坐在地上。

“能告诉我们出什么事了么？”露蒂问艾尔兹。

“神殿的大祭司克雷巴姆突然叛变了！”

据说克雷巴姆还杀害了企图阻止他的玛顿大主教，并将艾尔兹主教等人关到这间房间，之后便离开了史特雷兰兹神殿。

“神之眼呢？”

听到里昂的发问，艾尔兹惊慌得差点儿跳起来：“为什么你会知道那个东西？”

“我们的目的就是确认神之眼的状况，快带我们去。”里昂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只是催促艾尔兹赶快带他们离开房间。

“不、不行！”主教拼命地摇头，同时又在长长的法袍下跺着脚，“那是神殿的最高机密。我不能擅自带无关人士……”

“听好，我有王命在身，你应该明白，现在反抗我的命令究竟意味着什么吧。”里昂有些咄咄逼人地威胁道。

“……”艾尔兹眉头紧锁，片刻思考之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我明白了，现在就带各位去。”

“高高在上的天神啊……”艾尔兹站在祭坛前，开始大声诵读起来。

里昂等人被带到了大圣堂。圣堂正中放置着亚坦摩尼女神的神像，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让整个圣堂显得庄严肃穆。

“掌管世间万象的真理，由幽暗的寂静中破壳而出的拂晓大海的守护者……听命于我，以女神亚坦摩尼之名，请为我等指引道路。”

不一会儿，祭坛的门就像被磁石吸引了一般朝两边敞开。

“就在这下面，请跟我来。”

『希望平安无事……』

里昂听到狄穆罗斯的声音，又继续跟着艾尔兹前进。

但就在他还站在楼梯上时，主教却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不、不见了！神之眼本该在这里的！”

『太迟了么……』狄穆罗斯有些恼火地说道，亚托怀特也不停地叹着气。

四周飘溢着清冽甘泉的味道。房屋原本是两侧流水的结构，但墙壁和天花板被破坏，水都淌在了地面上。

“这就是放置神之眼的底座？神之眼有这么大？”踩着地上的水走近巨大的底座，露蒂不禁感叹起来。她仔细地看了看，风透过墙壁上的大洞，吹乱了她的头发。

（从底座对面的洞来看，神之眼应当是从那边被抢出去的。）

里昂虽然这样猜测，但究竟是如何将一个直径几乎相当于三个成年人身高的巨大球体运送出去，却让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斯坦，你在看什么？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吗？”玛丽突然注意到斯坦正盯着底座旁的一个女性雕像看得出神。

“嗯，这座雕像很不错。”斯坦指了指雕像。

那是一座年轻女性的雕像。她像在追逐什么一样拼命伸出双手，两条编得整齐的辫子仿佛正在舞动。从身上的法袍来看，应该是神官的塑像。

“确实，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你也这么觉得吧？那种恐怖与绝望的表情被相当真实地表现出来，透过眼镜好像还能看到眼睛已经湿润了……看着看着就出神了，真是了不起。”

“没错。不过雕像戴眼镜倒是有点儿奇怪。”玛丽不住地点着头。

“菲、菲莉娅！怎么会变成这样！”艾尔兹从后面冲过来，突然大惊失色地喊道，露蒂等人也马上聚拢过来。

“什么……难道，是真人？”斯坦惊讶地来回打量着雕像和主教的脸，但狄穆罗斯的话让他立刻回过神来。

『快用万能药，还能让她变回来。』

『露蒂，你身上带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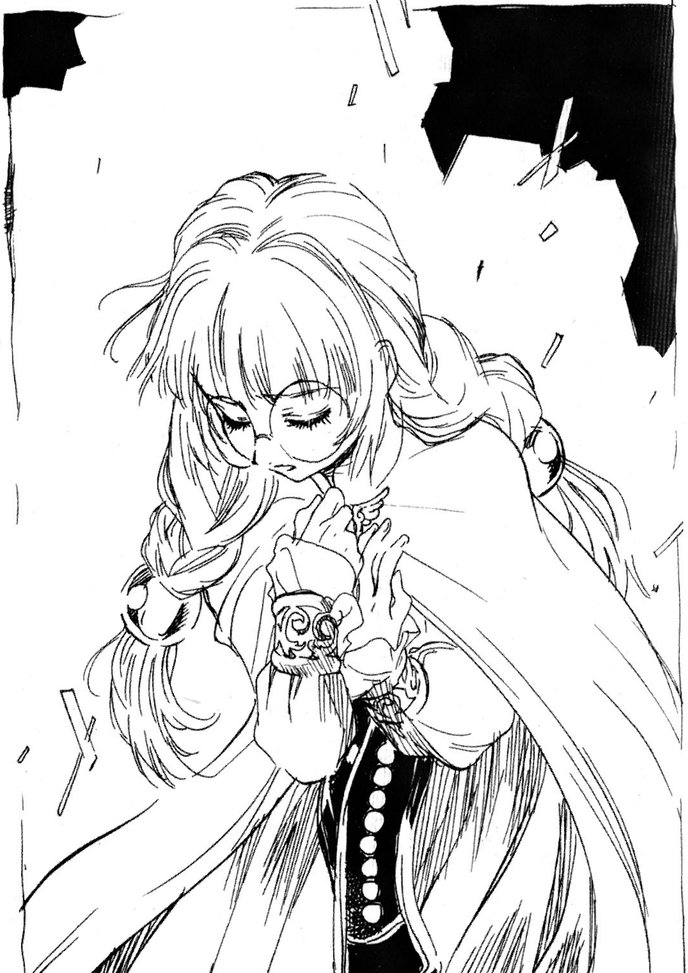
“哎？除了那二十五万，还能不能报销？这个很贵的。”露蒂一边嘀咕着，一边按亚托怀特说的拿出一只瓶子，把里面的液体浇在了雕像上。

一阵干裂的声音之后，石头开始变成光滑的皮肤。在斯坦等人的注视下，被称为菲莉娅的少女不解地叹了口气，眼中终于恢复了光芒，脸也红润起来。

“艾尔兹主教……”

“菲莉娅，没事吧？”主教轻轻晃动着呆呆看着自己的少女。

“主教！对不起！”突然，她大声叫起来，“我……我……我犯下了不可



饶恕的罪行！”

“能告诉我们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吗？”

“好的。可是……”菲莉娅环视着周围的几个陌生人。

“这几位是塞伊喀鲁特国王的使者，不用担心。”

“是吗，我明白了。”菲莉娅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有些湿润，“……我和克雷巴姆大祭司一同前往大圣堂后，他要求我解除封印，然后我就按照指示……”

“菲莉娅是在神殿里进行古代文明研究的祭司，她的知识非常渊博……”艾尔兹回头看着里昂，“如果不是相当了解文献，是不可能解开封印的。”他垂头丧气地感叹，知识可能反而成了祸害。接着又立刻抬起头，把底座指给菲莉娅：“你进这间屋子时，对面的底座上有没有放着什么东西？”

“有，是一个巨大的透镜，大祭司命令巴提斯塔等人把它抢走了。”

“巨大透镜……绝对不能忽视。”露蒂似乎又在盘算着什么。

『不要打如意算盘。』亚托怀特不忘叮嘱她。

“主教，那个透镜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尔兹的表情愈加痛苦：“神之眼。”

“什么！难道就是引发天地战争的那个神之眼？”菲莉娅紧紧地把手指插在胸前，“为什么会出现在神殿里？那是真正的神之眼么？”她向里昂询问道。

“现在应该听你说。”

“是，说得对。”里昂冰冷的口气让菲莉娅的脸颊有些泛红，她立刻开始搜寻自己的记忆，“……大祭司说让我和他一起离开，但是我没有同意。接着我感到害怕……大祭司就说他对我很失望，还要把我变成石头……”菲莉娅的嘴唇颤抖着，她拼命克制着心里的恐惧：“大祭司接触到神之眼的时候，突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那光芒就像信号一般，菲莉娅很快被一群怪物包围了，当她回过神来时已经开始慢慢变成石头。

菲莉娅害怕地蹲在地上，斯坦轻声安慰着她：“不用勉强自己。”

“对、对不起。”

“你知道克雷巴姆把神之眼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么？”里昂完全不关心菲莉

娅，继续问道。

“……大概是卡尔巴雷依斯。”身体完全变成石头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虽然会一点点丧失知觉，但完全被石化前，菲莉娅还是听到了克雷巴姆的话。

“卡尔巴雷依斯……也许要错过了。”

『什么意思？』夏露狄耶问道。

“如果要运输神之眼，就需要船，而且是相当大的船。大船要靠港的话，这附近只有达利尔杰伊特港。”

『原来如此。』

听到守护者的回应，斯坦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问狄穆罗斯：“狄穆罗斯。”

『怎么了？』

“刚才说到的事，使用神之眼的话难道能召唤、操纵怪物？”

『……确实能做到那样的事。大概是会干涉到怪物体内的透镜吧。』

“那如果克雷巴姆那家伙打算……”

『没错，整个世界可能会被怪物所充斥。』

“绝对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看她都被吓成什么样了，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有多可怕！”

（这女人是在害怕你和一把剑自言自语似的说个没完吧！白痴。）

里昂转过身，将目光从情绪激动的斯坦身上移开，但突然他的肩被斯坦用力地抓住了。

“一定要抓住克雷巴姆。里昂，快回达利尔杰伊特吧。”

“……”里昂无视斯坦，挣脱开来，“女人。”他朝菲莉娅说道，“你和我们一起走。”

“哎？”菲莉娅猛地站起身，突然感到有些头晕。

“辨认，如果没有一个认识克雷巴姆的人，岂不是很麻烦。”

“请不要再让菲莉娅……”

“请一定要让我和他们一起去。虽说是不知情，但我还是协助大祭司抢走了神之眼，所以必须承担起解开封印的责任……”菲莉娅打断了艾尔兹的话。艾尔兹担心地看着她，不过她很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有事。接着菲莉娅又走向

里昂等人，深深地鞠了个躬：“我叫菲莉娅·菲莉斯，请多关照。”

“请多关照！”就在斯坦回应的时候，里昂却转过了身。

“啊……”菲莉娅用受了打击的表情看着他的背影。

“不用理他，那家伙一直都是那样，很让人不爽。”

对于露蒂的风凉话，里昂只当是左耳进，右耳出。

（不管那个原本就不存在的姐姐说什么，都无所谓。）

“等等，里昂！”伴着踩水的声音，斯坦追了上来。

（我……到底在生什么气……）

直到想说“别烦我”时，里昂才意识到自己在生气。

那应该不是露蒂和斯坦的错。

心中被压抑得太久的东西，现在正慢慢地膨胀着……

迅速赶回达利尔杰伊特的里昂等人直接来到了港口。

“去卡尔巴雷依斯的船在哪儿？”里昂问一个坐在埠头的很像船员的男人。

“啊？”男人转过身，他赤红色的脸不仅仅是因为日晒，而是喝醉了酒，“去卡尔巴雷依斯的船刚开走。”

里昂毫不掩饰厌恶的神情，船员却立刻嘿嘿嘿地笑起来，又扬了扬手里的酒瓶。

『竟然没赶上！』狄穆罗斯低声说道。

“那船上有没有装很大的货物？”斯坦蹲在船员面前。

“嗯……很大的……”船员摊开双手，“你还挺清楚的。我们捞了不少好处，整个码头的人都出来搬那沉甸甸的东西了。”由于裹得太严实，船员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说是非常重的东西。

“等等，好处是什么？”露蒂的眼睛开始放光。接着船员得意地取出藏在上衣里的几瓶酒，摆在地上。

“什么啊。”露蒂有些鄙视地吐了吐舌头。

“我们几个帮忙的可是很卖力气的。所以，看，不错吧。”船员笑了笑，“想要的话可以给你一瓶。”

里昂狠狠拨开了递过来的酒瓶。

“哎哟。”如果不是斯坦灵巧地接住，酒瓶早就摔得粉碎了。

里昂无视斯坦责备的眼神，若无其事地说道：“我去向国王和休格先生汇报，你们等着。”

接着他快步离开了埠头。

觐见塞伊喀鲁特国王时，休格也刚好在王城中。里昂本打算稍后回家，但现在却没了理由，这让他不禁有些失望，但立刻又觉得这样也省了不少事，毕竟是公务。进入谒见大厅，里昂只是平淡地汇报了史特雷兰兹神殿遭袭击、克雷巴姆·邦哈尔特大祭司抢走神之眼等事。国王也许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惊慌，只说会尽快准备好前往卡尔巴雷依斯的船。传令士兵迅速跑了出去，这样交通工具就有了保障。

“里昂。”

“是。”里昂低着头，等待着国王下面的话。

“那个叫菲莉娅·菲莉斯的祭司可信么？”

“我认为可信，但我会时刻注意她的。”如果菲莉娅是大祭司的手下，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是用了苦肉计，而故意把菲莉娅石化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她也不是完全不可信任。

“无论如何也要将神之眼夺回来，拜托了。”

“遵命！”

“里昂。”这一次开口的是休格，“雷诺尔兹想听听那东西的使用情况。”

“是头饰吗？万幸，使用的机会并不多。”

“……是吗。”

“是。那么我先回港口了。”依然是和平常一样冷漠的对话。里昂现在一心只想着赶往卡尔巴雷依斯。

回到港口后，埠头已经和刚才完全不同，船员们开始为出航而忙碌起来。

“哦，小哥。”刚刚那个船员注意到里昂的身影，朝他打着招呼，“竟然弄到专用船了，小哥你还真不得了啊。听说是奥伯隆公司的人？国家会派出备

用船只可是很少见的。”男人感叹着，不过由于事情紧急，所以离出航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那几个家伙在哪儿？”

“啊，和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吗？说是去买东西了。”

“是吗。”里昂突然变得有些可怕。就算是戴着头饰，但就这么离开他们，是自己太大意了。

（不过那个白痴应该不会逃跑。）

“喂！里昂！”

和预想的一样，声音正是来自那个非常想去卡尔巴雷依斯的乡巴佬。

“你们去哪儿了！不是让你们在这里等着吗！不要擅自行动！”

“抱歉抱歉。露蒂说想买些东西，所以……不过达利尔杰伊特真不愧是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都是些没见过的东西，我都……”

“闭嘴！”

露蒂突然狠狠地盯着里昂，她的手里还抱着一个装满了苹果的袋子：“什么嘛，好像很了不起似的。你都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回来，船上又没有新鲜的食物，在史特雷兰兹森林捡的透镜也太多了，所以要卖掉。”

“船上的鱼是新鲜的。里昂喜欢鱼吗？”玛丽笑着问道。

“……随便吧。”已近乎疯狂的里昂把手放在额头上，无奈地叹着气。

片刻的沉默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菲莉娅战战兢兢地开了口：“各位……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斯坦爽朗地问道。

“麻烦事就免了，快说。我可不想再听什么无聊的事了。”里昂有些生气。

“好、好的。各位……都是剑士吧？”

“我用的是短剑，还有斧子。不错吧。”玛丽从挂在背后的剑鞘中拔出了剑。菲莉娅看到剑柄上似乎刻着“D.V.”两个大写字母，但她不会冒然问起的。

“我没有武器……但是请一定要让我成为大家的伙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克服。”

“说得容易。”里昂皱起眉头，“我们带上你是为了辨认克雷巴姆，此外

对你没有任何期望。不要想多余的事。”

“但是……”

斯坦似乎已经忍了很久：“别说这种话，菲莉娅也有自己的决心吧。”

“连武器都拿不住的人能干什么？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正当里昂独断专行地结束这个话题，准备去看看船的准备情况时，两个人影慢慢走近，他惊讶地叫出声来：“休格先生？”

在休格的旁边，是管家伦勃朗。

“准备好了么？”

“好了，很快就可以出发了。”里昂一边回答，脑海中一边想着各种各样的事。

（他为什么要专程赶来？不管我有什么任务，他都从来没有为我送行过……）

但从休格的脸上却什么也读不出来。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剩下的就拜托各位了。”总帅看着斯坦等人，表示信任地用力点了点头。

“出航准备完毕！”甲板上，船员们正挥着手。

“该出发了。我会为少爷祈祷平安的。”伦勃朗激动地颤抖着。

就在里昂又被露蒂戏弄时，他立刻上了船。但跟上来的却只有露蒂和玛丽，菲莉娅依然站在埠头。

“我从以前就是这样。”她低垂着头，“只会被人说没用、碍事……”

“怎么会呢，放心吧，菲莉娅。总之，快上船吧，不要太介意。”

看到斯坦努力安慰菲莉娅后，里昂不禁感叹：“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人……”

『少爷，那不如把他们四个的性格加在一起，然后再除以四怎么样？那样就不会有太大差异了。』

“饶了我吧。把他们混合在一起，恐怕会弄出四个让人头痛的家伙。”

听到这句话，夏露狄耶诡异地笑了笑。

第三章

前往卡尔巴雷依斯的船驶离了港口。里昂把自己关在船舱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坐在床上，翻开了随身携带的书籍。船身缓缓地摇摆着，向大海驶去，里昂的身体也随之轻轻靠在了床头上。突然之间，离港前休格和伦勃朗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刚才他们好像说了很多……）

无非是下个商务会议的事，想到这里，里昂并没有太在意。船身的摇摆渐渐有了节奏，里昂的意识也慢慢脱离书本，变得恍惚起来。

（嗯，这种感觉真像是在荡秋千……）

里昂想起了后院里那有些古旧的秋千。那双温暖的手轻轻推在他小小的背脊上，一次又一次……

（再高一点儿，玛丽安……）

天空突然变得很近，突然又离得很遥远。

（玛丽安……我想到更远的地方去，我想变得更坚强……）

“哇哈哈哈哈哈……”

突然一阵刺耳的笑声从船舱外传来，里昂猛地睁开了眼睛。那是露蒂的声音，她大概又因为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兴奋了起来。

（她也许比我更清楚地把握着自己吧……）

虽然守财并不是什么好事，但她却总是那么单纯而开朗，不遮掩自己。相比之下，里昂却觉得他只能不停地更换假面具。

“我到底是谁？”

『什么？』夏露狄耶不解地问道。

“真的要一直这样吗？……”

『少爷？』

“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少爷？在说梦话？』

“呜……”

里昂用手捂住了嘴，突然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难受。

斯坦等人正聚在食堂里时，里昂走了进来。

“里昂，你脸色很难看。”斯坦看着里昂，说道。

“没什么，口渴而已。”

就在所有人都到齐后，狄穆罗斯开口了：『我有个建议。』

『敌人手中有神之眼，所以咱们也必须想办法增强战斗力。』

夏露狄耶接过亚托怀特的话：『其实在这片海域里还隐藏着一把守护者。』

准确来说，是沉入卡尔巴雷依斯海底的运输船中，有一把名为克雷门提的守护者。

『少爷，咱们把它回收吧。』

“嗯……好吧。”里昂点点头，脸色依然惨白。

『全员上甲板。』狄穆罗斯命令道。

“等等。里昂，给你水，喝了之后再走吧。”斯坦拿着一个装满水的大杯子，走到里昂面前。

（之前是安慰菲莉娅，现在又轮到我了么。这家伙真爱管闲事。）

“……”

“总该说声谢谢吧？”虽然露蒂这样说，但里昂依然一言不发，只是把水喝了下去。

（真舒服……）

晕船总算得到了一些缓解。

甲板上，狄穆罗斯大声喊道：『各位，面向大海举起守护者！』

玛丽和菲莉娅静静地观望着，里昂、露蒂和斯坦举起手，三把守护者搭在了一起。接着，刀身闪耀着光芒，就像被深不可测的海底吸引一样，光芒照射进了湛蓝的水面之中。海风猛地吹起，停留在船帆上的海鸟一哄而散。远方，卷着白色泡沫的巨浪呼啸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船扑来。船如一片树叶被巨浪卷动，里昂紧紧抓着护栏，一动不动地盯着出现在海里的青黑色巨龙。

“哇！这是什么怪物？”

『不要大惊小怪的，这是海龙，和飞行龙差不多的交通工具。』

海龙伸长脖子，脸朝船靠近过来。它的双眼闪着蓝光，锋利的牙齿裸露在外。

“菲莉娅，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让你跑了可是很麻烦的。”

就在里昂催促时，菲莉娅突然疑惑地开了口：“嗯？刚才好像有人在叫我……”

“快走！”

“嗯，好的。”

菲莉娅跟着里昂走进了海龙。当五人都上去后，海龙又没入了大海之中。船上，只剩下几个震惊不已的船员抛下了铁锚。

谁也无法确定到底下潜了多深。里昂忍受着耳朵里的嗡嗡声，终于感受到了猛烈的冲撞。

『这里是运输船内部，克雷门提应该就被放在里面。』

『这艘船叫拉第斯罗，曾经载过勇者。』

狄穆罗斯和夏露狄耶向众人解释道。

“菲莉娅，你就在这里等着，谁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里昂，没问题吧？”

“……”里昂并没有回答，只是背对着斯坦等人，朝海龙的出口走去。

（在这个地方菲莉娅不可能逃跑。哼，我可不是因为你刚才给我水喝才答应的。）

“各位，多加小心。”斯坦等人离开后，菲莉娅突然感到一阵空虚。走到拉第斯罗的入口，她低下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第四把守护者……）

她一直致力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当然不可能没听说过守护者。而且就在刚才，她还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三把。

（如果我也能参加战斗……一定会尽全力夺回神之眼的……）

——菲莉娅……菲莉娅……

她猛地抬起头来。

（刚才在船上我也听到这个声音了！）

那是一个有些嘶哑的老人的声音。

“谁在叫我？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面，快来，菲莉娅。

（拉第斯罗里面……）

菲莉娅循着声音，朝深处走去。巨大的运输船内部已经变成了一座庞杂的海底都市，但就在菲莉娅即将迷路时，那个声音总会出现，并指引她前进。

——快了……马上就到了，菲莉娅，快来吧……

突然，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菲莉娅？”斯坦大叫起来。

“各位……”菲莉娅看着在海龙上分别的斯坦等人，不禁大吃一惊。“抱歉，我没有老老实实地等着……我的脑海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跟着那个声音就来到这里了。”

“声音？难道是克雷门提？”

菲莉娅沿着斯坦的视线望去，一把古旧的剑正剑柄朝下地放着。

『正是我。』

“就是这个声音！呼唤我的人就是你吧！”

『你希望得到我，你一心想变得更坚强，所以才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可以给你力量，怎么样，菲莉娅·菲莉斯？』

“我……”

一瞬间，里昂感到菲莉娅的视线停留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无论如何都要从大祭司……不，从克雷巴姆手上夺回神之眼！这是我的义务，因为是我解开的封印。”菲莉娅小心地握住克雷门提的剑柄，将其高高举了起来，“我要和你一起战斗。克雷门提，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

“不错嘛，菲莉娅。”斯坦兴奋地祝贺道，露蒂和玛丽也高兴得拍着手。

“里昂，再次恳请你，请让我也参加到战斗中来。”

看着低下头的菲莉娅，里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别扯我的后腿”。

“是！谢谢你，里昂！”菲莉娅笑得如绽放的花朵一般，里昂却迅速背过了身去。

乘坐海龙回到船上后，里昂等人经由卡尔巴雷依斯港来到了查利克镇，目的是前往奥伯隆公司设立在这里的卡尔巴雷依斯分公司。

酷热让人不想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虽然里昂向路人询问分公司的位置，但却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而且不仅如此，在得知他们是外乡人之后，更有人立刻避开了。终于找到分公司所在地时，一行人早已大汗淋漓。

“你来了，里昂。”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分公司的负责人巴鲁克，“遇到麻烦了吧，卡尔巴雷依斯人对外乡人很不友好。”他一边哈哈哈地笑着，一边让人拿来了冰凉的饮料。

卡尔巴雷依斯人的祖先是天地战争时的战败者，因此他们倍受欺压，现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巴鲁克便设立了基金。

“休格先生联系我了，说你们正在寻找神之眼之类的东西。”里昂等人才刚刚喘过一口气，巴鲁克便直接切入了正题，“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你们先在这里待几天，说不定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他顿了顿，又仔细打量着那些来访者，“……不过可真是难得啊。”

“什么难得？”斯坦问。

“里昂能和同龄人相处得这么好真是难得一见。我在达利尔杰伊特见到他时都是一个人的。”

“原来是这样啊。”斯坦开朗地笑着，“我们都是同伴，相处得当然很好。是吧，里昂？”

没等斯坦把话说完，里昂便向巴鲁克发难道：“别胡说！我和这帮家伙相处得一点儿也不好。”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因为是命令，我也没办法。原本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斯坦被狠狠地盯着，一句话也接不上来，只能伤心地叹口气：“里昂……”

看着他失落的样子，里昂变得更加苛刻：“什么同伴，什么相处得好，真

让人反胃。听好了，我再说一次，我……”斯坦显得更伤心。但里昂却极力想否定被别人当成同伴时的那种兴奋心情，他并不打算收回自己的话：“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斯坦抬起头来。里昂正用一种很强硬的眼神盯着他，但很快那眼神便软化下来。

里昂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独自走了出去。强烈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接着他看到一个坐在院子里水井旁的男人站起身，朝他走来。

“你是不是在找东西？”

（情报贩子？）

里昂毫不客气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人：“……想要多少钱？”

男人“嘿嘿嘿”地露出了谦卑的笑容。

“去卡尔比欧拉了？是怎么一回事？”露蒂问道。为了寻找突然离开的里昂，一行人向巴鲁克辞行后，找到了这里。

『据情报贩子说，有一伙神殿的人比咱们早一步到达了港口，他们搬了个很大的行李，往首都方向去了。』夏露狄耶解释道。

“啊。”菲莉娅像是想起了什么，“卡尔比欧拉应该有神殿的支部。”

『神之眼很有可能被运到那里去了。』克雷门提接着说。

“快出发吧，里昂。”斯坦就像忘了刚刚发生的不愉快一样催促起里昂。

不知为什么，里昂总觉得有些心慌意乱，只是随口应了声“啊”。

阳光似乎变得更加耀眼了……

卡尔比欧拉的史特雷兰兹神殿并不难找，但里昂却并没有考虑过之后该怎么做。虽然克雷巴姆在里面的可能性很高，可是直接冲进去的话实在是太鲁莽了。

“不如咱们这么办吧。”菲莉娅提议，“我先假扮成信徒进去，然后在后门等着，到了晚上咱们再里应外合。”

信徒住在神殿里并不稀奇。

“但这是在……”菲莉娅看着里昂，“这是在里昂信任我的情况下才能够

实行的计策……”

“里昂！”露蒂用食指指着他，“你是不是又怀疑菲莉娅会逃跑了？她可是克雷门提的主人。”

“我什么都没说。”

“啊，是吗，那就好。”露蒂笑着，同意了菲莉娅的提议。

在里昂的内心深处，他很惊讶于自己竟然在露蒂提醒前没有怀疑菲莉娅。

（我真是太幼稚了……难道是被那个乡巴佬传染了？）

在旅店略微休息之后，里昂等人朝神殿走去。虽然是夜晚，但空气依然潮湿闷热得几乎令人窒息。绕到后门，斯坦轻轻敲了敲门，接着门便打开了。

“我正等着呢。各位，快进来吧。”菲莉娅将同伴们招呼进去并确认全员到齐后，点亮了灯火。

『里面情况如何？』狄穆罗斯问道。

“我装成信徒混进来之后，并没有看到克雷巴姆等人。不过这里和塞伊喀鲁特的神殿一样，也有大圣堂，内部结构很相似，说不定能到地下去。

里昂等人决定去调查大圣堂。白天菲莉娅已经把神殿的情况摸清楚了，夜晚只凭着一盏灯便把众人带到了那里。推开一扇厚重的门之后，祭坛和用于礼拜的长椅在月光下隐约可见。

“我去看看。”菲莉娅独自走向亚坦摩尼女神像前，开始调查祭坛里侧，“就是这里。”

“哇！地板怎么……”斯坦猛地往后跳去，刚刚在他脚下的地板向水平方向移动开来，一条通往地下的密道出现在众人面前。

“基本结构果然是相同的。”

里昂一边往台阶下走去，一边思索着神殿的结构问题。

（地下应当也有为安放神之眼而建造的底座。）

为防万一，也许每个神殿中都建造了安放神之眼的底座。那么神之眼究竟会不会……

它就在这里……

“啊……”斯坦和露蒂同时停下脚步，屏住了呼吸。

在纵深房间的最深处，能看到青白色的光芒正在闪耀。光芒镶嵌在球体周围，球体中央悬浮着一个不断旋转的多面体。

（这就是空中都市的动力源，曾引发战争的神之眼么……）

里昂注视着巨大的球体，脸被光芒映成了青白色。一直盯着它，仿佛就要被吸进去了一样。

“真漂亮。”玛丽不禁感叹道。

与此同时，菲莉娅的身体突然僵硬了：“克雷巴姆！”

站在阴影中的男人同时也发现了菲莉娅等人：“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进来的？菲莉娅！”

“克雷巴姆！不要再继续了！”

听到菲莉娅伤心的声音，克雷巴姆却只是扭曲地笑了笑：“哼，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翅膀硬了啊，菲莉娅！”

突然里昂拔出夏露狄耶，闪过菲莉娅的身边，站在了众人的前面：“你已经无路可逃了，做好心理准备吧。”

“守护者！”克雷巴姆将视线停留在夏露狄耶上，接着又抬起头来，“你就是里昂·马格那斯？原来如此……我全都明白了。”

“你说什么？”

就在里昂困惑不解时，斯坦走到了他的身边：“想让怪物在全世界横行……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快交出神之眼！”

“……让怪物横行？哼哼，哈哈哈哈哈！”克雷巴姆诡异地大笑起来，“这主意不错啊，反正神之眼就在我手上。”

『斯坦，小心！他要召唤怪物！』狄穆罗斯大声喊道。

但克雷巴姆却抢先一步举起了双手：“我想怎样就能怎样，因为无尽的力量掌握在我的手中！出来吧，蛇怪！”

令人生厌的沙沙沙的摩擦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只被硬鳞片覆盖的大爬虫怪物将里昂等人包围了。

“啊！把我石化的就是这种怪物！”

菲莉娅指着那些怪物，同时狄穆罗斯也已出鞘，魔神剑的冲击波准确无误地命中了面前的蛇怪。

“小心！它们会石化！”玛丽用大斧挡住了另一只蛇怪发出的石化弹，同时提醒同伴们注意，接着露蒂用亚托怀特解决了突然出现在斯坦面前的一只。里昂本打算尽量拖住克雷巴姆，但蛇怪却神出鬼没，根本无法确定石化弹会从什么地方出现，他只得转移了注意力。菲莉娅开始咏唱起魔法：“不可原谅！愿神之圣裁降临于邪恶灵魂之上！Sacred Blame！”菲莉娅飘浮在空中，圣光从她摊开的双手之间涌起，又倾泻而下，蛇怪发出怪异的叫声，便倒在了地上。

“菲莉娅，很厉害嘛！”露蒂搭话道。

“啊……”斯坦突然显得很慌张，“神、神之眼……消失了？”

底座上，只剩下一片阴影。

（糟了！）

里昂瞪大眼睛，仔细寻找着克雷巴姆的身影，但却什么也找不到。

“看来在咱们战斗时，克雷巴姆把神之眼拿走了。”露蒂不甘心地咬紧了嘴唇。

“克雷巴姆，给我记住了！”里昂转过身，准备回到大圣堂。

“等等！还是大家一起去吧。一个人的话太危险了。”

听到斯坦的话，里昂停下脚步，转向斯坦：“还想把我当同伴？我说过那很让人反胃了吧。”

“可是大家要齐心协力……啊！”斯坦突然瞪大了眼睛，一只蛇怪正在里昂身后蠢蠢欲动，“里昂，危险！”

里昂的肩膀被斯坦死死地抓住，接着整个人被他扑倒在地，怪物的腹部从眼前一晃而过。

“呀，斯坦！”伴随着露蒂叫声的，是石化弹射出的声音，里昂则被猛地推开了。

“你……”

斯坦代替里昂被石化弹击中，身体慢慢变成了石头：“我……我没事，快去追……克雷巴姆……”斯坦看着里昂，痛苦地呻吟着，很快声音便消失了。

“斯坦！不要啊！”菲莉娅立刻跑了过去，里昂摇晃着站起身来，朝楼梯走去。

（怎么会有这种白痴！）

“等等！斯坦救了你，你反倒想弃他于不顾？”露蒂追上里昂，不满地训斥起他。就在这时，怪物的脚步声又出现了。

“露蒂，快来帮忙！又来了一批！”

“必须赶快救出神官！”

玛丽和菲莉娅把露蒂喊了回去，她们根本不清楚克雷巴姆究竟召唤了多少怪物。

“亚托怀特，克雷门提，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里昂说完，便从一片混乱的神官之间穿过，朝外面跑去。

『少爷，你要去哪儿？怪物还……』

“回查利克。”

『什么！』夏露狄耶不禁大吃一惊，『这么晚还要走回查利克？……你在想什么啊？难道是被斯坦所救而慌乱了？』

不可能！”里昂停下了脚步。

（确实，还从来没有人像刚才那样救过我……但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怪物会无休无止地出现！）

如同地震一般的声音就是在这一刻传来的。

“里昂？是里昂吗？”

里昂在黑暗中打量着站在自己对面的人，惊讶得心跳几乎都快要停止了：“巴鲁克……”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听说你们离开查利克后，我很担心，于是就带着佣兵部队追了上来。”

“太好了……能帮帮我么？”

地震一般的声音正是佣兵部队的脚步声。巴鲁克看着里昂，用力点了点头：“当然，我就是为帮助你和你的同伴才赶来的。”

『真是不可思议，今天得到了不少帮助啊。』夏露狄耶自言自语似的小声

嘀咕着。

直到第二天早上，神殿里几乎堆满了怪物的尸体。巴鲁克的佣兵部队把怪物杀得一干二净，现在正忙着搬运尸体。里昂坐在树荫下，躲避着强烈的日晒，露蒂正和玛丽一起捡透镜。

“里昂……”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里昂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斯坦开朗的笑容：“终于醒了？解除石化以后你一直在睡觉吧。”

斯坦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听菲莉娅说了，是你救了大家吧，谢谢啦，里昂。”

“哼，所以说，你们只会扯后腿。本来只要让巴鲁克帮忙，就能抓住克雷巴姆。”里昂站起来，转过身背对着斯坦，“看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真是麻烦。”里昂又回过头，看着斯坦，“听好，下次再遇到克雷巴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了。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的实力。明白了？”

“里昂……”斯坦兴奋起来，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里昂立刻避开了他的视线，接着他看到的是收集情报归来的巴鲁克：“巴鲁克！知道克雷巴姆去哪儿了么？”

“嗯。”巴鲁克擦擦汗，“有人看到运送类似巨大透镜的怪物往诺伊舒达特方向去了。”

“诺伊舒达特……”里昂想起那边是菲兹喀鲁特分公司所在地，负责人是伊蕾娜，休格家的管家伦勃朗的女儿，他当然认识。

“巴鲁克，船只的调配就交给你了。”

“明白。”

听完两人的对话，斯坦朝同伴们大声喊叫起来：“各位！准备出发啦！”

海面风平浪静，根本看不到怪物的踪影。

（神之眼真的往诺伊舒达特方向去了么……）

里昂独自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晕船的状况好了很多。

（这么说，斯坦就是出身于菲兹喀鲁特的乡下。）

——谢谢啦，里昂。

脑海中突然回响起斯坦的声音。

（其实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为什么那家伙总能那么坦诚，那么和善……）

“啊，里昂。”是菲莉娅的声音。

“怎么了？”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菲莉娅站在里昂身边，“从塞伊喀鲁特神殿和克雷巴姆一起抢走神之眼的还有一个叫做巴提斯塔的人，但在卡尔比欧拉并没有见到他。”

“你很在意吗？”

“嗯……他是个很好的前辈。但这么说的话，克雷巴姆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身边总是聚集着很多神官……哎？”菲莉娅歪头看着里昂的侧脸，有些担心起来，“里昂，你的脸色不太好看。”

“没事。”

“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一定要夺回神之眼。”菲莉娅举起纤细的手臂，紧紧握着拳，然后微笑着回到了船舱里。

『她变得坚强了。』夏露狄耶感叹道，『都是克雷门提的功劳吧。』

“不……”出现在里昂脑海中的是当菲莉娅失落时，安慰她的斯坦。她大概也是被斯坦感染了吧。就算是白痴，他大概也是个坚定的白痴吧，里昂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到达诺伊舒达特后感慨最深的人是菲莉娅：“真漂亮！有这么多崭新华丽的建筑啊。”

“奥伯隆公司在这里投资，所以最近发展得很快。”露蒂解释道。

“同样是菲兹喀鲁特，但和利尼完全不同。”斯坦十分吃惊。在路过开满了樱花的广场时，他更是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四处环视幸福地坐在长椅上的人们。

“别磨蹭了，先去伊蕾娜家，然后再休息。”里昂一边快步走在整洁的石

板路上，一边催促着众人。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眼就看到全部。这座城市在他们看来只有和平繁荣，也是没办法的。）

奥伯隆公司召开商务会议时，里昂曾无意间听到过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诺伊舒达特是一座新兴城市，但外来富豪和当地居民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两者的关系也不怎么融洽。大多数倍受欺压的居民便将在斗技场观看比赛当成了乐趣。

“哎呀？”露蒂突然停下了脚步，“玛丽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街道很开阔，她应该不会迷路。就在众人猜测时，玛丽的身影出现了。

“你跑哪儿去了？”

“冰淇淋店。”

“什么嘛，吃得那么高兴……”

“很好吃的。”玛丽幸福地用舌头舔了舔手中的冰淇淋。

“快走吧。”里昂很无奈，难道这个女人不怕被电击么？

伊蕾娜·伦勃朗不在家。

“小姐有事出去了，不过知道里昂·马格那斯少爷大驾光临后，一定会立刻回来的。”出来迎接里昂等人的女仆说完，便将他们带进了会客室。

这间会客室似乎也用于商务会谈，靠墙的柜子里摆满了奥伯隆公司的商品，从透镜加工品到奥伯隆饮料C应有尽有。

“喂……那个叫伊蕾娜的人也太慢了吧，都让咱们等这么长时间了。”看着柜子里的商品打发时间的露蒂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道，“玛丽，冰淇淋店在什么地方？我要去买。”

“就在刚才那个广场的中间，我也去。”

两人刚从沙发上站起来，斯坦便快要流出口水了：“我也去！我还没吃过冰淇淋呢，一定又凉又甜，很好吃吧？”菲莉娅也加入到了购买冰淇淋的大军中，剩下的就只有里昂了。斯坦看看他，继续问道：“里昂去吗？”

“我要等伊蕾娜回来。”

“……也对啊。那我们就帮你买回来吧。”

里昂摇摇头，表示不需要：“我对甜食没兴趣……不过，你们要是非得给我买的话，吃一点儿也无所谓。”

“好吧，那等我们回来！”斯坦等人唧唧喳喳地走出了会客室。

（又凉又甜的冰淇淋啊。）

里昂翘起二郎腿，轻声笑了起来。但过了很久，斯坦等人也没有回来。就在他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女仆端着热茶走了进来。

“来给您换一杯茶，请慢用……抱歉让您久等了。”

“真是的，伊蕾娜到底去哪儿了？”

里昂的不满让女仆有些不知所措：“那个……其实……小姐现在应该正在西边的空地分发食物。这座城市里的穷人很多，所以小姐希望至少能让孩子们吃饱。”

“她从哪条路回来？”

“广场旁的那条路……”

“知道了。”

这样一来就省事多了，应该不会和谁走散。里昂在战战兢兢的女仆目送下，离开了伊蕾娜家。

走近广场时，里昂觉得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也许是因为身处他乡异地，满眼见到的全是陌生人吧。但很快，里昂就明白了那些人并不是来赏花的。

“那是……”

巨大的影子在石板路上晃动着。

『怎么了，少爷？』

“是怪物。”

广场上不断传来惊叫声，斯坦等人一定是在和怪物战斗，所以才一直没有回来。

（斯坦！）

里昂紧紧握着夏露狄耶，朝广场跑去。

“啊！”

一棵粗壮的樱花树倒在地上，砸坏了喷泉，受伤的人就浸在了水中。广场边缘，一个小摊位被毁得面目全非，只有从残破的招牌上还能看出“淇淋”几个字。

“斯坦！你在哪儿？”里昂大声呼喊着，突然瓦砾之间传来一阵哭声，听上去像小孩的声音。“有人吗？没事吧！”他探身望去，目光正和一个年轻女性碰在一起。“伊蕾娜！”

“里昂？”

里昂惊讶地发现，伊蕾娜正蹲在地上，手中搂着几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握着早已化掉的冰淇淋，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我带孩子们来买冰淇淋，突然有怪物来袭击，周围变得一片混乱……”

“快躲开！”

“哇啊！”

里昂迅速用右手推开伊蕾娜，然后打倒了她斜后方的怪物。

“哎呀，吓了我一跳……好了，别哭啦，没事了。”伊蕾娜抱着孩子们，又将视线转向里昂，“这么说起来，刚才你是不是说起斯坦了？难道就是那个金发的……”

“嗯。”里昂觉得，伊蕾娜可能在附近见过他，“那帮家伙去哪儿了？”

“去斗技场了。”

“斗技场？”

伊蕾娜站起身，轻轻抚摸着抓着她裙子的孩子们。

“敲钟汉来了，他还说了伊蕾娜姐姐的坏话。”一个少女向里昂解释道，虽然身上的衣服很破旧，但看上去却很聪明。她身边的男孩也不服输似的抬起头看着里昂：“敲钟汉喜欢戴眼镜的姐姐，所以他们去决斗了！”

“……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那个敲钟汉到底是什么人？伊蕾娜，能不能说得简单一些？”里昂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催促道。

“麦迪·敲钟汉是斗技场的冠军，在这座城市里……他就是英雄。这里的不少菲兹喀鲁特人都对塞伊喀鲁特和奥伯隆公司很不友好，他对我也很敌视。刚才他遇到我，就对我发了些牢骚。”虽说奥伯隆公司的投资是为了菲兹喀鲁特的发展，但敲钟汉就像其他贫困阶层的人一样不相信这些。“接着和你一起来的那个戴眼镜的……”

“是菲莉娅·菲莉斯么？”

“对对，原来她叫菲莉娅啊。敲钟汉好像很喜欢她，结果就误认为她是斯坦的女朋友……”

“真无聊。”里昂跳到了广场上。

（他们都去斗技场了？到底要干什么啊！亏得狄穆罗斯还跟着他们！）

斗技场并不难找，里昂在入口处交了些钱后，就坐在了观众席上。

“麦迪！麦迪！”

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还夹杂着从最前排传出的里昂大叫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比赛似乎已经结束，在圆形的赛场中，斯坦和一个赤裸上身的壮汉——他大概就是麦迪·敲钟汉——正一边笑一边握着手。敲钟汉锃亮的光头上长着一对浓密的眉毛，脖子上挂着金灿灿的装饰物，腰间缠着冠军腰带，上面刻着的浮雕狮子好像马上就要从里面窜出来一样咆哮着。大概是每天都进行锻炼，壮汉的全身都隆起了肌肉。

“哇！哦！”观众的呼声此起彼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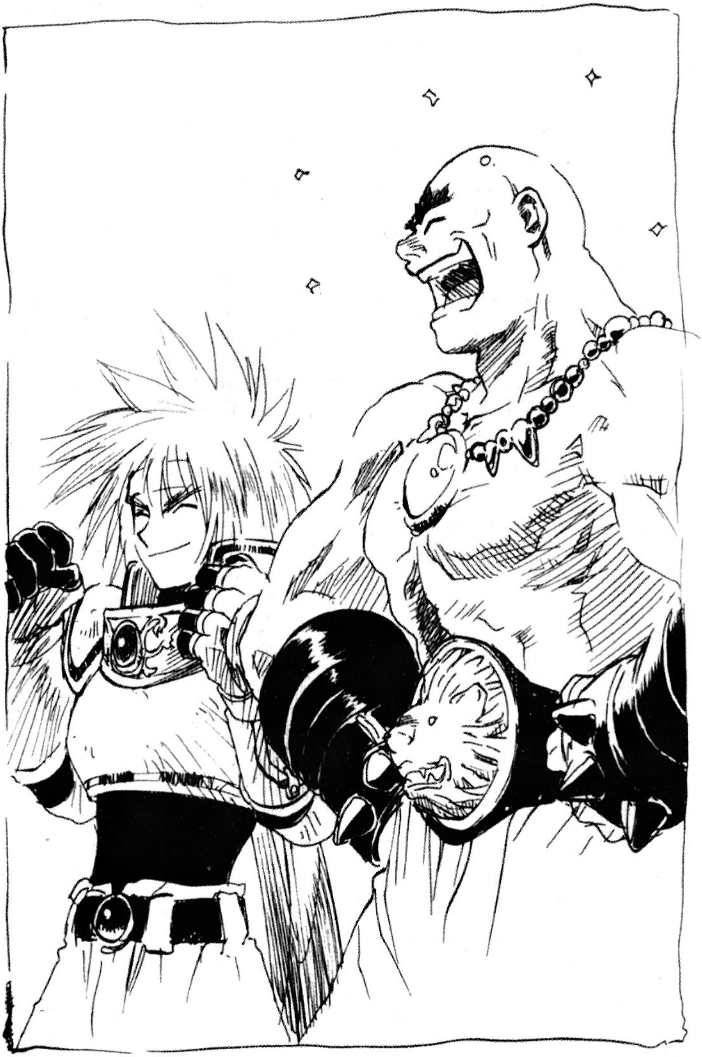
“咦？里昂？”注意到里昂的斯坦急忙跑了过去，而且不知为什么，敲钟汉也和他在一起。刚才应该是在握手言和，两人之间看不出一点儿记恨的样子。

“抱、抱歉！你的冰……”

“那东西无所谓。快和露蒂她们一起回来，怪物袭击城市了！”

“什么，怪物！在哪儿？”敲钟汉用他那肌肉隆起的手腕按住斯坦的肩膀，然后把闪闪发光的头伸向了里昂。

“各位！请按顺序到斗技场中避难！”广场上，伊蕾娜正努力维持着秩



序。虽然在避难的人群中也有富豪，但她却将他们和贫民平等地安排在一起。

“伊蕾娜小姐？”斯坦惊讶地朝她跑了过去。

“伊蕾娜，你……”敲钟汉用手指了指伊蕾娜已被血染红的腿。

“啊，这个啊……刚才里昂走后，怪物就来袭击孩子们了。我本来想赶走怪物的，不过失策了。”她忍着痛，笑了笑。

“……”敲钟汉看着伊蕾娜的腿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朗起来，“受伤了就要去休息！剩下的就交给我吧！菲莉娅小姐，请看我的表现！”他一下子就扎进了怪物群里，菲莉娅困惑地用手托住了脸颊。

『这些怪物应该也是被克雷巴姆操纵的吧？』狄穆罗斯问道。

『没错，一般的怪物不会有组织地袭击人类的城市。』克雷门提表示同意。

“伊蕾娜，最近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里昂问伊蕾娜。

“没有……哦，对了，我出来之前，接到过报告说港口附近的海域出现了来历不明的武装舰队，这些都是他们干的吧？”伊蕾娜咬了咬嘴唇。

“克雷巴姆带领的舰队么？”露蒂将双手抱在了一起。

“伊蕾娜，借我们奥伯隆公司的船用一下。”

“喂喂，等等！我也要一起去！”敲钟汉又回来了，里昂看着这家伙徒手打倒怪物，心中不禁有些惊讶。“我们的城市必须由我们来保护。伊蕾娜一直在努力，我也不能输！”

“……敲钟汉，你……”伊蕾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别擅作主张，谁说让你一起……”里昂的话还没有说完，斯坦等人便已经向港口方向跑去，其中最为惹眼的便是那个壮汉。里昂也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多了个怪人……希望不要有什么麻烦……）

停泊在海上的舰队大约拥有十几艘船，察觉到奥伯隆公司的船后，便以威慑为目的一齐开始了攻击。无数的水柱溅起，里昂等人所乘的船在波涛中摇摆着。

“要来就都来吧！我奉陪到底！”看来喜欢菲莉娅是真的，敲钟汉总是在她面前夸张地挤眉弄眼，让旁边的露蒂无奈地苦笑起来。

『斯坦，只进攻旗舰，我们没时间一个个地仔细搜寻。』狄穆罗斯提醒道。

“旗舰是什么？你指哪艘船？”

“当然是那艘最大的了，等船靠近后就冲上去。”里昂无视东张西望的斯坦，对船员下达了命令。由于船身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脸色变得惨白。

很快，全速前进的船便靠近了敌人的旗舰。在近距离内观察，那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型堡垒。但那军旗却不怎么讨人喜欢，上面是手绘的骷髅标记。从胡乱堆放得到处都是的武器来判断，这似乎是一艘海盗船。

『磨磨蹭蹭的话援军很快就会赶到的，咱们的目标只有敌将一个人。』

按照狄穆罗斯的指示，斯坦立刻将绳子抛向旗舰，冲上去之后又把同伴们拉了上来。船员们发现里昂等人后，一股脑都冲了上去。

“杂兵就交给我吧！解决他们之后就去追你们！”

“哇啊啊！”

“放、放开我！”

敲钟汉一手抓起一个敌人，把他们扔进了海里。

“谢谢了！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冲进去！”玛丽挥动着大斧，朝船舱跑去，跟在她身后的是斯坦、露蒂和菲莉娅，里昂负责断后。

『快点儿，斯坦！』

“我知道！”斯坦拼命打倒不断出现的敌人，在船舱深处发现了一扇门。“看来就是这里了……”虽然他试图打开，但里面似乎上了锁，门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近了。

“都躲开都躲开！我来开门！”是敲钟汉。他气势逼人地冲到门前，以一记左勾拳打掉了门锁，接着又是一记上勾拳，钢铁制成的门腾空而起。“喂！你就是头吧！”

“真厉害……”斯坦一边赞叹不已，一边走了进去，“嗯？不是克雷巴姆……”一个男性正待在房间的角落里，但他根本不是在卡尔比欧拉见过的克雷巴姆。

“巴提斯塔！”菲莉娅大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他就是和克雷巴姆一起抢走神之眼的祭司。巴提斯塔，克雷巴姆在什么地方？”

巴提斯塔并没有回答菲莉娅的问题：“菲莉娅……你终于追来了，变成石

像难道不好么？”

男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微笑，敲钟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石像？你竟然对纯洁的菲莉娅做这种事！我绝饶不了你！”斯坦等人眼见着他那剽悍的身体在狭小的房间中敏捷地移动着，然后迅速抓住了巴提斯塔的衣领，将其扔在了床上。

“……把我变成石像的不是巴提斯塔。”菲莉娅小声嘀咕着。

“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都是一丘之貉。”玛丽笑道。

“回到地面之后再好好审问他。克雷巴姆的所在地、武装舰队的真面目，要问的东西还有好多，最好让他做好心理准备。”里昂用敏锐的眼神看着那个倒霉的祭司。

在通往伊蕾娜家的石板路上，露蒂慢慢地跟在里昂等人的身后。

（伊蕾娜为了消除贫富分化而不断努力着，虽然她很了不起……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理想往往比现实美好得多。）

就在这一刻，露蒂突然觉得不断从怪物的尸体上捡拾透镜、塞进包囊里的自己有些可耻。

“这东西简直！……”她把一颗透镜摔在了石板路上，但很快“后悔”这两个字便侵袭了她的头脑，“真是太浪费了！”

露蒂抱怨的时候，一个男人朝她走了过来，看起来应该是当地的居民。

“你们就是在海上战斗的那些人？”

“嗯，是啊。”

男人的手臂受了伤，他正用另一只手捂着伤口。“当时武装舰队中的一艘船靠港了，但没多久便又离开了。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谢谢你告诉我们。”露蒂有些同情地看着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向他道过谢之后，又捡起了刚刚扔到地上的透镜，重新放回到包囊里。

斯坦、玛丽和菲莉娅都聚集在伊蕾娜家的会客室里，里昂正在听他们说从离开伊蕾娜家后发生的事情。

“露蒂，你可真慢。”不知为什么，玛丽显得有些伤心。

“嗯？巴提斯塔呢？不会是跑了吧……”露蒂环视着房间。

里昂回答道：“把他关在二楼了，装着电击头饰，所以用不着担心。”

“啊！用的是玛丽的头饰吧。”露蒂终于注意到玛丽的头饰不见了。

“我很喜欢那个头饰的……”玛丽一副不舍的样子。

“各位，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请到餐厅来吧。”就在众人谈话时，腿上缠着绷带的伊蕾娜走了进来。

“哦，这么说起来我都饿了，走吧，玛丽。”

“嗯。”

露蒂和玛丽一前一后地先离开了。

“我没什么食欲。”菲莉娅心神不宁地坐在沙发上，还在担心她的前辈，不过在斯坦的催促下，她也站起身来。

“对了，里昂。”伊蕾娜对依然坐在沙发上的里昂说道，“虽然挑在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合适，不过趁着我还没忘，把这个给你吧，而且最近都没有商务会议了。”

“什么？”

伊蕾娜掏出了一个折得很整齐的女士手绢：“这是你家的女仆……是叫玛丽安吧？之前她借给我的，能帮我还给她么？我都快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就拜托你了。”说着，伊蕾娜把手绢递了过去，“虽然她说不用还了，不过这上面绣了标记，总觉得我拿着不合适。那就拜托你啦。”

“……嗯，知道了。”

伊蕾娜又补了句“拜托了”，就离开了会客室。屋子里只剩下里昂一个人，他不安地看着手中的手绢。那是一块镶嵌着蕾丝花边的白色手绢，正如伊蕾娜所说，边上绣着珊瑚色的字——M。这应该是心灵手巧的玛丽安自己绣上去的。

（玛丽安……）

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达利尔杰伊特现在竟然离自己那么遥远。里昂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脑海里只想着夺回神之眼的事。他们现在正身处菲兹喀鲁特，而且根本无法保证能平安回去，一切都直接与史特雷兰兹神殿祭司的口供相关联。

（我还要到哪里去呢……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玛丽安……）

“真是倔强，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哼，我什么都不知道。”

里昂按下了遥控器上的按钮。

“哇啊啊！”巴提斯塔被电击倒在地上。

“你这家伙！”里昂越发急躁，举起手中的夏露狄耶便朝他刺去。

一直惊慌失措的菲莉娅突然走上前，试图保护巴提斯塔：“里昂，请不要再……”

与此同时，听到巴提斯塔惨叫声的斯坦等人也匆匆忙忙跑上了楼梯。

“里昂！你在干什么！”

“审问而已。”听到斯坦的责问，里昂只是背过了身，“我只做了该做的。”

“巴提斯塔，求你，告诉我们克雷巴姆到底在什么地方吧。不然的话……”菲莉娅用近乎祈祷的表情恳求道。

“菲莉娅，你这个垃圾竟然对我下命令？你真是变得不得了啦……不过看在以前的交情上，我就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吧。”巴提斯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地上坐起来，然后一边忍着头痛一边继续说道，“我们做到这一步，可不只是想破坏城市。”

“啊。”露蒂用手捂住了嘴，“这么说起来武装舰队中的一艘好像是……”

『难道说克雷巴姆在那艘船上？』狄穆罗斯恍然大悟。

“这就叫做神不知鬼不觉。你们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了！”

里昂又一次按下了按钮。

“啊啊啊！”

“里昂！不要太过分了！”

面对斯坦的再次责备，里昂只是耸了耸肩，然后丢下了房间的钥匙：“……明天继续审问。把钥匙保管好，我要睡了。”

里昂说完便离开了。而一行人发现巴提斯塔·迪埃格逃跑，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了。

第四章

“去水上城公国了么。”里昂低头看着海里的波浪，低声念叨着。

（最近果然是无法回到达利尔杰伊特了。）

“喂，里昂。”斯坦横穿甲板朝里昂走来，“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没事。”为防止晕船，里昂并没有吃早饭，所以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那种难受的感觉是无法摆脱的。

“是吗，那就好。不过说起来，今天早上还真是吓了我一大跳，你竟然故意放走巴提斯塔，真不愧是里昂。”

“……没什么，只是放长线钓大鱼而已，这样能尽快找到神之眼。”前一天夜晚，里昂故意打开了关押巴提斯塔的门。不出所料，他果然连夜逃走，并在港口偷了一艘船。根据头饰所发出的信号，巴提斯塔应当是逃往水上城公国了。

“我说里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啊？怎、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里昂突然感到一阵脸红心跳。

“我觉得伊蕾娜小姐很不错，等我注意到时，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她。”

“……你喜欢那种类型？”里昂靠在甲板的护栏上，看着眺望大海的斯坦。

（这么说起来，在港口分别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说了些什么……不过听不清楚。）

里昂等人离开时，麦迪·敲钟汉也赶到了，并大声感叹与菲莉娅的分离。

“哎呀，真向往真挚的爱情。”斯坦小声嘀咕道。

（真挚的爱情……）

里昂觉得，自己对玛丽安的感情与斯坦和敲钟汉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玛丽安也很在乎里昂，但那感觉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就无法确定了。而且就连里昂自己也没办法说出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他心里，有一种不可取代的思念、焦虑以及伤感。

“斯坦！里昂！”露蒂等人出现了，船长也和她们在一起。

“准备放小船。”

由希坦、莫里乌以及多凯组成的联合国家水上城公国实行的是锁国体制。

特别是与塞伊喀鲁特的关系很不好，如果看到里昂等人乘坐的是奥伯隆公司的船，也许就会发动攻击，而且将船完璧归赵是与伊蕾娜约好的。虽然小船的摇摆让里昂觉得头晕目眩，但他明白，这种时候除了忍耐，别无他法。

船顺着海潮流动的方向前进，里昂等人比预想的更早靠港。但小船毕竟无法和大船相比，即使下了船，里昂依然觉得身体轻飘飘的，仿佛一切都在晃动。

（我再也不会坐这种小船了！）

他在心中恶狠狠地立下了誓言。

“这里就是希坦啊，建筑物可真是奇怪。”刚走进城里，斯坦就惊讶地抬起头看着鸟居和房屋上的瓦片。

“那我和玛丽去探听情报。”露蒂说道，“你们在附近躲起来。”

两人离开后，里昂、斯坦和菲莉娅三人朝着竖在桥边的旗帜的阴影处走去。

“这里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是啊。”菲莉娅和斯坦相视点了点头。

一对中年男女一边聊着天一边走过，看样子应该是当地居民。他们的穿着很特别，腰间还系着带子，女性服装的下摆一直拖到了地面。

“听说迪贝利斯武装镇压了这里？”

“莫里乌港被封锁了。不过咱们的生意也因此好起来了。”女人耸了耸肩。

“迪贝利斯那家伙竟然从外国找来了参谋。”

“嗯，我听说了，好像是叫克雷什么的家伙。”

“难道是克雷巴姆！”

斯坦不禁喊出了声，狄穆罗斯立刻警告他：『你就不能不出声么！』

“听说咱们的三公子去莫里乌了……”

“可能只是去玩吧？那个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

“以前可是个很英明的人啊。”

那两个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

“看来克雷巴姆不在这里，只能去莫里乌了。”斯坦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但是怎么去？港口被封锁，就不能乘船了。”

听完菲莉娅的话，里昂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两位男性和一位女性，你们就是赶来帮忙的人么？"男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啊？"斯坦傻傻地看着他。

"请快跟我到莫里乌吧，我和少主也已经联系好了。"

"请问，是不是弄错……"

"正是我们。"里昂打断了斯坦的话，"我们就是赶来帮忙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到莫里乌么？"

"请从海底洞窟走。那么我先告辞了。"男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情报，便小心翼翼地离开了。

取而代之的是，露蒂和玛丽满脸得意地回来了："我们得到了天大的情报！克雷巴姆似乎是在莫里乌。"

『已经知道了。』狄穆罗斯很干脆地说道。

"哦？那，莫里乌已经被武装镇压了。"

"嗯，也听说了。"斯坦接着说。

"那、那少主你们知道吗？现在他就在莫里乌……"

"我们知道。"菲莉娅带着歉意看着露蒂。

露蒂挑起了一边的眉毛："……玛丽，我现在有一种想大声骂人的冲动。"

"我陪你一起骂。"玛丽点点头。

"请安静。"菲莉娅把食指放在了嘴唇上。

穿过希坦南部的洞窟后，便是莫里乌了。幸运的是，水上公国士兵的搜查并没有深入到海底洞窟中。

"这里的感觉和希坦很相似。"露蒂一边说，一边环视着周围。的确，无论是房屋的建筑样式，还是来来往往的行人所穿着的服装，以及高高竖起的发髻，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了收集克雷巴姆的情报，里昂一行人决定在城里转转。

"那个……关于帮忙的事……"菲莉娅望着里昂的背影问道。她还一直惦

记着那件事，真正赶来帮忙的人可能就在希坦的某个地方等着。

但回答她的却是克雷门提：“只能暂时不管他们了，不然咱们也是束手无策。”

“唉……”

“等等，你们说的帮忙是怎么回事？”露蒂插了一句话。听菲莉娅解释完，她又一边扳着手指头，一边兴奋起来：“太棒了！这样一来又能弄到一份钱了，再加上休格那边的，就是两份了。”

“露蒂，你可真是的……”菲莉娅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弹奏声。

“什么声音？”

“去看看吧。”斯坦等人相互对视了一下，便朝着音乐的方向走去。

“风儿啊，如果愿望能实现，请聆听我的话语。没错，请传达给故乡的她。”唱歌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他手中正弹着琵琶。装饰着羽毛的大帽子下，披散着顺滑的金发。年轻男子长得很英俊，穿着也十分考究。歌唱完之后，围在他身边的人一齐鼓起掌来。

“刚才您欣赏的是乔尼No.3《守护者的叙事诗》，非常感谢！”

“哦，唱得真不错！No.3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吧？”斯坦激动地和叫乔尼的人搭起话来。

“想听么？非常欢迎点歌。”

“那这样的话……”

里昂瞪着斯坦，嘀咕着：“老实点儿，白痴。”

夏露狄耶突然插了一句话：『那个人是……』

“夏露，你认识他？”里昂惊讶地问道。一瞬间，他感到人群中飘动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戴着斗笠的莫里乌士兵走了过来。

“迪贝利斯大王陛下有令！全员到港口集合！”士兵说完，便立刻离开了。

“是迪贝利斯……咱们也去看看吧。”斯坦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说道。

“嗯，说不定克雷巴姆本人也在。”露蒂也点点头。里昂依然惦记着夏露狄耶的话，他四下张望着，想找到乔尼，可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有请大王陛下！”莫里乌士兵的声音回荡着。港口设立了演讲台，几乎连正下方都挤满了人。但在里昂看来，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

迪贝利斯很快出现在演讲台上，长长的白发以及蓄起的胡须让人感到一种威严。

“有什么了不起的。”露蒂冷冷地说道。

大王开始他的演讲：“莫里乌的人民，用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水上城公国便会完成一统了！那时我们的夙愿便可以实现了！打倒敌国塞伊喀鲁特及其属国菲兹喀鲁特！”

斯坦气愤地皱起了眉头。大王瞪大了眼睛，仔细环视着人群，但突然，他的目光停了下来：“那个黑发男人！”

里昂发觉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后，不禁大吃一惊：“是在说我么？”

周围的莫里乌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了，结果迪贝利斯更清楚地看到了里昂：“你手中的剑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我国的宝物吗！”

“你说什么？”里昂紧紧地握着夏露狄耶的剑柄。

“我听克雷巴姆说过，你就是里昂·马格那斯吧！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地跑到我国领土上，你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好！”露蒂一边大叫，一边看着周围，莫里乌士兵已经开始行动了。

“把他们抓起来！”

“大家快跑！”配合着斯坦的声音，里昂等人迅速离开了港口，朝城里跑去。但由于没有当地向导，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

就在一行人困惑时，刚刚自称乔尼的人从阴影里招了招手：“快跟我来，快点儿！马上就要追来了！”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但士兵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里昂等人只得跟在乔尼的身后。

不知转过了多少个街角，男人终于停下了脚步，眼前是一户民房。

“你们快躲起来。”

里昂等人冲进屋里，关上了拉门。不一会儿，乔尼也进来了，并把门牢牢地反锁起来。“没事了，他们已经走了。你们可以好好歇一会儿了。”穿过铺

着地板的走廊，他将里昂等人带到了一间小屋里。地上铺着由草编成的垫子，挂画旁边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形状奇特铠甲。里昂等人就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前围坐了下来。

“得救了。请问，你究竟是……”斯坦问道。

“爱与梦的猎人，浪子乔尼就是我。”

“真可疑。”露蒂嘀咕道。

乔尼坐得不再那么正式，又劝斯坦等人也放松下来。“从迪贝利斯的话来看，你们应当是外国人吧。那么……是不是来帮忙的？”他淡淡地笑了笑。

“你就是希坦的少主吧？”菲莉娅似乎已经知道了真相。

“说得没错。不过……来帮忙的不是三个人么……”乔尼小声嘀咕着，然后把目光转移到里昂身上，“算了，也好。还有，刚才的剑是怎么回事？”

“嗯。”里昂平静地将夏露狄耶放在了桌子上。

“正如迪贝利斯所说，这把剑原本确实是水上城公国的东西。”乔尼淡淡地说道，并没有表现出有多么怀念。“希坦家族……也就是我的祖先发现了这把剑，之后便一直作为宝物供奉着。不过很久以前就被人偷走了。”

露蒂用一种猜疑的目光看着里昂。

“不是我干的！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夏……这把剑现在是我的，就算让我还我也不会答应的。”里昂一下子拿回了夏露狄耶。

“无所谓，反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又不擅长用剑。”乔尼挥了挥手，以示这件事到此为止。接着他便进入了正题：“那么，各位听好，我并不打算和迪贝利斯作对，到这里来也只是偶然。就算他进攻希坦，该担心的也是祖国的那些人。我只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从他那玩世不恭的语气里，完全感觉不到一丝王族的威严。

里昂打断他，又改变了话题：“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克雷巴姆的男人？”

“当然。”乔尼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点点头，“现在他在多凯，也就是迪贝利斯的祖国。”

“能从这里过去么？”

“不太可能，那里的海上警戒比莫里乌还严格。如果是菲特的黑十字舰队

也许还可以突破……”

“菲特？”

斯坦的话音刚落，一个男人便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少主，大事不好！菲特少爷要被处决了！是那个叫巴提斯塔的新任官员宣布的！”

听到巴提斯塔的名字后，斯坦等人相互交换了眼神。

“哎呀呀，可真是个血腥的消息啊。不过现在我什么忙也帮不了。

“少主！你要弃菲特少爷于不顾吗？他不是你的朋友么！这种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

“啊？”乔尼摇摇头，显得有些不爽，“我只是个浪子。对我还抱有什么期望是你的事，但强加给我可不太好。”

“少主！”

男人正准备去追乔尼时，里昂叫住了他：“喂，把事情详细说一遍。我们是来帮忙的人，你应该听说了吧？”

“是、是的。”男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讲了出来，“莫里乌前领主的儿子菲特少爷被监禁在城里，两年前和他结婚的莉雅娜小姐也被关在一起。唉……这样下去的话……”一边说着，他还一边无可奈何地惦记着乔尼。

“不好了！”又一个人喘着粗气跑了进来，从服装来判断，他应该是船员。“少主一个人去莫里乌城了！”

“怎么回事？”男人不禁愕然，因为他竟然没有察觉到乔尼从一开始就打算那么做。

“快去追乔尼！”斯坦猛地站起来，脚已经坐得有些发麻，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嗯，只要对方是巴提斯塔，咱们就不能坐视不理。”菲莉娅也站了起来。

“各位，拜托了！请一定要帮帮少主！”

听到男人的哀求，里昂摆起架子，随便应付了句“好吧”。

（乔尼倒是无所谓，关键是那个叫菲特的男人……黑十字舰队应该有利用价值。）

如果没有其他前往多凯的方法，那么现在更应该把他们救出来。

第五章

船员为里昂等人介绍了前往港口的沿途情况：莫里乌城的正面已被封锁，只能从后面绕过去。由于那座城市由水路相连而成，因此交通工具自然而然地就是船。

（真是个倒霉的城市。）

里昂在心里咒骂着，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斯坦等人察觉到自己晕船。虽然水路纵横交错，但幸好到达莫里乌城所花的时间并不长，一行人很快就找到了正抬头仰望建筑于石基上的城后门的乔尼。

“乔尼！”

“你们怎么会……我不是说不需要帮忙么？”听到斯坦的喊声，乔尼惊讶地回过头来。

“我们和巴提斯塔之间也有一些恩怨。”

听完菲莉娅的话，乔尼无奈地叹了口气：“没办法，那就拜托了。”

“一起战斗吧！”斯坦用力点了点头。

“那么，我要从巴提斯塔的眼皮底下把菲特救走。牢房的位置我已经摸清了，出发吧。”

他应该很熟悉好友家中的情况，里昂想。乔尼开始用手敲打起石基，看起来像是在寻找适合攀爬的石块。可是不一会儿众人眼前的石基却突然活动起来，一个足以让人通过的黑漆漆的入口出现了。

“是个暗门，快，都进来吧。”

幽暗的地道连接着城里的重要设施。乔尼带着里昂等人朝地牢走去。只有火把的光亮照在木质的围栏上，隐隐能感到里面有人影在晃动。

“哟，莉雅娜，最近还好吗？”乔尼用调侃的语气打起招呼，仿佛他只是到这里来找老朋友玩的。

“乔尼？”一个年轻女性大叫起来，她就是菲特的妻子。

里昂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地牢很宽敞，但却没有别的什么人存在。

“你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从外面走进来的。”乔尼笑着，用温和的语气安慰起莉雅娜，“先在这里忍一下，我一定会把菲特救出来的。”

“嗯，拜托了！”莉雅娜抓住栏杆，看着乔尼。

“接下来就是那个冒牌货了。”

“咦？不是去找菲特么？”走出地牢，露蒂感到很意外。

“这座城里还有一间牢房，菲特应该就在那儿，放心吧。”乔尼似乎很在乎那些来帮助他的人想要打倒巴提斯塔的感受。

（这个人……）

里昂看着乔尼的侧脸，虽然嘴上说只要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便足以，但他身上依然透着一种深谋远虑的高贵气质。一种深藏不露的感情——虽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正在他的体内翻腾。

里昂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对乔尼产生了一丝亲切感。

强劲的风吹得松枝不停地摆动。在由阁楼延伸出去的阳台上，里昂等人见到了他们的目标。

“巴提斯塔！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斯坦的喊声被卷进了风中。

巴提斯塔嚣张地坐在椅子上：“你们居然找到这里来了！我可不会再像上次那样了！”说完又站起身，瞪着里昂一行。

“啊……”玛丽惊叫起来，“头饰没了……”

安装在巴提斯塔头上的电击头饰确实已经不见了。

“那个？那种无聊的东西早就被我扔了。”

听完他的话，玛丽有些伤心失落，但很快这种情绪就变成了敌意。菲莉娅朝巴提斯塔走去，双手紧紧地交叉在胸前：“巴提斯塔，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和克雷巴姆狼狈为奸了！请回到从前那个虔诚的你吧！”

“哼……”巴提斯塔不屑地嘲讽道，“你可真是善良啊。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神，跟随克雷巴姆也是想过得舒服点儿，仅此而已！”

“你会遭天谴的……”巴提斯塔的话让菲莉娅全身颤抖起来，“竟然亵渎神明，我绝对不会饶恕你！”

“你打算把我怎样？菲莉娅你这个废物能干得了什么！”巴提斯塔皮笑肉不笑地说完，将两只手高高举起，伸向了莫里乌的天空，手腕往上的部分变成了锐利的爪子，“这是克雷巴姆大人赐给我的力量，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吧！”

里昂等人立刻在阳台上散开，准备好了各自的武器。

“啊啊啊！”巴提斯塔冲了过来。

“哇啊！”手握狄姆罗斯的斯坦被对方迅捷的动作吓了一跳。玛丽立刻冲上前使用猛袭剑，挡住了敌人的Rolling Pain。

『斯坦，别愣着！』

“我、我知道。”

巴提斯塔趁着斯坦被狄姆罗斯教训的时机，以Aerial Crow将他打飞，然后又重重地扔在地上。

“哇！”

“斯坦！”露蒂迅速跑过去，开始帮斯坦回复。

同时，乔尼开始拨动琵琶的琴弦，麻痹伦巴的声波击中了正准备攻击菲莉娅的巴提斯塔。

“啊啊啊……”他的利爪依旧锁定在曾经的神殿同事身上，但身体却因麻痹而无法行动。

“神啊……”菲莉娅用颤抖的双手握住克雷门提，与巴提斯塔相持着。

“动手吧，菲莉娅！”

『怎么了，菲莉娅？不要犹豫。』

虽然体力已经回复的斯坦和克雷门提一直在鼓励菲莉娅，但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挥动手中的剑。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里昂轻轻咋了下舌：“闪开，让我来。”

麻痹消失后，巴提斯塔的利爪和夏露狄耶数次碰撞在一起，摩擦出刺耳的声响。

（怎么回事？）

里昂觉得有人正看着他，一瞬间，他的目光又转向了同伴。

（乔尼……盯着夏露狄耶？）

乔尼应该是惦记着水上城公国的宝剑吧，里昂皱了皱眉头。

（绝对不会还给你的！）

“上，夏露！”

『好的，少爷！』

里昂盯着巴提斯塔，看准时机，跳起后从上至下将剑刺了出去。

“哇啊啊啊啊！”

“好机会！”斯坦迅速跑过去，从正面将狄姆罗斯刺进了摇摇晃晃的巴提斯塔的身体里。

“啊……怎么会这样……”巴提斯塔倒在了地上。

“巴提斯塔……”菲莉娅跑到他身边，跪在了地上。

巴提斯塔睁开眼，缓缓抬起头看着她：“哼……杀了我吧……我侮辱了……你的神明……”

“……”菲莉娅只是拼命地摇头，然后把克雷门提放在了地上。巴提斯塔的头轻轻歪了下去，便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

泪水停留在菲莉娅的眼中，她回过头去，看着同伴：“对不起，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吗？我马上就会追上你们的。”

“嗯，好的。”里昂等人离开了。

风渐渐小了。菲莉娅突然感觉到什么，猛地抬起头来。斯坦正担心地看着她。

“对不起……”

“用不着道歉。”

“他曾经是个很虔诚的神官，也是好前辈。我很想信任他……我是不是太脆弱了？”菲莉娅低头看着早已离开人世的巴提斯塔，问道。

“没有那回事。”斯坦立刻否定了，“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你很善良，这样才是菲莉娅啊。”他一边寻找着合适的话，一边用力握住了手中的剑。

“斯坦……谢谢你。”菲莉娅从心里感激他。

里昂让同伴们先行离开，他则在稍远的地方静静观察着斯坦和菲莉娅。当看到菲莉娅眼中划过的泪水时，他背过了身。

“菲特！你没事吧？”乔尼跟牢狱中自己的老友打起招呼。

“乔尼……你终于来啦。”

“放心吧，莉雅娜她没事。还有，这些人是来帮忙的。”

“可真是蜂拥而至啊。”两人相视而笑。

斯坦挥动起狄姆罗斯，轻而易举地打破了牢门的锁。

“非常感谢各位能来救我。我是菲特·莫里乌，前领主基诺的儿子。”

“基诺大叔是不是被迪贝利斯给……”

“嗯……”从牢房出来的菲特低垂着眼皮。

“虽然很唐突，但我们有事相求。”里昂毫无顾虑地对依然沉浸在父亲之死的悲痛中的下任领主说道，“我们想去多凯，请出动黑十字舰队。”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乔尼点了点头，但菲特却没有同意。

“我们必须要抓住克雷巴姆。”斯坦也恳求道。

“可是……”菲特看了看自己的好友。

“这些家伙肯定没问题。”乔尼继续说，“而且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去。”

“乔尼？”意外的进展让斯坦等人困惑了。

“你竟然会这么说……那么是为艾蕾诺雅的事么……”

“不是。”

菲特没有再理会沉默不语的乔尼，又转向里昂：“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准备船只。”

就在这时，莉雅娜跑了过来：“菲特！”她一下子扑进了丈夫的怀里。

“莉雅娜，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让你受苦了。”

里昂把目光从紧紧拥抱的两个人身上移开，朝港口走去。

“水上城公国原本是从塞伊喀鲁特独立出去的，因此对那个国家的抵触情绪才会那么强。”菲特向里昂等人解释道。在船舱的桌子上，摆着莉雅娜精心准备的小点心。黑十字舰队所保有的船只正准备出发前往多凯。菲特只在莫里乌留了一小部分船只，大部分都用来支援里昂等人了。

“迪贝利斯那家伙从很久以前就主张进攻塞伊喀鲁特了。”倚靠在船舱墙壁上的乔尼说着，然后把一块涂满了金枪鱼子的烤面包放进了嘴里，“最近他这么嚣张，大概是受了克雷巴姆的唆使。”

“嗯。”菲特点点头，脸阴沉下来，“克雷巴姆好像还打算对凡达利亚图谋不轨。”

（凡达……利亚？）

玛丽在心中念叨着，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可是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个词这么敏感。

“据说他纠结了一批反对王家的势力，企图发动内战……”就在菲特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船身突然受到了剧烈的撞击。

“出什么事了？”船像是遭到炮火攻击，菲特立刻跑出了船舱。

“船遭到怪物袭击！是章鱼怪！”前来报告的船员也赶到了。

『应该是克雷巴姆干的吧。』

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克雷门提的话，纷纷朝甲板跑去。几只软体怪物正蠕动着身体，蠢蠢欲动。

“这是什么？章鱼？”斯坦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怪物。

『不要小看它们，那些可是被称为海洋恶魔的怪物！』狄姆罗斯警告道。里昂不禁背过身，让视线避开了那些丑陋的生物。

“这东西能吃么？”

“天知道……”露蒂含含糊糊地回答了玛丽的问题，“总之不能把这些东西留在海里。”说完她拔出亚托怀特，先冲了出去。“你们几个快来帮忙，船都要进水了！”

“知、知道了。”菲莉娅也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了战斗中，很快众人就解决了章鱼怪。

“各位真是太厉害了，不愧是能帮助乔尼的人。”菲特很佩服里昂等人。“不过下次不会让怪物来捣乱了！赶快突破海上防卫线！”

里昂暂时回到船舱，但依然觉得眩晕恶心，便又走了出去。海风缓解了晕

船，但甲板上残留的章鱼怪的腥味却更让他想吐。里昂把手架在栏杆上，将脸埋了起来。

“里昂，玛丽说要做烤章鱼……”

“！”就在里昂抬起头看到斯坦时，他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谈话声。

“那是……？”

在靠近船头的位置，能看到乔尼和菲特的身影，他们之间的气氛并不和谐。里昂和斯坦悄悄躲在木桶的后面，窥探着那两个人。

“乔尼，你的目标不是克雷巴姆，而是迪贝利斯吧？”菲特看着好友，语气中带着责备，“你……是想为艾蕾诺雅报仇！”

乔尼的身体夸张地向后倾去：“我可没说过。”

但菲特也一步不让：“你要被她拖多久？虽然我不能说让你忘了，但你也该看到未来了吧？”

斯坦和里昂沉默着相互对视了一下。

菲特继续说：“一想到艾蕾诺雅，我也会感到心痛，但那已经过去四年了，你不能一直被束缚，特别是咱们这种身分的人。是不是，乔尼？”

“我和你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多负担。”乔尼嘿嘿地笑着，轻轻拨了一下琵琶，“麻烦事自然有老爸他们去处理，我只是个流浪汉。”

菲特茫然了：“随你便吧！”他迈着大步恼火地离开了。

“真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斯坦，里昂。”

里昂和斯坦有些吃惊，从箱子后面走了出来。

“抱歉，我们没打算偷听……”斯坦一边挠着头一边道歉。

乔尼打量着两个人，终于开了口：“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不过说到底也只是故事，听完就忘了吧。”他平静地弹了一下琵琶，开始给斯坦和里昂讲起来，“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三人总是在一起。他们很年轻……拥有无数的梦想。后来……男人的朋友和那个女孩相恋了。”

“啊？不是他么？”斯坦不禁插话道。

“男人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感情，于是为他们创造了很多条件。”



“原来如此。”斯坦点点头。

“本来故事到这里就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但是……有一天女孩被坏人抓走了。”

“啊！为什么？太残酷了！”斯坦又抱着头大叫起来。里昂只是沉默不语地看着乔尼，他的表情愈发阴沉。

“坏人很强大，男人和他的朋友都无能为力。再后来，女孩死了……”

斯坦的喉结上下动了动。

“……”

长时间的沉默在三人之间流动。斯坦终于忍不住，首先开口问道：“……那，下面呢？”

“已经结束了。”

“哎？还没有结束呢。”

里昂眯起眼睛，看着乔尼：“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

但乔尼却只是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只是想到了而已。”说完，便唱着歌离开了甲板。

“刚才的故事……乔尼这家伙难道……”

“嗯？”斯坦望着乔尼的背影，又转过头来。

“不，没什么。”里昂摇了摇头。但他明白，自己那种突如其来的想法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也许是早就注意到从近海靠近的黑十字舰队，就在船只即将靠港时，一个貌似是来自希坦的人跑到了乔尼面前。

“少主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面对祖国的厚爱，乔尼只是耸了耸肩，接着便问道：“我该怎么到城里去？”

情况大致与莫里乌相同，正面已经被封锁，所以必须靠小船从后门进去。里昂已经连厌烦的心情都没有了……

“不过，你们不觉得太安静了么？”玛丽感到有些诧异。

“是啊，街上连一个人也没有。”菲莉娅也开始环视周围。

希坦来的人解释道：“因为发布了戒严令。”

“那咱们也不能在这里磨蹭了。”露蒂已经朝停靠着小船的码头走去。确实，如果在打倒迪贝利斯前就被抓起来，那什么也干不成了。

“菲特，赶快离开这里，迪贝利斯的军队很快就会赶到的。”乔尼看了看过于扎眼的舰队，“你们几个留下就可以了，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等他回到里昂等人中间后，黑十字舰队的士兵用力点了点头：“请放心，黑十字舰队的士兵一样擅长陆战。我们要给迪贝利斯点儿颜色看看！”

从后门进入多凯城后，里昂等人一口气跑了上去。下面偶尔会传来菲特带领的黑十字舰队阻挡多凯兵时发出的斗志昂扬的呐喊声。在最顶层，里昂等人终于见到了他们的目标。

“迪贝利斯！克雷巴姆！总算找到你们了！”斯坦大喊道。

迪贝利斯没有想到引起骚乱的竟然是手持宝剑的里昂等人：“你们！和你们在一起的是希坦的老三么！”

“浪子乔尼来也！”乔尼侧过身，弹起了手中的琵琶。

坐在迪贝利斯身边的克雷巴姆对那声音置若罔闻，盯着他的前下属：“菲莉娅……你可真是不长记性，竟然追到这里来了。”

“我……”菲莉娅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而已。不管怎么说……也要从你手中夺回神之眼！”

（那责任中是不是也包括了巴提斯塔的份？）

里昂暗想。

“神之眼在哪里？”

“哼。”克雷巴姆就像愚弄里昂一样笑起来，“我没必要回答。大王陛下，请将他们解决！”之后便躲到了迪贝利斯身后。

“我知道，交给我吧。”被称为“大王”的人脱掉上衣，展现出了他那与年龄不符的肌肉，接着又拔出长剑，“今天就让你们血溅刀刃！”迪贝利斯向里昂等人挑衅，在刀刃还没有接触前，便以气势压倒了众人。

里昂绕到了迪贝利斯的身后。亚托怀特被弹开的声音尖锐刺耳，玛丽的猛袭剑也被轻易击退了。

迪贝利斯狂傲地笑起来："哈哈哈哈哈！我乃水上城公国大王！屈服于我的威严吧！"

"怎可能！爪龙连牙斩！"斯坦气势逼人地冲向迪贝利斯，不停挥舞着狄姆罗斯，连续不断地向他发起了进攻。大王向后退去，但他的身后正是蓄势待发的夏露狄耶。

"哇啊！你们这帮家伙！"肩被砍伤的迪贝利斯大喊起来，直直跳向宽敞房间的天花板，随即以落地时的压迫将剑刺进了地面。卧封闪的攻击正命中乔尼和露蒂，将两人扔了出去。

"没事吧？"当菲莉娅扶起露蒂时，迪贝利斯已再次和斯坦相对峙。斯坦没能避敌人的活心突，手中的狄姆罗斯掉落在地上。

"糟了！"

"哼哼，现在就要了你的小命。"就在大王高高举起长剑之时，乔尼也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的眼中燃起了一种憎恨的烈焰，里昂不禁大吃一惊，浪子乔尼从未表现过那么强烈的感情。

一瞬间，里昂将目光从斯坦身上移开了，他知道可能已经赶不及援救，只能用力跺了一下地板。

（撑住，斯坦！）

乔尼唱起了歌："麻痹！"

迪贝利斯的行动停止了。斯坦看准时机从地上爬起，捡起狄姆罗斯后又重新做好了战斗准备。乔尼更加用力地拨起琴弦，大王的身体不断被音乐所产生的冲击波贯穿。但这个武艺高强的人立刻开始了烈冲剑的准备，打算发起反击。但夏露狄耶却没有留给他一丝机会，将长剑从身体依然麻痹的大王手中高高挑了起来。悄悄接近的斯坦不失时机地将狄姆罗斯刺进了迪贝利斯的小腹部，又直直地拔了出来。

"呃……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迪贝利斯单膝跪倒在地，头发凌乱地散落下来。如果没有长剑的支撑，他早就已经倒在地上。

“克雷巴姆在什么地方？”里昂仔细地环视四周，却找不到克雷巴姆。

“不见了！”斯坦大叫道。

和在卡尔比欧拉神殿时的情况一样，克雷巴姆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脚下突然摇晃起来，几乎要撼动整个多凯城的震动渐渐有了规律，而且越来越剧烈。

“怎么了？”玛丽稳住身体，开始寻找震动的来源。

侧耳静听的露蒂突然指向了房间深处：“在外面！”她“哒哒哒”地跑起来，用力推开了一扇门。眼前，一道黑影从阳台前掠过。

巨大的生物双眼炯炯有神，翅膀有力地扇动着，在多凯上空盘旋。突然它加快了速度，消失在遥远的天空中。

“竟然是飞行龙？”

里昂跑到阳台上看着巨大的飞行龙远去，菲莉娅也出现在他身边：“克雷巴姆在那上面？”她顾不上被风吹乱的头发，一直抬头仰望飞行龙消失的方向。

“克雷巴姆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里昂从阳台回来，问迪贝利斯。

“凡达利亚。哼……我被算计了。”大王低着头阴沉地笑道，“那家伙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我当炮灰。”如今的迪贝利斯看上去只是一介战败的懦夫。

“……你这样的人竟然会是水上城公国的大王。”乔尼不屑地看着他，“真是活该，迪贝利斯！”

“是啊……我也许更像小丑……”迪贝利斯说着，又痛苦地抬起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但我不会就这么死了的。乔尼·希坦，和我决斗！我向你发出最后的挑战！”

“好啊，我接受。”乔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乔尼？”斯坦吃惊地看着乔尼和迪贝利斯。

“王族就该有王族的结束方式。斯坦，能不能把你的剑借给我？”

不等斯坦回答，里昂先开了口：“……用我的吧。这把宝剑应该最适合王族之间的决斗。可以吧，夏露？”

『既然少爷这么说，当然没问题。』

里昂将夏露狄耶扔给了乔尼。

“我欠你一个人情。”宝剑稳稳地落在乔尼手中，迪贝利斯也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乔尼，你来这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为艾蕾诺雅报仇？还是替你父亲夺回被我抢走的大王之位？”

“如果说我只是来帮忙的……你相信么？”

时间仿佛停止了，又仿佛在突然之间运行起来。

迪贝利斯跳起，朝乔尼砍去，至少看起来的确如此。但乔尼在那一瞬间的动作却连里昂都没能看清。

“浪子乔尼，说得可真好啊……”迪贝利斯背对着众人，从嗓子里挤出了一句话，“我彻底……败了……”长剑掉落在地上，大王倒下后便一动也不动了。

“不习惯就是不习惯啊，还给你。”乔尼又把夏露狄耶扔回给了里昂。

『什么不习惯，那种剑术根本就不是外行人能比的。』

『没错。』狄姆罗斯和亚托怀特显得很无奈。

“……哼，浪子乔尼么。”里昂自言自语道。

（那家伙怎么可能只是个浪子。我想……我明白那家伙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里昂从不允许别人碰夏露狄耶，但现在他却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里昂淡淡地笑了。

希坦的人匆匆忙忙闯了进来：“少主！你没事吧！黑十字舰队已经镇压了迪贝利斯的军队！”

“是吗。”乔尼举起一只手，朝气喘吁吁的男人笑了笑，“来得正好，帮忙传个话，就说我们已经打倒迪贝利斯了。”

“乔尼！”好友正在城的正门威风凛凛地等待着乔尼。

“谢谢你来接我，菲特。”

“结束了吧。”

“嗯……”两个人平静地说完了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

“这样艾蕾诺雅也可以安息了。谢谢，乔尼！”从感慨万千的菲特眼中，

留下了泪水。

“喂喂，你别哭啊。”在苦笑的乔尼眼中，也闪着晶莹剔透的光芒。

得知迪贝利斯已死，聚集在多凯城前的多凯人民欢呼雀跃起来。

“迪贝利斯死了！我们自由了！”

“多凯万岁！”

杂乱的欢呼声渐渐统一，直奔天空。

乔尼也忍不住兴奋地跳起来：“我也来一起欢呼吧，不如来场独奏音乐会。今天就尽情地唱吧！”

看着乔尼的背影，菲特终于露出了笑容：“各位，谢谢了。那家伙打倒迪贝利斯的真正理由……也许和我想的不一样。他大概是为水上城公国着想吧。”

“我……不那么认为。”里昂坚定地说道。

“答案在观众的心中……那家伙也许会这么说吧。”

里昂并没有在意菲特平静的表情，只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目标而继续发问：“克雷巴姆是不是和凡达利亚的反对势力联手了？”

“对。希望他不要在凡达利亚引起战乱。”

两人的对话传到了玛丽的耳朵里，她若有所思地嘀咕着：“凡达利亚……”

“怎么了？”露蒂一脸不解的表情，“很熟悉？”

“我也不太清楚……”

“是吗。”她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拉起玛丽的手，为听乔尼的歌而挤到了人群中。

黑十字舰队做好了从多凯港出航的准备。

“我回来之后你可要好好干活了，不能再过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了。”准备将里昂等人送到凡达利亚的菲特还不忘叮嘱前来送行的乔尼。

“被怪哥哥盯上了……”乔尼哭丧着脸，开起玩笑来。

两人以后会齐心协力，致力于水上城公国的复兴。

“以后你们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尽管来找我！”乔尼朝向里昂等人乘坐的船弹起了琵琶。

轻快而细腻的琴声跨越了多凯的海洋，包容着水上城公国的一切，飘向远方。

在黑十字舰队的船上，是一段短暂的悠闲时光。虽然一想到克雷巴姆就会心急如焚，但在到达凡达利亚之前也是无可奈何。在船上各自的船舱中，菲莉娅正在想事，斯坦则毫无顾虑地呼呼大睡。里昂走上甲板，依然像平常一样吹着海风。不远处，露蒂和玛丽正坐在地上吃苹果，两人把脚伸到了栏杆外。

“不过说起来啊，人的命运还真是捉摸不定呢。”露蒂一边仔细看着只剩下核的苹果一边说。

“要不要看看手相？”

“嗯？玛丽会看手相？我的财运如何？快帮我看看。”露蒂兴奋地伸出了手掌。

“不，我完全不会，总之试试看……”

“什么嘛，真是！那你不许收钱。”

两人看了看对方的手掌，然后相视而笑。

里昂听着两人的对话，下意识地把紧握成拳的手伸进了披风下。玛丽安那块绣着珊瑚色标记的手绢有些褶皱了，里昂看着它，突然想到了自己对菲特说过的话。

——我……不那么认为。

（换成我，如果玛丽安被抓，不管怎样我也要把她救出来。我根本不在乎生死。）

没有看过手相真是太好了，里昂想。如果看过手相，那些刻在手掌上的未来便完全暴露了。命运，不只是幸福的宣言。

（希望这块手绢能将命运永远隐藏……）

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着，祈求揭示自己命运的那一天能晚些到来。

（玛丽安……）

心中的一种淡淡的预感正将他推向那并不遥远的未来……

里昂静静地，却略带厌倦地合上了铺在腿上的书。已经是读过的书了，现在他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离开达利尔杰伊特时，他根本想不到竟然会变成环游世界的长途旅行。

（应该带几本复杂的历史书来……）

如果要背下那些繁琐的历史，的确更能打发时间。反反复复将一本书翻了两三遍之后，里昂渐渐被船的摇摆所折磨。

『你还好吧，少爷？』夏露狄耶小声问道。

“当然了。”里昂简短地回答了它。

在同一个船舱里，斯坦和露蒂也在，当然还有狄姆罗斯和亚托怀特。也许是由于被人担心，里昂觉得更加难受。

（出去换换空气吧。）

就在里昂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菲莉娅一边吹着被冻得通红的手一边从甲板走了进来：“哎呀，外面好冷，都下雪了。”

“哎？真的？”露蒂皱起眉头，不停地晃着身子。

『这小姑娘真是没有情趣。』

听完克雷门提的自言自语，亚托怀特笑了起来。

为了从史特雷兰兹神殿大祭司克雷巴姆手中夺回神之眼，船正赶往凡达利亚。已经开始下雪，就证明他们渐渐接近目的地斯诺夫利亚了。

“什么嘛，没有情趣真是抱歉啊。下雪有什么新鲜的。”露蒂捏起鼻头，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

“我要去看看。”斯坦站了起来。

“哎？”

“我也要去。”

“连玛丽也去？”露蒂一脸的无聊表情，“没办法，那我就陪你们一起吧。”她也跟着玛丽离开了。

『少爷不去么？』

“我对下雪不感兴趣。”里昂再次坐下时，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又袭击了他。

里昂看着最后一个离开船舱的露蒂消失后，才又不经意地站起身来。走上甲板，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向船头望去，能看到黑十字舰队司令官、莫里乌王子菲特正在和士兵聊天。里昂选择了一个离斯坦等人不太远的角落，深深吸了口气。海上波涛汹涌，雪落在浪头上，削弱了海浪的势头。

“下雪啦……好久都没有见过了。”斯坦拉长了声音，说着“真白啊”。里昂悄悄地观察着那三人。

“想起掉在凡达利亚了。”

“什么啊。”露蒂纠正起来，“虽然明白你的意思，但语法不通。”

“啊？是吗？为什么？”

玛丽突然像没有看到斯坦等人一样，心事重重地朝船舷走去。

（怎么了？）

夹杂着雪的风让里昂睁不开眼，他仔细打量着玛丽的侧脸。

“这景象……以前我也……”她的眼中映出了飘落的雪花，可目光却漫无目的地四处飘忽着。

（她想起什么了？）

里昂想。

“啊……”玛丽突然皱起眉头，紧紧抱住双臂，慢慢跪倒在甲板上。

“玛丽！”露蒂大声喊道。

“怎么了，玛丽？”斯坦伸出手，扶住了玛丽。

“刚才那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她把双手按在胸前，寻找着合适的比喻，“就像心脏被捏住了一样……”

露蒂微微笑了笑：“……进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她像和孩子说话一样拉起了玛丽的手。

里昂看着她们，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心慌。他站在阴影中，目送着和玛丽一起离开的露蒂。露蒂自己当然不知道她就是里昂的亲生姐姐，但刚才的那一幕却让里昂体会到了姐姐的温柔。

（太愚蠢了……她是我姐姐，但也是个盗贼，肮脏的犯人……说什么温柔……）

斯坦走进船舱的脚步声消失了，菲特等人不知何时也已经回去，剩下的只有巡逻的人。甲板安静下来，里昂独自抬起头，看着飘雪的夜空。

（那个失忆的女人是不是想起什么了？说不定已经全都回忆起来了。）

里昂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值得庆幸的事。

（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东西，也许就应该一直忘记吧。）

出现在他脑海中，又立刻消失的，是他的父亲、奥伯隆公司总帅休格·吉鲁库利斯特。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达利尔杰伊特的家中，像平常一样让玛丽安干这干那。至于儿子在海上遇到了什么，他是不会去想的。

里昂从披风下取出那块绣着珊瑚色“M”的手绢，仔细地看着。

（如果我失去了记忆……）

就算忘记休格也无所谓。但玛丽安呢?

（时光流逝，几年之后，如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突然想起她……我会不会因遗忘了无法倒流的宝贵时光而诅咒自己呢？）

雪依然在下，海面已平静下来。玛丽并没有找到她的记忆，但却整天都在发呆。露蒂很担心她的情况，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

“让大家久等了。”菲特走进船舱，“再过不久就要到达斯诺夫利亚了，请做好下船的准备。”

“谢谢你，菲特。”斯坦笑着握住了菲特的手。

“不客气，能把诸位平安送达，是我的荣幸。”

“回去之后，请代我们向浪子乔尼问好。”露蒂说完，菲特用力点了点头。

“承蒙您的关照。”

“啊，不用麻烦了。我送大家下船。”

一丝不苟的菲莉娅开始收拾船舱，菲特劝住她并催促众人下了船。

港口到处都堆着积雪，石板路一直通向城镇。

“呀！空气真冷啊！这里肯定就是凡达利亚。冻死了冻死了！”斯坦打了个喷嚏，全身哆嗦地说道。但是他的表情中却带着一种兴奋，里昂无奈地笑了笑。

（这家伙不管是什么都能接受啊……）

“这里很冷，各位多保重。”陪斯坦等人一起下船的菲特准备告别时，一个身穿铠甲的士兵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这艘船马上就出发吗？拜托……请让我上去吧……”

里昂觉得他可能是个凡达利亚士兵，斯坦则立刻冲了上去：“怎么伤得这么重！”

鲜血从士兵的铠甲缝隙间渗了出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士兵无力地摇着头，“我的祖国失陷了……凡达利亚灭亡了！”

“难道是克雷巴姆！”菲莉娅用双手捂住了嘴。

“首都海德堡已经沦陷……现在有大批残兵败将和难民涌进了这座城市……”士兵叹口气，看来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去看看城里的情况吧，斯坦。”菲莉娅一边向前迈着步子一边回头对斯坦说道。

“走吧。菲特，那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他吧。”

“好的，交给我吧。”菲特指了指船，示意士兵到里面接受治疗。

“这……”进到城里之后，斯坦无言了。

“确实有很多士兵，而且不少人都受了伤……”菲莉娅呼出白色的气体，皱起了眉头。

广场被冰雪覆盖的石板路上，躺着许多伤兵。有些人因疼痛而呻吟着，更有一些穿铠甲的早已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城里的人们与那些伤兵保持着距离，脸上的表情因恐惧与不安而扭曲。

“他们好像是慌慌张张地逃出来的吧。”露蒂同情地看着瑟瑟发抖的孩子们。

“喂！”一个老年人的声音从冰冷的空气中传来，“你不就是上次被伍德隆救回来的那孩子吗！”

（伍德隆？）

里昂诧异地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

“啊，是阿尔帕老师！”刹那间，斯坦的眼中闪过了光芒，接着又严肃地问道，“怎么连老师都跑到这里来了？对了，各位，这位是阿尔帕·托恩老师。以前跟你们提起过吧？我掉在凡达利亚时就是在弓术高手的小屋受到照顾的。他的孙女是……”

“以后再慢慢说，快去救伍德隆和杰露西。”被称为阿尔帕的老人打断了斯坦的话，然后开始打量众人。

“他们怎么了？是不是杰露西又和松树说话去了？”斯坦问了多余的问题。

“……去帮帮他们吧。我们一起从海德堡往这里逃……”阿尔帕将目光停在里昂身上，“后来被追兵追上，就走散了。他们现在还在森林里！”老人朝森林的方向指去。

（那应该是提尔索森林。）

里昂想。

“伍德隆是不是……？”露蒂若有所思地看着阿尔帕，一瞬间，里昂觉得他看到姐姐在笑。

“那可真是不得了。斯坦，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嗯！”

下船之后一直心不在焉的玛丽看到越来越厚的积雪，也慢慢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看那边！”最早发现伍德隆·凯尔宾和杰露西·托恩的也是她。

一个高大的男性正带着一个少女朝斯坦等人这边跑来，但由于疲惫，两人的脚深深陷入雪中，难以前进。

（他就是伍德隆吧。）

里昂眯起眼睛，目测着那两个人与追兵之间的距离。

“快抓住伍德隆，如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跑了！”五六个追兵已经赶上，距离基本被缩为零。

“呜……”少女摔倒在地上，两根粉红色的辫子埋在了雪里。

“杰露西！”伍德隆回过头，为帮助少女而停下了脚步。

“都给我上！”

“伍德隆，危险！”斯坦拔出狄姆罗斯，冲进了士兵的包围之中。

在亚托怀特提醒之前，露蒂也和手拿大斧的玛丽一起追上了斯坦。里昂示意伍德隆赶快带上杰露西，然后沉着地将夏露狄耶握在了手中。

“你们每人截住一个就行，剩下的我来对付。”对已经开始战斗的同伴们说完，他就已经打倒了正朝伍德隆冲过来的士兵。

『少爷，你好像不打算杀了他啊。』夏露狄耶笑道。

“下次我再用点儿力。”里昂和夏露狄耶调侃着，又和第二个人交起手来。

（不是败兵……这么说就是他们攻陷首都的了……不过我没有听到过有关凡达利亚暴动的消息。）

一想到自己在这个任务上花了这么长时间，里昂就有些生气，接着他挑飞了士兵的剑。

“啊！”士兵的脚陷进雪里，一下子摔倒在地。里昂没有片刻的犹豫，将剑刺进了他的胸膛，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斯坦等人也打倒了各自的对手，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结束了。

“杰露西，振作起来！”伍德隆抱起少女。

露蒂立刻跑了过去，开始检查她的身体：“没有外伤……但是相当虚弱。”

『这样的话急救恐怕没有用了。』亚托怀特说道。

“斯坦，你……”

伍德隆刚开口，就被斯坦打断了：“快带她回城里去吧。伍德隆，边走我边给你介绍他们。”

银发青年点点头，向里昂等人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回到斯诺夫利亚时，周到的阿尔帕已经在旅店订好房间，等着众人回来。但是由于城里挤满了伤兵，医生不知何时才能来，他们也只能先等少女醒过来。

一想到时间又被浪费，里昂就觉得很不爽，但他也没心情出去散步。正准

备回房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扇门，上面挂着块写得很潦草的“图书室”字样的牌匾。里昂对新的书籍充满了渴望，毫不犹豫地推开门走了进去。但那却是一间有名无实的狭小房间，里面的书籍连两个书架都没有放满。

（只是间普通的休息室……）

桌椅凌乱地摆放着，屋里并没有其他人，被取出的书却杂乱地堆放在一起。

『真乱啊。』夏露狄耶叹了口气。

“嗯，没错。之前来这里的家伙就这么走了，真是缺少家教。”

『……呵呵。』守护者突然笑了。

“怎么了？”

『没、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少爷不用收拾。』

“我讨厌让我无法静下心来读书的环境。”

『就算是，也不会有人夸你家教严明，习惯良好的。』

听到这句话，里昂突然感到脸颊一阵灼热：“夏露，少说两句。”

『对不起，少爷。』

里昂把书摆回到书架上，又挑选了一本，坐在椅子上翻看起来，可书上的字却怎么也无法进入他的脑海中。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没看过的书，真是的……都是因为夏露说了那么多废话。）

说起家教，夏露狄耶肯定是在调侃玛丽安对里昂的影响。

那天，第一次穿上女仆装的玛丽安到里昂的房间时，他的桌子上就摆了很多书。

“啊，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收拾……”

“没关系，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玛丽安温柔地制止了慌慌张张地开始收拾桌子的里昂，“晚饭想吃什么？”她那洁白的双手开始将书一本一本地合上，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柔和的风从书桌前的窗户掠过，玛丽安长长的黑发被吹起，露出了纤细的下颚及丰满圆润的耳朵。

里昂觉得自己仿佛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情景。是在父亲的房间中看到的克丽丝·凯特雷特的肖像画？还是在以前的故事书中看到的插画？里昂假装

被摇曳的窗帘吸引，默默地看着她用手整理被吹乱的头发。

令人惊讶的是，玛丽安似乎对里昂的书架了如指掌，她什么也没有问便将科学类、历史类和古典文学类的书一一放回到了书架上。不过她并没有按照系列划分，而是将里昂常看的书放在了容易拿到的地方。

（她一定很喜欢看书。）

对于没有朋友的里昂来说，有人和他有共同爱好，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从那以后，里昂会把看完的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虽然玛丽安不会表扬他的这种习惯，不过原先堆放书本的地方已经放上了小花瓶，偶尔还会有包糖果或点心的花纸。

看到旅店图书室中散乱的书本时，出现在里昂脑海中的是被风吹起的玛丽安长长的黑发，以及丰满圆润的耳朵。那天，夏露狄耶也在屋子里，守护者是不是能读出主人全部的心思呢?

里昂准备重新集中精力读书时，菲莉娅推开图书室的门，走了进来："里昂，你在这里啊。"

"有事么? "在得到答案之前，他便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里昂和菲莉娅走进杰露西的房间时，少女刚刚睁开眼睛，正困惑地看着围在她身边的一群人。

"你醒啦，太好了。"伍德隆正微笑着看着她。

"伍德隆殿下……这里是……"

"斯诺夫利亚。"

杰露西安心地深深呼了一口气。

"我们得救了，都是托他们的福。"

少女环视着四周，斯坦举起了手："好久不见，杰露西。"

"啊，斯坦！"杰露西还很清楚地记得斯坦，她慢慢拉开毯子，从床上下来，"还以为逃不掉了呢，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

"感激不尽，如果没有你们，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伍德隆边说，边让杰露西坐在了房间中央的沙发上。

看到孙女醒过来，阿尔帕总算松了口气，不过想起之前的事，他又皱起眉头："从海德堡陷落后，那帮家伙就一直追着我们。不过要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理所当然？又没干坏事。"斯坦问完，房间里一瞬间静了下来。

"果然……"里昂叹了口气。

"咦？怎么了？干嘛都看我？"

"你啊……"双手叉腰的露蒂朝斯坦走去，"你认识伍德隆吧？可是却什么也不知道？"

"呃……"他用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里昂。

"他叫伍德隆·凯尔宾，凡达利亚王子。"里昂只得告诉他。

（虽然是个差点儿死在下等叛军手上的王子。）

"哦……啊？"终于反应过来的斯坦惊讶得跳了起来，"凡、凡达利亚王子！"

"一般来说谁都知道他的名字……一般来说。"

『露蒂……所以你才那么积极地去救他啊。』

『是为了谢礼吧。』

亚托怀特和夏露狄耶一唱一和地笑道。

"真……真烦人啊。"露蒂瞪着守护者。

伍德隆对这小小的细节似乎并不介意，他将目光停留在了斯坦的狄姆罗斯身上："不知者不怪。另外，之前十分抱歉，狄姆罗斯。"

"嗯？你能听到守护者的声音？"

『你知道我的存在？』

和狄姆罗斯的惊讶不同，克雷门提显得十分冷静：『你就是伊肯迪诺斯的主人吧？』

"伊肯迪诺斯？"听到陌生的名字后，斯坦好奇地问狄姆罗斯。

『存在于这片领域的守护者的名字。』

"不是。"伍德隆简短地否定了克雷门提的问题，然后一丝不苟地订正，"伊肯迪诺斯的所有者原本是我的父亲——凡达利亚国王伊扎克。"

『原本？那么现在伊肯迪诺斯在哪里？』

听到亚托怀特的询问，王子沉默了片刻："……落入克雷巴姆之手了。"

"克雷巴姆！"

"父王勇敢地与攻入城内的叛军战斗……"伍德隆看着斯坦，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与克雷巴姆交手时，战败了。"

『然后伊肯迪诺斯就被夺走了？』

『真不希望克雷巴姆有成为主人的资格……』

里昂默默地听着狄姆罗斯和克雷门提之间的对话，突然想起了受伤的士兵说过的话："国王倒下的话，就证明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

"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杰露西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紧握双手向里昂发起了抗议，"明明还有伍德隆殿下！"

"杰露西，冷静。当时咱们在城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阿尔帕继续补充道，"至少伍德隆没有步上他父亲的后尘。"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狄姆罗斯问伍德隆。

"我已经向全国各地发了檄文，但军队的整备恐怕还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那我们就先去海德堡吧！"斯坦不顾天色已晚，立刻站起身准备出发。

"你们去？"伍德隆惊讶地抬起头。

『是啊，兵贵神速。』

『人越少越便于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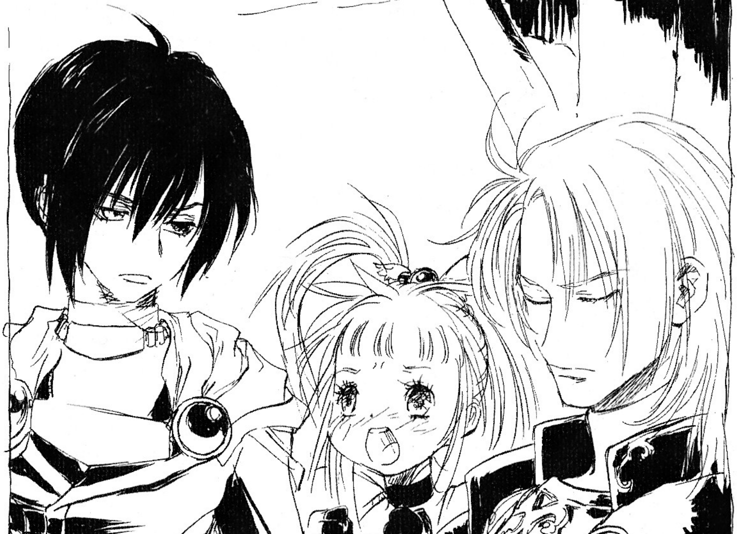
狄姆罗斯和露蒂表示赞成。只有伍德隆等人一脸困惑地看着众人。

注意到他们表情的菲莉娅开始解释起来："其实我们是为了夺回神之眼而在追踪克雷巴姆。"她简单明了地将事情的大致经过描述了一遍，足以让人感觉到她的头脑清晰。

"原来是这样啊……"认真听完菲莉娅的话，伍德隆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提起克雷巴姆时他们会那么惊讶了，"那么我也一起去吧，可以给你们带路。"

"你还是留下来吧？"斯坦觉得，他应当以王子的身分来监督军队的整备。

"不行，引发这次叛乱的原因是王家对安全保障太过自信了，我必须承担



起这份责任。”

“那我也要去！不管到哪儿我都要和伍德隆殿下在一起！”杰露西坚定地要和王子在一起。少女毫不掩饰自己对伍德隆强烈的感情，让里昂下意识地感到厌烦。

“哼，像你这样的孩子能干什么？”就像在报复一样，里昂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哼！”少女鼓起了脸颊，“我才不是孩子呢！”

里昂沉默不语，冷冷地看着她。

阿尔帕出来替两人打了圆场：“带上她吧。虽然还是个孩子，不过杰露西的弓术可不一般。”

杰露西的怒气越来越大，斯坦嘿嘿地笑着：“好，那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喂，不要擅自决定。”里昂提高了嗓音。原本人就已经很多，现在又添了一个累赘……

“哎呀，我可不想在这种天寒地冻的地方四处乱转。有个人带路总能快点儿找到克雷巴姆吧？”

“确实，露蒂说得对。”

连玛丽都很认真地发了话，里昂也只能厌烦地摇摇头：“……随你们便。但是要明天再出发。”

伍德隆向一行人表示了谢意：“去海德堡，从你们救了我的那个森林——提尔索森林走是最近的。如果现在出发，明天早上就能到首都，不过还是做好万全准备，明早出发比较好。而且杰露西还没有完全恢复。”

“伍德隆殿下真体贴！杰露西感激不尽！”和倒在雪中时完全判若两人，面色红润的少女高兴地笑了起来。

决定在斯诺夫利亚留宿一夜之后，斯坦等人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洗过热水澡，吃过晚饭，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里昂坐在暖炉旁，打开了从图书室借来的书。

“爷爷，莉莉丝……”同屋的斯坦坐在房间角落的小桌前，拿出从前台要

来的便签，手中握着笔，“爷爷，莉莉丝。爷爷……”

“吵死了。斯坦，你要干什么？”里昂大声喊起来。

“啊，对不起。我在给爷爷和莉莉丝写信。”

“……是吗。”里昂再次将精神集中到书上。

“现在我正在、斯诺夫利亚。我们是、坐船、来的。”

“喂。”

“港口有、很多、积雪，很冷。明天、我们要去、森林里……”

“吵死了！”

“嗯？”斯坦抬起头来，“啊，抱歉。”

“你干嘛非得念出声来？就不能安静地写么？”

“我喜欢边念边写。”斯坦解释完，便将墨迹还没有干的便签揉成了一团。

“用不着扔了吧……你还真是循规蹈矩啊。”里昂感到意外，不禁问道，“那样不是不能寄给家人了么？”

“不寄。”斯坦摇摇头，“我不寄出去的，虽然离开家之后已经写过三、四封了。不知为什么，只要写过就觉得很满足，能安心睡觉了。”

“……不寄出去家人就看不到了啊？”

“嗯，那倒也是。”斯坦傻笑着，躺在了床上，里昂无奈地看着他。“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吃饭，莉莉丝告诉我，这种流水账似的信是很低级的。”

里昂想，他的妹妹是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呢？

“确实是应该挑选一些值得写的东西。不过反正你也不会把信寄出去，所以无所谓吧。”斯坦已经写完信，里昂终于可以安静地继续翻开书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留意到了床上传来的均匀的呼吸声。

“这么快就睡着了？”

斯坦睡得很熟，姿势和躺下时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小桌上，还放着几张没有用完的便签。里昂就像被吸引了一样，站起身走近小桌，仔细凝视着那些白纸。

（对啊，以前……）

他想起自己曾给玛丽安写过一次类似于信的东西。

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那天里昂在门口遇到了来打扫房间的玛丽安，他的剑术训练要迟到了。

“艾米利奥，要出去了？”玛丽安规规矩矩地给里昂让了路。

“嗯，快迟到了。”

“是吗。路上小心。”里昂有些神经质地握着夏露狄耶的剑柄，准备从玛丽安身边走过时，他看到她的耳垂闪过了一丝光芒。里昂不假思索地抬头看着玛丽安，她平时总是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遮住耳朵。“啊……那是什么？”

“嗯？”玛丽安顺着里昂的视线，有些慌张地用手拨起头发，露出了耳垂，“这个啊。”

“是什么？”里昂抬头仔细打量着，她一下把手放了下来。透过发丝之间的缝隙，能看到一颗闪着美丽光芒的乳白色小宝石。

“是生日礼物。”

“谁送的？”里昂不禁问道，这是他第一次见玛丽安戴耳环。

玛丽安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回答是朋友送她的。

“生日……我都不知道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明天。”就像透露了天大的秘密一样，玛丽安压低了声音。接着她又终于露出了平时那种温柔的微笑：“快去吧，艾米利奥。”

“嗯，我走了。”话还没有说完，里昂便已经朝走廊跑去。

（玛丽安朋友送的，一定是寄早了。）

剑术训练结束时，已经被收拾得十分整洁的房间正等着主人的归来。里昂看看书架，又拉开抽屉，除了一些必备的文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不禁感到失望。

（我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能送给玛丽安……）

就连孩子们喜欢的石子、坚果这类“宝物”，他都没有。思考良久，里昂决定写一张生日贺卡，于是将一张白色的便签折了一折。但拿起笔时，他却感到一阵不安。

（她不会觉得我是在和她的朋友争什么吧……）

还有就是，“生日快乐”这种字眼总是让里昂觉得难以启齿……

最后，由于选择了其他的表达方式，为了不让人注意到卡片，他将其随意地放在了桌子上。

第二天，当里昂从外面回来时，便签已经消失了。

（玛丽安看到后把它拿走了？还是被当成垃圾扔掉了？……）

两种可能性都很高。

（不过应该是扔了吧。因为根本就没有写收信人是谁，她不可能想到是给她的……）

但不管怎样，自己的心思肯定已经被玛丽安收到了。

后来，两人都没有提起过贺卡的事情。

现在还能再写封信么?

里昂坐在椅子上，拿起了斯坦刚刚用过的那根笔。

（玛丽安：……）

不知该从何下笔，里昂想。

（玛丽安，玛丽安……）

『嘀咕什么呢，少爷？』夏露狄耶吓了里昂一跳。

“没什么。”他用一种平静得近乎无聊的口气回答，然后继续写信。信的内容无非是离开达利尔杰伊特后事与愿违地越走越远，同行的人越来越多，凡达利亚发生叛乱……一旦写起来，想说的事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涌而出，没完没了，而且岁月还让里昂学会了在那些日常汇报中添加一些对对方的牵挂。

很快，他就把斯坦要来的便签用得差不多了。

（明早出发前能从这里把信寄出去么？这地方好像没那么方便。用奥伯隆公司的通信系统更好一些，不过……）

直到这时，里昂才想到一个问题。

（休格会不会看到这封信？……）

那一瞬间，仿佛一切都褪了色。

“那绝对不行。”里昂的目光落在了刚刚写好的信上，表情渐渐冷淡下来。

（这算什么啊，不是和斯坦写的一样么！）

本打算好好写的，但却还是写成了一封没有取舍的“流水信”。里昂想着把信带回去，然后躺在了鼾声正浓的斯坦旁边的床上。他用左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耳朵，滑滑的金属虽然与乳白色的耳环形状不同，但里昂又一次想起了那天的光芒。

斯诺夫利亚西侧的提尔索森林早已平静下来，救下伍德隆时叛军所留下的血迹也已经不见了。昨夜的雪仿佛将一切都洗刷一新。里昂等人踏出“沙沙沙”的声音，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塞伊喀鲁特能拥有你这么年轻的客座剑士，真是令人羡慕。”

听到伍德隆的话，里昂冷冷地抬起头：“用不着奉承我。”

“我并没有奉承的打算……抱歉。”伍德隆优雅地向里昂道了歉，然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穿过森林就是赛利尔了，咱们先到那里去。不过，我也不能肯定那里现在是不是安全。”

“伍德隆……”斯坦看着略带忧郁的王子。

“啊，抱歉。”伍德隆抬起头，像是鼓励自己一样继续说道，“现在说这种话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没错。”斯坦握紧拳头，“一定要抓住克雷巴姆，夺回凡达利亚，我们会努力的。”

（真是油腔滑调。）

里昂斜眼瞪着斯坦。

（虽然知道掉到凡达利亚后被伍德隆救了，但也用不着这么拍马屁，白痴。）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的妒火已经燃起，只是咒骂着斯坦。也因此他并没有注意到玛丽已渐渐掉队。

“斯坦，你正在慢慢地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守护者主人。”伍德隆扯开了话题。好好地休息一晚之后，杰露西已经精神起来，正上下打量着斯坦。

“哎呀，真的吗？”斯坦不好意思地挠着头，“是说我已经具备守护者主人的素质了么？”

『太夸张了！你还差得远呢！』狄姆罗斯喊道。

“哼，又没人问你。”

“你们很合适的。”

伍德隆微笑着，斯坦则拼命地摇着头：“我和这个唠叨的家伙？”

『唠叨可真是对不起你啊。』

“哈哈哈。”伍德隆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个人失去了被誉为贤王的父亲……）

里昂悄悄地看着王子的侧脸。

伍德隆会担心赛利尔的安危，却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悲伤。里昂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

（是自身的素质，还是王家的教育？如果休格死了，我会怎样？）

他出神地思考着。

（我不会伤心的。只是我一定会将内心所想表现出来吧。）

背后传来一阵焦急的脚步声，跟在后面的菲莉娅跑了过来。她并没有到里昂面前，而是叫住了后面的斯坦：“斯坦，玛丽的情况很奇怪……”

里昂回过头去，才第一次发现玛丽没有跟上来，他甚至没有察觉到菲莉娅去找玛丽了。

“玛丽怎么了？”斯坦立刻朝玛丽走去。

“……问过我的名字。”玛丽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什么？”斯坦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露蒂正担心地看着她。

“我好像和谁一起……在这片下着雪的森林里走过……”玛丽的目光仿佛停留在了遥远的时空中，“很怀念，但又很可怕。我想回忆起来，却又不敢。”

伍德隆和杰露西也停下脚步，听着玛丽的话。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可能开始找回过去的记忆了。』

听到亚托怀特的话，伍德隆突然望向玛丽，明白她失去了记忆。

『大概是这里的雪景刺激了她的内心。』

“玛丽……”露蒂慢慢把手伸向了同伴，“不用着急，慢慢来……”声音

很温柔，却带着一丝颤抖，仿佛害怕的人是她。

“……谢谢，露蒂。我没事。”玛丽笑着点点头。

“别磨蹭了，快走。”里昂说完，继续往前走去。

想到犯人玛丽·艾吉恩特也许已经有逃跑的能力，里昂不禁打了个冷颤。

（竟然分散了注意力。最近我有点儿不对劲……必须警惕起来。）

他警告自己。

睡神扫描

第六章

里昂开始提醒自己要留意玛丽，而真正确认她的身世，是在进入赛利尔不久。

虽然还不至于像提索尔森林那样，但赛利尔也同样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为了让几乎冻僵的身体暖和过来，众人决定先去找饭店。可就在一家飘荡着美味浓汤香气的饭店门前，站着几个士兵，是叛军。在旅店、食品店和花店的招牌前，也能看到他们同伴的身影。

（伍德隆没有进城真是明智。）

里昂松了一口气。考虑到这座小镇已被叛军攻陷，王子便带着杰露西在外面等候。

“我说，咱们赶快找个地方进去吧，菲莉娅都冻僵了，太可怜了。”斯坦向里昂抱怨道。里昂回过头，菲莉娅确实被冻得瑟瑟发抖。

“可是附近的士兵太多了吧？如果被盯上怎么办？”

就在露蒂担心时，两个叛军士兵朝众人跑了过来：“站住！你们是什么人？以前好像没见过啊。”

“什么人，嗯……”斯坦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一旁的露蒂也只是耸了耸肩。

“你们从哪儿来？”两个士兵中比较矮的那个看着里昂一行人，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大喊起来，“啊！你不是玛丽吗？”

他打量着玛丽，从心底感到震惊。

“你认识我吗？”玛丽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啊，咱们不是一起战斗过的同伴吗？”

露蒂一下子将目光转移到了玛丽的身上，里昂等人也惊讶地看着她。

“我和……你？”玛丽越来越觉得困惑不解。

“没错。不过我们都以为你已经在两年前的战斗中死了呢。可恶，不能光在这儿傻站着！”士兵慌慌张张地指着远处，“我去向队长报告！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千万别动！”

“等等，我们很冷……”

“别唧唧歪歪的！”焦急的士兵朝斯坦大吼道。

“出什么事了？”就在这时，一个没有穿铠甲，头发一直留到肩的男人出现了，似乎是听到了嘈杂的声音。

“达利斯队长！来得正好！”

“怎么了？”被称作达利斯的人顺着士兵的目光望去，“玛……”

当他看到玛丽时，脸色一瞬间变了。

“……你是谁？”玛丽不知所措地看着达利斯，男人的表情早已僵硬。

“你……难道……”但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转向了士兵，“长得确实很像，但你认错人了，不是她。”

“哎？不可能吧……可是……”

达利斯随便敷衍了两句，便把话题扯开了：“我要回海德堡，你们两个准备一下，和我一起去。”

“……是。”身材较矮的士兵仍是一副不能理解的样子。向达利斯敬礼后，他便和同伴一起离开了。

达利斯又转向里昂等人，以强硬的口气低声说道：“办完事就赶快离开这个国家。”

“等等。”露蒂往前走了一步，“你……是不是认识玛丽？”

（肯定是。）

里昂也将目光转向了达利斯。

（而且这个男人似乎已经注意到玛丽失忆了。）

“……”达利斯一言不发，只是转身准备离开。

“等一下！你……”玛丽向男人的背影伸出了手。

“……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达利斯慢慢回过头，一瞬间，他看玛丽的眼神变得很热烈，“下次再让我看到，决不会放过你们。”

说完，他飞速离开了。

“玛丽，你记得刚才那个人么？”斯坦问道。

依然呆呆地望着达利斯背影的玛丽轻轻摇了摇头：“不认识……我不认识

他，可是……啊，头疼……”

她蹲在地上，用手抱住了头。

“菲莉娅，快去把伍德隆他们叫来。现在可以进城了。”里昂的目光依旧停留在玛丽身上，然后向菲莉娅说道。

（这个女人曾经是叛军吗……）

菲莉娅点点头，立刻朝森林跑去。

露蒂走到玛丽身边，轻轻抱住了她的肩膀。

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她手中抱着一个已经用旧的布袋，看样子是要去买东西。看到玛丽后，她也蹲了下来：“怎么，不舒服吗？玛丽！这不是玛丽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玛丽猛地抬起头，脸色依然惨白。

“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中年妇女笑起来，眼角堆起了鱼尾纹，“哎呀，最近可真是好事不断啊。战斗胜利了，伊扎克也死了。”

听到贤王伊扎克的名字时，里昂不禁朝提索尔森林的方向望去。

“这些都是托克雷巴姆大人的洪福，他真是给我们带来好运了。”

“克雷巴姆……大人？”斯坦和露蒂面面相觑。

“玛丽，你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中年妇女继续开心地说着。

“家？”玛丽微微皱起了眉头。

露蒂蹭到妇女身边：“大婶，玛丽的家在什么地方？”

“镇子西边……你直接问玛丽不就行了。墙壁是绿色的，和以前一样，很好找。”她有些吃惊地看了看露蒂和玛丽，然后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食品店。

里昂突然感到什么，轻轻抬起了头。伍德隆、杰露西和菲莉娅就站在饭店前的路上。

“看来这个小镇不怎么欢迎王室成员啊……”王子自嘲似的笑了笑。刚刚他们似乎躲在旁边听到了众人的对话。

“那么说……太过分了……”杰露西握着拳，脸颊鼓鼓的。

“你们千万别在意，肯定是克雷巴姆骗了大家。”斯坦安慰起两人。

『恐怕没那么简单。』狄穆罗斯却反驳了他。

“为什么？”

“欢迎克雷巴姆的在这个国家大有人在。”里昂的解释让斯坦无言以对。

『这座城市大概就是叛军的据点。』

『总之这里不宜久留，做好补给工作后就立刻离开。』

克雷门提和狄穆罗斯继续说道。

“等一下。玛丽，走之前要不要去你家看一下？”露蒂严肃地看着自己的搭档。

“想去。”玛丽点点头。

“好，决定了。走吧，各位。”

狄穆罗斯的声音在正朝小镇西边走去的露蒂身后响起：『最好不要有什么多余的举动，伍德隆也和咱们在一起。』

“不是多余的举动！”露蒂皱起眉头，“是很重要的事。”

里昂明知自己应该帮助狄穆罗斯，但嘴却怎么也不听使唤。

这件事对露蒂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步的。

于是，一行人立刻开始寻找玛丽的家。

正如那个中年妇女所说，众人很快就找到了绿色墙壁的房子。

“是这里！”房子并没有上锁，刚走到门前，玛丽便立刻冲了进去。

“淡淡的绿色真漂亮……就像湿漉漉的小草一样。”菲莉娅看着墙壁微笑起来，她以为那会是更加鲜亮的绿色。

里昂等人也进去后，看到玛丽正背对着他们。

“好像已经很久没人住了。”露蒂不经意地说道。

屋子很冷清，完全感觉不到生活的气息，里面除了并不宽敞的厨房和卧室、小小的暖炉以及门，便不再有其他家具。

“啊……”玛丽突然朝厨房旁边的小台子走去。那里摆着一盆早已无人照料的花，枯黄的叶子无精打采地缩成了一团。

“这盆花是……”玛丽用颤抖的手指摸着枯萎的叶子。

里昂等人默默地看着玛丽，伍德隆小声说道：“从叶子的形状来判断，肯

定是雪白草。”

“嗯，是雪白草。”杰露西也小声应和道。

里昂想起，以前曾在植物学的书籍上看到过雪白草，那是一种生长在海德堡山脉的植物。

“花语是……”

“‘宝贵的回忆’。”杰露西刚刚开口，玛丽便接过了她的话，接着目光停留在了远方，“我和他……我们曾笑着说要在家里种满花……还有这个厨房……”

她慢慢地走向已经没有了炊烟的厨房：“我做饭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我身边，温柔地和我说话……他总是喜欢吃我做的东西。”

斯坦和菲莉娅吃惊地互相看了看。

里昂偷偷地看着自己的姐姐，她的脸上是惊愕、嫉妒以及各种复杂的表情。

玛丽又站到积满灰尘的暖炉前，轻轻抱住着自己：“……寒冷的夜晚，我们坐在暖炉旁，我轻轻靠在他身上……有时还会整晚都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玛丽……‘他’究竟是谁？”露蒂的话却仿佛根本没有传到玛丽的耳朵里。

“这座房子里有太多我们曾一起生活的幸福回忆……”玛丽突然拼命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玛丽！”露蒂立刻跑了过去。

“太痛苦了……记忆全都涌出来了……”抱着头的手轻轻垂了下来，大滴大滴的汗水从她的额头流下，“我的头……快炸了！”

“玛丽……”露蒂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搭档痛苦挣扎。

“啊……我能听到他的声音……”玛丽一动不动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在同伴们关切的目光中抬起头：“我……”

“玛丽……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斯坦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全都想起来了。”她用力点点头。

“能告诉我们‘他’是谁么？”露蒂又一次问道。

“他是这把短剑的主人。”玛丽拔出了与自己寸步不离、刻着“D.V.”两个字母的短剑，“叫达利斯·文森特。”

“达利斯？刚才遇到的那个人好像也叫达利斯……”斯坦歪头仔细回忆着。

“他是我的丈夫。”

“丈夫！”在场的每个人都惊讶地大叫起来。

只有伍德隆冷静地看了看里昂。如果在赛利尔被称为队长，那必定不是同伴。里昂轻轻点头后，王子便明白了一切。

“达利斯是个为理想而生的人，他想要改变这个国家。他所描述的这个国家的未来，点燃了很多人的梦想。”玛丽静静地诉说着。在讲给露蒂等人的同时，也再次确认自己的过去。“很多人聚集在他麾下，不知不觉间竟组成了‘赛利尔义勇军’。在他的身边支持他，便是我生存的意义。”她又顿了顿，继续寻找着记忆的线索，“……不知是多久以前了，这座小镇突然被王家的军队包围了。”

“是指两年前的叛乱么。”伍德隆不禁插话道。

但玛丽并没有在意：“达利斯身为义勇军的领袖，带领众人英勇作战。我也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战斗。但毕竟寡不敌众……义勇军战败。”

“为什么会这样？”斯坦问。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玛丽转向伍德隆，眼里充满了愤怒，连露蒂和菲莉娅都不禁屏住了呼吸。

“派出军队的正是国王伊扎克……你的父亲。”

“……”伍德隆沉默着，任凭玛丽发泄她的怒火。

“后来我和达利斯沿河逃跑，却没能躲过王家军队的追击。在陷入绝境时，达利斯只想让我得救，于是他就把我推下了悬崖……”

“推下悬崖？那你就是因为当时的撞击才失去记忆的？”

“也许吧。”玛丽回答。

“但为什么刚才达利斯没有注意到玛丽？”斯坦不解地问道。

露蒂立刻摇了摇头：“他肯定是假装不认识玛丽。”

『看来那个叫达利斯的人和这次的叛乱有很大关系。』

狄穆罗斯说完，菲莉娅便立刻明白了它的意思：“达利斯是不是和克雷巴姆同流合污了？”

“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应该回到这里？”玛丽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

露蒂轻轻叹口气，然后竖着食指，鼓励起自己的搭档：“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咱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直接去问本人，那才是最快的。”

“是啊。他说要去海德堡，和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谢谢你们。”玛丽看着露蒂和菲莉娅，恍惚地笑起来。

“既然决定了，那就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打起精神吧！”露蒂推着玛丽的后背，把她推到了外面。

“达利斯·文森特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伍德隆说道，“他曾主张赛利尔的独立，并引发了两年前的暴乱。”

『为什么要放任这种人不管？』狄穆罗斯立刻责备起来。

“听说他被关进监狱了……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王子掩饰不住自己的困惑，“……我的父亲一直都是人尽皆知的贤王，但为什么他对赛利尔的态度会如此强硬？”

“伍德隆……”

“抱歉。”向斯坦道过歉，他又继续说，“对于这个疑问，我必须自己找到答案。在那之前，我是不会继承王位的。”

里昂一边朝门外走去，一边催促起其他人：“先去海德堡再说。”

“雪、雪，下雪了！”在前往海德堡的路上，斯坦拖着长音，兴奋地喊着，又跑到路边捧起刚刚落下的雪，然后用舌尖舔了一下。“不过已经看腻了。我说，这个能不能吃？放进糖会不会很好吃？”

“这么冷的天，谁会想吃刨冰……”露蒂很无奈。

“啊，那这个呢？”斯坦把手套上的雪拍平，“看，冰棍。之前在诺伊舒达特不是没吃到么？”

“这么说来，后来怪物出现了，就没吃成……喂，斯坦！这种时候不要说些无聊的话！”露蒂瞪大眼睛盯着斯坦。

斯坦也提高了嗓音："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才更要说！大家都沉着脸，我就想说点儿有意思的事。"

"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太过分了！喂，里昂，帮忙说句话嘛，一句就好。"

里昂冷冷地瞥了一眼委屈的斯坦："白痴。"

露蒂"噗"地一声笑了出来。

海德堡异常安静。

就连斯坦也开不起玩笑来了。

"和多凯时一样，完全感觉不到有人活动，可真安静。"

"好像整座城市都在服丧……"

露蒂和菲莉娅环视着广场周围，然后叹了口气起。

虽然有些建筑物已被破坏，但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所为。

（恐怕克雷巴姆也在这里召唤怪物了。）

正当里昂思考时，一个凡达利亚士兵从覆盖着积雪的树后走了出来。

"殿下，您没事就好。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虽然有些失敬，但还请各位尽快躲起来。"

就在伍德隆和里昂等人一起躲在树后时，几个叛军士兵出现了，然后又朝广场方向走去。

"是巡逻的吧。"伍德隆说道。

"克雷巴姆在哪儿？"里昂向士兵问道。

"在城里。"士兵立刻回答了，"但是附近的敌人太多了，不可能从正面突破。"

"从密道走吧，就是之前我们逃出来的那条路。"

『那应该是防卫方面的最高机密吧。』狄穆罗斯低声问。

"不用介意，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同伴。"伍德隆一个个地看着斯坦等人。

"……"里昂一直都把随便将"同伴"这种词挂在嘴边的人当成白痴，但现在他的心里却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里昂一边想着，

一边避开了伍德隆的视线。

“我不是敌人！”斯坦的喊声从里面传来，他已经一个人冲了进去。

没想到，密道的入口竟然建在普通的民宅中。里昂等人追着斯坦，很快便走进了幽暗的密道。

（斯坦那家伙被人误认为是叛军了吧。）

里昂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闭嘴，毛贼！”

密道里的灯伴着粗犷的声音亮了起来。

“那声音……达森！你还活着！”伍德隆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了过去。

“殿、殿下！”正将剑对准斯坦的白发男性因惊讶而把剑掉在了地上，“殿下！真的是殿下！不会错！能活着见到您，我真是太感动了！”

虽然老人因战斗而弄得衣冠不整，但从其不卑不亢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应当是凡达利亚的重臣，而且他让伍德隆逃走，自己则留守在了城中。

“各位，到里面慢慢说吧。”达森一边克制住与伍德隆再次见面的激动心情，一边催促里昂等人往密道深处走。

“哎呀，得救了。”斯坦拍了拍胸口，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密道的暗门里还设有休息的场所，存放储备粮的箱子以及临时寝具整齐地堆放在墙边。达森让伍德隆等人坐在一个简易的能容纳六人的小桌前，自己则站在一旁，开始汇报情况：“克雷巴姆让城市里的人民惶恐不安，不知那家伙用了什么妖术，召唤了无数怪物。”

“是神之眼吧。”斯坦小声嘀咕着。

“而且更丢人的是叛军。他们打着改变这个国家的旗号，结果只是盲从于克雷巴姆。”

一直沉默不语的玛丽突然变了脸色。

“现在他们只会听从克雷巴姆的命令，在这座城市里胡作非为！”

“不可能！达利斯不会允许那种事发生的！”玛丽不禁大喊起来。

达森的眼神变得无比犀利：“你……为什么要帮那个男人说话？”

“啊，别介意……继续往下说。”露蒂摆着手，生硬地笑起来。

严肃的老臣干咳了几声，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先王果然英明，胆敢威胁王家的不忠之辈就应当被征讨。”

“威胁王家？”

面对伍德隆的疑问，达森颇为意外：“殿下不知道吗？两年前，有几个赛利尔人觐见先王，要求赛利尔独立——如果遭到拒绝，即使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再怎么傲慢无礼，也该有个限度。”

“怎么会！”玛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动用武力的话，王家派遣军队也是理所当然的。”

里昂说完，玛丽拼命地摇起头：“不可能！达利斯怎么会……”

伍德隆瞥了玛丽一眼，又继续问达森：“克雷巴姆在城里的什么地方？”

“大概在钟楼，经常有人看到他在那里。”

“钟楼……”露蒂又重复了一遍，“那达利斯也在？”

“当然在。他现在可是克雷巴姆的心腹。”说完，达森看了玛丽一眼。她应当和达利斯·文森特有什么渊源，但同时又是伍德隆的同伴，老臣感到很费解。

“我不知道……达利斯究竟在想什么……我真的这么不了解他吗？”

“玛丽，不要气馁，很快咱们就会知道真相了。”看到搭档手足无措，露蒂拍了拍她的肩膀，“放心吧，有我在呢。”

“……嗯。”玛丽抬起头，她本想打起精神，但笑容却显得十分僵硬。接着她仿佛是说给自己听一样小声说道：“如果达利斯真的和克雷巴姆同流合污……那我……”

『咱们该走了。』为了缓和气氛，狄穆罗斯以强硬的口气说道。

“和克雷巴姆一决胜负吧！”斯坦站起身离开了，露蒂、玛丽、菲莉娅和杰露西跟在后面。

就在里昂准备走向密道时，身后传来了伍德隆的声音。他不禁停下脚步，将身体靠在了墙上。

“达森，在你看来，我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是个不辱贤王之名的伟大君主。”老臣没有片刻的犹豫便回答了，“他

总是能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准确而果断地做出判断，从来没有犯过一次错误。”

“是吗。”伍德隆简短地回应了一句。

“殿下，人民的期待都寄托在了殿下身上。请您在处理完克雷巴姆的问题后立刻即位。”

“我……什么也不知道。那是多么可耻的过错……我究竟有没有继承父亲遗志的资格……”

（不知之过吗……）

里昂皱起了眉头。

突然一阵脚步声靠近过来，是杰露西跑了回来，里昂和她擦身而过。

“伍德隆殿下？大家都在等着呢。”

“啊，抱歉。马上就来。”

里昂一边加快脚步往密道走去，一边思考着。

（不知之过……和知而不为之过……究竟哪个更严重？总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必须向那个人发起反抗？）

斯坦等人在密道里跑了起来。里昂觉得他们的脚步声有些太响，可通往城里的出口处却没有一个士兵把守。

“钟楼在哪儿？”斯坦回过头问伍德隆。

“往那边走，从那里面可以上去。”王子指着楼梯回答。

“明白了。”斯坦点点头。

露蒂突然小声叫了出来。一个男人正站在前面的大厅中央，静静地看着众人。

“达利斯……”玛丽停下了脚步。

但男人的表情却没有一丝变化。伍德隆不禁看了看玛丽。

“有埋伏？”

“我警告过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国家了吧，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达利斯瞥了玛丽一眼。

“因为有事要问你。”

“而且还和伍德隆·凯尔宾在一起。”

就在玛丽准备回答时，达利斯已经拔出了剑。

“答案只有一个。”

“达利斯！”玛丽痛苦地喊叫着。

“住手，达利斯！玛丽已经想起你了！”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达利斯的眼神确实因斯坦的话而动摇了。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像要断绝什么似的挥起了剑：“你们说什么都没用了！做好准备吧！”

“达利斯！”

“不要，玛丽！快回来。”露蒂一把抓住了正朝达利斯跑去的搭档。

“放开我，露蒂！达利斯！达利斯！”

“斯坦！”露蒂喊道，因为她知道不可能一直抱得住比自己高大的玛丽。

“交给我吧！”斯坦架好狄穆罗斯，径直朝达利斯冲去。

“呀啊啊啊！”在宽敞的大厅中，回荡着达利斯的喊声。砍下的剑擦过斯坦的鼻尖，接着又向上挑去。

『危险，斯坦！你干什么呢！』狄穆罗斯责备道。

“哎哟。”斯坦小心翼翼地将下巴收回，又躲过了一次攻击，“这次轮到我了！”

斯坦身后的伍德隆与达利斯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准备开弓放箭。但杰露西早已准备好了自己心爱的弓箭：“伍德隆殿下，请交给我吧！”

“别杀了他。不对，别伤着他。”

“嗯……”杰露西有些困惑，不过很快她就锁定了目标。

斯坦飞身跳起，以飞燕连脚将达利斯打到了空中。

“哇啊！”在达利斯后仰的时候，他露出了破绽。

“趁现在！”

“好！”绷紧的弦弹了出去。杰露西的箭分毫不差地朝达利斯的右手手腕飞去，但碰到握着剑的手腕的却不是金属头，而是羽毛部分。

“啊！”达利斯因冲击力而将剑掉在了地上，但他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喔……）

里昂在心底感叹起少女的弓术。

与此同时，斯坦也已经落地，并将狄穆罗斯刺向了达利斯。

“啊！”

利刃撕裂了对方右臂的袖子，鲜血喷溅出来。达利斯向后退了两三步，渐渐倒下。

玛丽立刻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要刀枪相见？”泪从玛丽的脸颊上划过。

“玛丽……两年了，你还是那么美……”达利斯微微笑起来。

“白痴！”玛丽更用力地抱住了达利斯的肩。

斯坦好像已经忍了很久似的开了口：“达利斯，你到底知不知道克雷巴姆的所作所为？”

“嗯……”达利斯痛苦地点点头。

“那为什么还要帮他！”

露蒂突然抓住了斯坦的手：“斯坦，你太激动了。现在应该让玛丽说。”

“是啊……抱歉。”

达利斯又将目光转向玛丽，伤痛让他皱起了眉头。接着他缓缓地说道：“我曾希望……引导凡达利亚朝全新的方向发展。不是只由国王一人掌权，而是全民都可以参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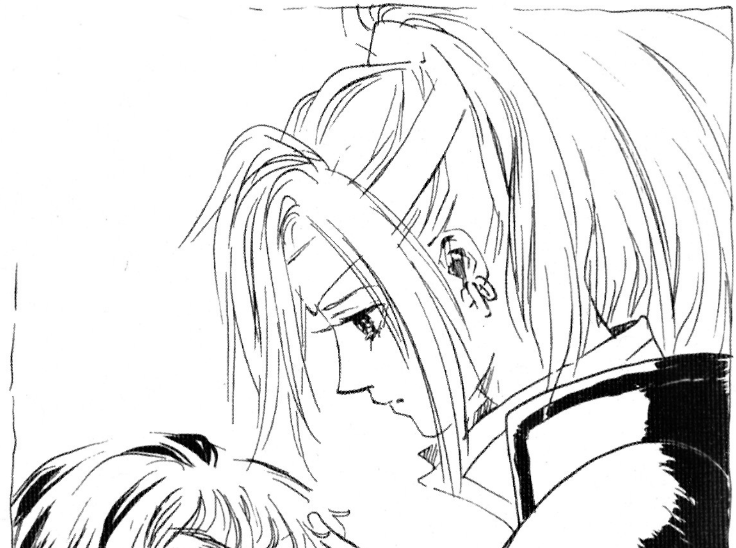
“嗯……你以前总是很兴奋地和我说这些。”玛丽怀念地点点头，“为了让这个国家进步，就必须提倡人民的权利，唤醒人民的意识。”

『这种想法并没有错，反而相当进步。』克雷门提赞叹道。

“但我太急功近利了……当时我的脑海中只有理想，只是拼命地主张权利。”达利斯继续往下说着，嘴角露出了嘲讽的笑容，“但我无法说服伊扎克，因为他也同样背负着很多东西。可是两年前的我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最终引发了暴乱么。』

『没错。』



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幼稚。”达利斯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妻子，“对不起玛丽，把你也卷了进来……”

本已停止的泪再次从玛丽的眼中涌出：“不要说这种见外的话。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里昂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人的心灵渐渐靠近。

“让玛丽逃走后，我被捕入狱。”达利斯继续说道，“之后在狱中度过的两年足以让我改变。依靠武力的争斗无法带来任何结果……被克雷巴姆释放后，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这一次，我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但……”

『但现实并不美好。』克雷门提叹了口气。

“克雷巴姆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下去凡达利亚会……”

“所以你才让玛丽离开这里。”一直沉默着的斯坦有些愤怒地小声说道，“既然你都明白，为什么还要帮克雷巴姆！”

达利斯抬起头看看斯坦，然后又将目光转向了一直盯着自己的伍德隆：“因为我被释放时，我的同伴们已经和克雷巴姆共同行动了。现在这种形势持续不了多久，叛乱总有一天会被镇压。到时总有人要出来承担责任。除了我自己，我想不到别人……”

“为了让参与叛乱的人免于获罪， 你打算牺牲自己吗？”菲莉娅皱起眉头问道。

“怎么会这样！”玛丽不知该说些什么。很明显，达利斯早就做好准备，打算一个人承担起一切。

“……那样做太过分了！”斯坦握紧拳头，“达利斯，你也该为玛丽考虑考虑！她好不容易才找回记忆，跑到这里来见你！啊……”突然他的话停住了，“伍德隆，你要干什么？”

里昂等人猛地看过去，伍德隆已经拔出了剑。

“你难道想杀了达利斯！”露蒂示意玛丽准备好武器。

“住手……伍德隆……”玛丽站起身来，挡在了达利斯前面。

“玛丽，请你让开。”伍德隆轻易地从玛丽身边擦过，用剑指着达利斯，“站起来，达利斯·文森特。”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惩罚我都接受……”达利斯按着流血不止的右臂，站起身来。

“很好。”伍德隆用力点点头。

“伍德隆！快住手！”玛丽突然跳了出来。悲伤的喊声回荡着，她张开双臂，保护着自己的丈夫。

（……嗯？）

就在那一瞬间，里昂的眼前出现了重影。

大喊着、张开双手的本应是玛丽，但他却好像看到了一个和自己很相似的人。

（刚才的是什么？我在保护谁？）

但一切都只在刹那间，那之后便什么也没有了。

伍德隆已经慢慢收起了剑。玛丽总算是松口气，双手也缓缓地放了下来。

王子看着惊讶的达利斯，说道：“你不能一直留在这里，赶快离开。”

“什么？”不仅是达利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

“先把伤养好，以后再来找我。”

“你想干什么？”达利斯的眼中充满了疑惑。

“我不会拒绝和你谈判的，我和父亲的做法不一样。”伍德隆说道。

一时间，达利斯竟然无言以对。

“你已经很努力了。为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咱们必须交流下——不是用兵器，而是用语言。”伍德隆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另一方面，叛军队长的表情在一瞬间凝固了：“贤王伊扎克的儿子原来是个远远超越其父的英杰……”刚刚的强硬态度一下软了下来，“我……输了。”

“达利斯……达利斯！”玛丽冲到丈夫身边，紧紧地抱住了他。

“我不会离开你的，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看着泪流满面的搭档，露蒂也不禁抽泣起来：“看来达利斯不是真的打算和克雷巴姆同流合污。”

她彻底放下心来。

『克雷巴姆似乎只是为了吸收叛军的力量而利用了他的名字。』

亚托怀特说完，菲莉娅便恼火起来："真是太狡诈了！"

"克雷巴姆！绝饶不了你！"斯坦已经无法抑制自己对克雷巴姆的愤恨。

（伍德隆……）

里昂暗想，正如达利斯所说，这个人将会成为一个超越其父的贤王。

（超越父亲……我可能根本就做不到。可是……）

"各位，有件事想拜托你们。"不知在丈夫的怀里哭了多久，玛丽突然抬起头，看着里昂等人，"我想和达利斯一起离开。"

"哎？"露蒂惊讶地叫出声来，"玛丽，你……"

但实际上，她并没有那么吃惊。露蒂已经预料到结局会是这样，于是便用一种不再挽留的表情看着玛丽。

"抱歉，现在这种情况我还……可是我……现在的我……"玛丽寻找着合适的词汇，"只想做达利斯的妻子……"

"好吧！你去吧，玛丽！"斯坦爽快地点了点头。

里昂本想说不要擅自决定，但话到嘴边终于没能说出口。

"是啊，你们这么恩爱，如果还说不行，那真是太不解风情了。"

"祝你们幸福。"

露蒂和玛丽说道。杰露西看着玛丽和达利斯，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里昂撩拨着刘海，然后转过身，背对着同伴。

『可以吗，少爷？她可是犯人。』夏露狄耶似乎看不下去了似的插了话。

"……哼，适当地报告一下就行了，比如说受了伤所以把她一个人留下之类的。"

这句话让玛丽立刻泪流满面："谢谢……你们……我真是太幸福了。"她看看丈夫，又走到凡达利亚王子面前，"伍德隆，谢谢你救了达利斯，感激不尽。"

看着深深鞠躬的玛丽，伍德隆摇摇头："应该道谢的人是我。托你们的

福，我现在已经有所准备了。”

“准备？”斯坦满脸困惑。

“我已经明白自己的立场和责任，做好了承担起一切的准备。”

“哎……好像明白了，又好像不太明白……”斯坦傻傻地挠着头。

（新国王诞生了么。）

里昂注视着那个已下定决心的人。

“为此，咱们必须先去打倒克雷巴姆。”

“嗯，走吧！”斯坦等人围在伍德隆身边，朝钟楼的方向走去。

（总之，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而且我原本就没有理由反对……）

里昂发觉，自己已经无法将目光从一心想要超越父亲的伍德隆身上移开。

（不，也许伍德隆早就摆脱了他父亲。当他决定好自己的道路时，周围人的目光便再也无所谓了。）

“各位，多保重！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伴随着玛丽的声音，里昂等人迈上了前往决战之路的阶梯。

睡神扫描

第七章

利用电梯和升降梯来到钟楼下方的里昂等人抬起头，看着盘旋而上的楼梯。

“克雷巴姆就在这上面吧。”斯坦握紧了拳头。

“嗯，神之眼肯定也在。”露蒂想起巨大的透镜，不禁发出了一丝诡异的声音。

“走吧！”斯坦向上跑去。

（这种时候那家伙总是跑在最前面。）

里昂看着斯坦的背影暗想。

那似乎并不单纯是因为斯坦缺乏谋略性，还因为他为了保证同伴的安全，而决定独自一人承担风险。

（一直以来我都只能从一个方面来看待别人——但深入了解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都在考虑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露蒂、菲莉娅和伍德隆跟在斯坦的身后。接下来是杰露西，她正略带惊讶地回过头看着一动不动的里昂。

“马上就来。”

说完，里昂迅速跑了过去。

螺旋状的楼梯不断地向上延伸着。

当众人终于走上最后一个台阶时，狂风呼啸的塔顶出现在他们面前。巨大的指针在钟表上刻画出时间的轨迹，在表盘中央，神之眼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悬浮于空。

那个男人正站在巨大透镜下——时针与分针的交汇处。

“克雷巴姆！这次你完了！”斯坦大吼道。

“你们……竟然会追到这里来。”克雷巴姆的视线在斯坦和里昂等人之间移动，他的嘴角轻轻向上翘了起来。突然，他睁大了眼睛。

“哎呀，这不是伍德隆殿下。”克雷巴姆毕恭毕敬地垂下头，满脸讽刺地嘲笑起不久前才被自己赶出去的人，“之前让您平安逃脱，没想到咱们这么快

就又见面了。”

“这么低级的挑衅如果能让我大发雷霆，那我也太不成熟了。”伍德隆苦笑着，然后表情严肃起来，“以凡达利亚王室的名义，这次我要和你算清总账！”

克雷巴姆不屑地“哼”了一声：“那么我就用这把剑，把你们全都解决。”

出鞘的剑竟然是守护者。

“伊肯迪诺斯！”伍德隆紧张地喊道。

『各位，不要管我，赶快打倒克雷巴姆！』伊肯迪诺斯对守护者同伴们喊道。

当然，克雷巴姆根本不可能听得到它的声音。

“接下来，我还要给你们一些奖励！”他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守护者，“让你们见识见识神之眼的力量！”

巨大透镜所散发的光芒开始暴走，直冲钟楼的顶盖。

“哼哼哈哈哈……在绝望中挣扎，然后痛苦地死去吧！”

顶盖不停地颤动着，接着便碎裂开来，化作了瓦砾。如漩涡般的云雾尽头，能看到覆盖着厚厚积雪的海德堡山脉。

“啊！快看那边！”杰露西指着幽暗的天空。伴随着剧烈的翅膀扇动声，巨大的龙从天而降。

“克雷巴姆用神之眼召唤出来的？”里昂拔出夏露狄耶，朝同伴们喊道，“准备迎战！都分散开，不要集中在一起！”

“来吧，我来解决你！”斯坦独自冲上前，紧握着狄穆罗斯的双手高高举了起来。

巨龙闪着红光的眼睛锁定了他。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吼声，真空波从双翼下卷出。

“哇啊！”斯坦翻滚着，总算是躲过了真空波，却遭到了手持伊肯迪诺斯的克雷巴姆偷袭。里昂立刻架起夏露狄耶，从敌人的身后发动了进攻。

“呃！”狄穆罗斯拦住了伊肯迪诺斯，守护者之间的摩擦碰撞声回荡着。

『斯坦，趁现在！』

斯坦以灼光拳将克雷巴姆打到了空中。

“看好啦！”

“雹雨！”

露蒂的攻击才刚刚结束，站在塔边的杰露西便拉开弓，一口气射出了八支箭。浮在空中的克雷巴姆被如冰雹一般的箭射中，摔在地上。

与此同时，巨龙再次接近了。

里昂小心地避开它那张血盆大口中喷出的火焰，然后退到了巨龙的侧面。但倒在地上的克雷巴姆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腕。

“我还……没有输！”克雷巴姆盯着里昂，然后猛地挥动起伊肯迪诺斯，站起身来。

“放手！”

在纠缠在一起的两人身后，菲莉娅开始咏唱：“不可原谅！愿神之圣裁降临于邪恶灵魂之上……Sacred Blame！”

倾泻而下的圣光压制住了克雷巴姆的轮回灭冲，伊肯迪诺斯的冲击波朝天空飞去。

但克雷巴姆依然没有放下守护者。

伍德隆立刻冲了过去：“就让你见识见识！别以为这么简单就结束了！裂冲苍破尘！”

“啊啊！”伴随着伍德隆的喊声，克雷巴姆向后飞去。

里昂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崩龙斩光剑！”

他先用短剑无数次地刺向对手，最后用夏露狄耶了结了克雷巴姆。

“不可能！我不可能……”克雷巴姆本打算卷土重来，却倒在了大钟的表针上。

“赢了！”斯坦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擦去了额头上的汗。

“被这家伙折腾得那么惨，现在终于能作个了结了。”

露蒂说完，菲莉娅也点了点头。从她的眼镜深处透出一丝严肃的目光：“克雷巴姆，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恶行都只是徒劳无功。”

“把伊肯迪诺斯还给我，克雷巴姆。”

伍德隆慢慢地靠近敌人，但对方却突然站了起来：“一群蠢货！别以为这

样就能打倒我！”

男人头上的神之眼发出了“呲呲呲”的声音，暴走的力量像火花一般从中心的核迸发起来。

“伍德隆殿下！”身后传来了杰露西的喊声。

克雷巴姆阴险地笑着，然后按住伤口将伊肯迪诺斯举了起来：“只要有神之眼……我就是无敌的！”

碰触到神之眼的瞬间，剑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啊啊啊啊啊啊啊！』守护者惨叫起来。

『不好！他打算直接将神之眼的力量注入到伊肯迪诺斯中么！』狄穆罗斯焦急地说道。

『这么下去，守护者的核会被毁掉的！』亚托怀特也紧张起来。虽然知道神之眼的威力，但众人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里昂走上前，希望能有什么办法。

（只要在不接触伊肯迪诺斯的情况下打倒克雷巴姆，或许……）

但夏露狄耶却立刻制止了他：『少爷，快回来，太危险了！』

耀眼的光芒晃得里昂等人根本睁不开眼。

克雷巴姆的眼中释放出了异样的光芒，神之眼的力量就好像从他的身体里喷涌而出一般。

“这把剑上寄宿着神之眼的力量，我就要用它打倒你们！”克雷巴姆的声音有些僵硬，身体也颤抖起来。

“住手，克雷巴姆！”已忍无可忍的伍德隆朝克雷巴姆冲去。

“伍德隆，危险！”斯坦死死抓住王子的手臂，将他拉了回来。

神之眼的力量开始溢出，被其辐射只是片刻之间的事。

“啊啊！”强烈的光芒包围着克雷巴姆的身体，他根本无法承受神之眼的力量，很快便倒地不起。

『愚蠢……早就知道他会有这种下场……』克雷门提感叹道。

“哼，真是自取灭亡。”里昂低下头，不屑地看着倒在地上的男人，然后将目光转移到了神之眼上。巨大的透镜又开始闪耀和平常一样的青白色光芒，

沉寂地待在原地。

“神之眼的光芒平静下来了……”

“唉，刚才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菲莉娅和露蒂松了口气。

看到守护者掉落在克雷巴姆身边后，伍德隆走过去，然后弯下腰，捡起了曾经以自己的父亲为主人的剑。

“……伊肯迪诺斯。”

『……』

“伊肯迪诺斯？”伍德隆的心悬了起来，“伊肯迪诺斯，你怎么了？”

注意到守护者异常的不止他一个：『为什么不说话，快回答啊！』狄穆罗斯焦急地催促着曾经的同伴。

『等等。』亚托怀特打断了它，『会不会是它想说也说不出来？』

“是说守护者坏了么？”

（剑根本就不可能承受得了神之眼的力量……）

里昂看着伍德隆手中的伊肯迪诺斯的核，不禁产生了疑问。

“什么！坏了？”斯坦也惊慌地跑到伍德隆身边。

『伊肯迪诺斯？』就连平时说话小心谨慎的夏露狄耶也忍不住叫了起来。

『伊肯迪诺斯，喂！快回答啊！』狄穆罗斯的声音已经超越焦急，而更接近愤怒。

克雷门提轻叹一声：『嗯，虽然还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机能，但是……』

『应该已经完全无法与他人交流了。』亚托怀特叹了口气。

狄穆罗斯已经想到了以后的事情：『那它还能选伍德隆做新的主人么？』

『以这种状态来看恐怕是不行了。』克雷门提立刻否定了狄穆罗斯的疑问。

伍德隆继续不断地挥动着守护者，又将其高高举起，但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不行么……”他看着手中的伊肯迪诺斯，“好不容易才从克雷巴姆手中夺了回来……”

斯坦等人也同样不甘心。

“能不能修好？”里昂问道。

『需要专用设备。』夏露狄耶立刻回应，『但可惜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伊肯迪诺斯……』亚托怀特又深深叹了口气。

更为讽刺的是，破坏了守护者的巨大透镜所散发出的光芒越发耀眼。

空气变得沉重起来。

但打破沉默的正是当事人伍德隆："能够夺回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各位守护者，谢谢你们。"

他向守护者道过谢，狄穆罗斯依旧严肃地回答：『我们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用不着道谢。』

"不过，神之眼的光……越来越强烈了。"斯坦朝刚刚稳定下来的神之眼走去。

"好像会被它吸进去一样。"菲莉娅好像还没有完全平静，她用手捂着胸口，身体颤抖起来。

"好可怕……"杰露西也胆怯地点点头。

"说实话，我真不相信这东西是透镜，看着都觉得晦气。"露蒂叉起腰，打量着包裹着了浮在半空的核的透镜。

里昂看着她的侧脸，那种表情并不是一个对金钱极度敏感的盗贼所有的。

（对了，等到回到达利尔杰伊特的时候……）

就在里昂想这些事时，倒在不远处的克雷巴姆微微抽搐了一下，他立刻警觉起来。

"结果……"克雷巴姆用尽全身力气抬起头来。看到里昂后，他那染了血的嘴唇略微抽动着，嗓子里挤出了一丝沙哑的声音："结果那家伙的计划顺利进行……这下你满意了吧，里昂……"

"计划？谁的？"里昂皱起眉，问道。

斯坦等人不解地看着两人，原本克雷巴姆竟然还有力气说话就已经很难以置信了。

克雷巴姆低声笑起来，翻起眼看着里昂："……原来如此，其实你和我一样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克雷巴姆的嘴唇又动起来："不知道自己只是一枚棋子的家伙……可真是幸运啊……"

但他的话却到此为止，浑浊的瞳孔渐渐失去了光芒，半张的嘴唇一动不动，头扎进了钟楼冰冷的地面。

"克雷巴姆！喂！"里昂半跪在男人的身边大喊着，但克雷巴姆却没有回应他。

"……哼，死了么。"里昂站起来，转过身时，目光刚好与伍德隆碰在一起。

"你打算把神之眼……带回塞伊喀鲁特？"

"……这是我的任务。"里昂一边想他到底要说什么，一边点点头。

"怎么运走？"

"我打算用克雷巴姆乘坐的飞行龙。"

"我是不是也该跟去……"伍德隆一边思考，一边看着眼前的透镜，"不能把神之眼交给塞伊喀鲁特单独管理……"

在旁边听着两人对话的菲莉娅突然说道："斯坦，你怎么了？怎么那么严肃？"

斯坦环视着同伴，表情没有一丝变化："我在想，是不是马上把神之眼破坏掉比较好？"

『你说什么？』狄穆罗斯立刻反问道。

（白痴……又说傻话！）

虽说是习以为常的事，但里昂还是大吃一惊。

"正因为有这东西在，才有那么多人遭殃……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毁了。"斯坦认为，已经没必要把神之眼再送回到塞伊喀鲁特。

『斯坦……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那不可能。』狄穆罗斯就像劝孩子一样说道道。

"为什么？"

『如果能破坏，一千年前我们早就那么做了。』亚托怀特继续向他解释。

"不能破坏吗？"

『正因为无法破坏，才特意将其隐藏起来的。』

“怎么会！”就算是克雷门提的话，也无法说服斯坦，“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现在和一千年前不一样了。”

“我也来帮忙吧。”伍德隆朝站在神之眼旁边的斯坦走去。

“伍德隆……谢谢！”

“不客气。”他摇摇头，“神之眼的存在可能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既然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就应该破坏神之眼。”

斯坦准备好狄穆罗斯时，菲莉娅也走上前：“其实……我和斯坦想的一样。”

“菲莉娅……”

菲莉娅盯着手中的克雷门提：“虽然会惹艾尔兹主教生气，但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她坚定地抬起头，“我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的。”

『嗯……看来就算阻止，你也不会听了。』克雷门提放弃了继续说服菲莉娅的打算。

露蒂看看同伴，仔细地思考着：“这么大的透镜不能换成钱虽然很让人心痛……”

如果不能把神之眼带回去，她当然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

“但要是再有白痴拿来乱用，那更麻烦。”

『露蒂……』听到万年守财奴主人说出这样的话，亚托怀特也只能死心了。

『斯坦，你是认真的么？』狄穆罗斯再次向斯坦进行确认。

“嗯，我决定了，一定要把它毁掉！”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不阻止了。』

狄穆罗斯说完，斯坦又看了看身后的里昂：“里昂，你打算怎么办？”

（竟然问我打算怎么办……）

“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的任务是什么了？”里昂有些生气，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家伙要问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我是不会允许违反国王陛下命令的事情发生的！”

“可是……里昂……”

“……哼。”看着依然不肯收起守护者、眼神在他和神之眼之间飘忽不定的斯坦，里昂渐渐认输了。

（这家伙根本不在乎国家或者是自己的性命。他竟然会对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不被任何东西束缚如此深信不疑。）

“……要破坏的话就赶快动手吧。”里昂拔出夏露狄耶，走到了神之眼前。

斯坦兴奋地大叫起来：“里昂！”

“我也来帮忙吧！”杰露西也准备好了弓箭。

“好！彻底破坏掉神之眼吧！”

以斯坦的话音为信号，众人挥动起守护者，拉开了弓箭。但神之眼却将他们的攻击全部反弹回去，而且在反弹的过程中，光芒越发强烈，仿佛在示威一般。

“再来一次……这次肯定行！”斯坦不断变换角度和挥剑的方式，但很快就到了极限。

“我不行了……”他失望地喘着粗气，“根本就弄不坏，这东西到底有多硬啊……”

『果然不行……』克雷门提无奈地叹口气。

“……可恶！”斯坦狠狠地握住了守护者。

『放弃吧，再怎么弄也只是白费力气。』狄穆罗斯说道。这句话就像是最后通牒，同伴们一下变得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哈……”露蒂也疲软地在地上坐了一阵，但很快她就重新打起精神，站起身来，“那就没办法了，把它运到塞伊喀鲁特去吧。”

“露蒂？”斯坦抬起头，看着态度突然变得豪爽的露蒂。

“咱们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交给上头的那些人吧。”露蒂说完，又将目光转移到伍德隆身上，“是吧？伍德隆。”

“嗯，我可以保证。”他立刻表示认同。

“看吧。”露蒂耸耸肩，边说边把亚托怀特收进剑鞘中，“这样不就行了，而且咱们已经完成原本的任务了。”

（怎么回事？）

露蒂刚刚的动作让里昂感到一丝微妙的不协调，他觉得至今为止姐姐也有

过几次相同的举动。

（明明性子那么烈，可刚才为什么还要压抑自己的脾气？）

“没错……嗯，就这么办吧！”斯坦连连点头，“昂首挺胸地回塞伊喀鲁特吧！”

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的满足而灿烂的表情。

里昂的目光一直追着准备离开的露蒂。

回到达利尔杰伊特，一定能得到答案。里昂觉得，自己和姐姐接触的时间太少了。

飞行龙停在海德堡城后面，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将其伪装了起来。

在达森的帮助下，里昂等人比预想中更快将神之眼搬运上飞行龙，离开了海德堡。

“好久没坐飞行龙了。”风呼啸而过，斯坦站在甲板上，提高了嗓音说道。

菲莉娅、露蒂、伍德隆和杰露西围在他身边。

“你上次坐飞行龙的时候不是差点儿被处刑么？现在还这么高兴……”

“是吗，斯坦？”杰露西瞪大了眼睛。

“没错。”露蒂开始手舞足蹈地讲起来，“这家伙坐飞行龙偷渡的时候在仓库里睡着了，结果被人发现，还被当成了间谍。是不是很让人无奈？”

“可真是波澜万丈的人生。”杰露西仔细打量着斯坦，说道。

『你这莽撞的性格还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啊。』狄穆罗斯也很无奈。

“也无所谓吧，反正最后都很顺利。”

里昂站在甲板的角落里看着斯坦，但飞行龙所特有的摇摆却渐渐让他无法忍受。

“唔……”

『少爷，你还好吧？』夏露狄耶关切地问。

“嗯……我要回船舱休息了。”

『也好。』

里昂将斯坦等人的喧闹声抛在背后，独自回到了船舱。

喝过水之后，里昂便躺在了床上。与船上又小又硬的床比起来，飞行龙上宽敞而柔软的床总算是让他感到一点舒适。里昂用被子盖住身体，然后靠在墙上，但却觉得越来越恶心。

“……”

『少爷，再坚持一下。』

“我知道……”

就在他擦拭冷汗的时候，门突然“砰”地一声打开了。

“里昂，不舒服吗？”斯坦很没礼貌地闯了进来，露蒂就跟在他身后。

“没什么……我只是想躺一会儿。”里昂的脸色很难看，连抱怨两人不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露蒂毫不客气地把脸凑近，笑着问：“你……不会是晕飞行龙吧？”

『啊……』露蒂的敏感让夏露狄耶不禁惊讶地发出声音来。

“……真烦人，少来管我。”

露蒂毫不理会背过身的里昂，拉开被子坐在他身边，然后又抓起了他纤细的手腕：“你可真像个孩子。”

“啊，你要……”

“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话，就会舒服一些。像这样。”露蒂打开里昂的手，掐住了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地方。

“疼！”

“还有这里，也很管用。”接着她用拇指按住了手腕下方的内侧，边说边看看里昂，“只要记住，自己也能做。怎么样？”

“哼，好像有点儿用。”里昂垂下眼皮，惊讶于晕眩的感觉已经得到了缓解。第一次接触到姐姐的手，竟然是那么柔软而温暖。

“是吧？”

“厉害！”斯坦在一旁感叹起来，“不过露蒂，你怎么会这么了解穴位？难道是有晕车船的家人？”

她的目光突然变得飘忽不定，只是含糊不清地回答了。



“不过你还真是粗鲁。”里昂一边揉着自己的手——手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边说道。

“我妹妹莉莉丝更夸张！”斯坦笑起来，“她左手拿勺，右手拿锅……”

才刚开口，他就笑出声来：“……那动静足以震破鼓膜了。就算是我这么爱睡懒觉的人，也能被一下子吵醒。不过那样其实也不错啊。”

“……斯坦？”

在露蒂的注视下，斯坦有些恍惚地走出了船舱。

“大概是想家了吧。”她笑了笑，又变得严肃起来，“里昂，谢谢你。”

“……为什么？”里昂一脸茫然。

“谢谢你放过玛丽……”

“那件事啊……不用再提了。”

“那你自己保重。”露蒂满脸阳光地挥挥手，迈着轻盈的步子回到了甲板。

『总觉得她……好像是被什么附身了。』夏露狄耶诧异地说道。

“……”

『大概是因为能拿到报酬所以很兴奋吧。』

“夏露……”

『对不起，少爷。』

里昂沉默着，再次回想起露蒂说过的“你可真像个孩子”。

到达塞伊喀鲁特城时，里昂已经好了很多。但在进入谒见大厅后，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父亲休格·吉鲁库利斯特身上，而非国王或德莱顿将军，对于这样的自己，里昂再次感到厌恶。

“你们能夺回神之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国王站起身，赞赏着一行人，“还有伍德隆殿下，能亲自将神之眼送到，感激不尽！”

伍德隆轻轻点点头：“希望能尽快解决神之眼的保管问题。”

“嗯，如果我们两国联手，一定能建立起万无一失的保管体系。”

“愿效犬马之劳。”

德莱顿看着伍德隆恭恭敬敬地向国王施过礼，又将目光转向里昂：“里

昂·马格那斯。”

“是。”

“你成功地完成了监视犯人的任务。”德莱顿满意地说道，“虽然损失一人非常可惜，但我们对你的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嗯哼。”露蒂小声嗽起嗓子。

“非常感谢。”里昂干脆地回应道。

德莱顿扬起下巴，看着站在伍德隆和里昂身后的两人：“接下来，斯坦·艾露隆以及露蒂·凯特雷特。”

“是！”

斯坦充满活力地回答完，国王继续说道：“你们的功劳也不容小视，而且还成功夺回了飞行龙，鉴于此，现在就赦免你们二人。”

露蒂长出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斯坦·艾露隆，下面是关于士官的事情……”

将军正准备继续说下去，斯坦却出人意料地打断了他的话：“抱歉。我……能不能放弃？”

“你说什么？”一脸惊讶表情的不止是国王，同伴们也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斯坦。

『你真的愿意么，斯坦？』狄穆罗斯也问道。

“这次的任务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斯坦抬起头，“我遇到过很多人，见识到很多事，也考虑了很多。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遇到更多的人。”

（一直以为这家伙只是个白痴，没想到他竟然会考虑这么多事……不对……）

里昂暗自觉得惊讶，不禁在心中自问自答起来。

（我真的只把斯坦当成白痴了么？）

“如果成为士兵，那就做不到了吧。”塞伊喀鲁特国王仔细地寻找着对策。

“非常抱歉。但是我希望能去追寻自己的理想，所以现在……”

看着满脸歉意的斯坦，国王继续问：“……那么你辞掉士官之后接下来打

算做什么？”

“我会先回故乡，然后再考虑以后的事情。”

“是吗……”国王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好吧，士官的职位我先替你保管，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我国将会为你留出位子。”

“国王陛下……”斯坦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

“但是，你必须把狄穆罗斯还回来，那原本是归我国所有的。如果你想拿回去，就赶快来当士官，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能原谅我的任性！”斯坦爽朗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那么伍德隆殿下，现在就开始讨论神之眼的问题吧。”

“好。”伍德隆又回过头看着守护者主人们，“那具体的就要拜托各位守护者了。”

“哎呀，本以为马上就能回去呢，看来是不可能了。”斯坦走到达利尔杰伊特的出口，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咱们一定要亲眼看着神之眼被封印。”菲莉娅微笑道。

关于封印神之眼的讨论渐渐变得激烈起来，比预想的耗费了更多时间，城市已经迎来了又一个黄昏。

里昂一直没有看到本应一起离开王城的露蒂，虽然心里很在意，但他却始终沉默着。

“在各位守护者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完成了万无一失的封印设施。今后我国以及塞伊喀鲁特的军队将长期驻守，放心吧。”伍德隆兴奋地说道。

『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做的事情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只有信任你们了。』

『是啊……』

克雷门提和狄穆罗斯说道。

“那么我就和杰露西一起从杰诺斯回国了。”

伍德隆说完，杰露西也吐着舌头调皮地看着斯坦：“斯坦，有空再来凡达利亚。不过不是从天上来。”

“希望你们也能到王城里来，凡达利亚非常欢迎你们。还有玛丽他们也交

给我吧。”

“我一定会去看你们的，请多保重！”

斯坦挥手后，两人便笑着朝杰诺斯走去。

“……那么我也要回神殿了。”

菲莉娅告过别后，斯坦说道：“菲莉娅……真是遇到了不少事，辛苦你了。”

“不会。结束之后再想想，这次的冒险真的很快乐。对于我这个只知道神殿的人来说，是一次了解外面世界的宝贵机会。你们能让我得到这个机会，真是非常感谢。”

“我也是，菲莉娅帮了我不少忙。”

“……那么请多保重。”

里昂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同伴们一个个地离开了。

风渐渐吹了起来。

“斯坦先生。”一个士兵走了过来，带着歉意说道，“非常抱歉，请将守护者交还……”

“嗯，是啊。”发觉自己将守护者带出王城后，斯坦挠了挠头。“虽然有些舍不得，不过咱们就要分开了，狄穆罗斯。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变得更强，你就等着吧。”

『我可不能保证会等你。如果找到更合适的人，我会马上换主人。』

虽然嘴上这么说，它的话却总透出一丝寂寞。

“真是的，你也应该表现得不舍一点儿啊……那再见了。”

『……啊。』

从斯坦的手中接过狄穆罗斯后，士兵迅速离开了。

『狄穆罗斯一点儿都不老实。』夏露狄耶笑道。

“里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斯坦问。

“继续等待新的命令。”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啊，你也挺累的。”

“这就是我这个客座剑士的职责。”里昂平淡地说回答道。

“能和里昂一起冒险真是太好了。虽然遇到了很多事，不过我很开心。”斯坦伸出了手。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斯坦学着里昂的口气说完，又高兴地笑起来，“哈哈，就知道你会说。”

“别学我！”

“……我说，里昂。”斯坦收敛了笑容，直视着里昂，“对里昂来说，现在的我和你是不是平等的？”

“那个……”

“对我来说，你可是非常重要的朋友。”

“你……”瞬间的惊慌失措让里昂说不出话来，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哼，净说些无聊的话！听好，别让我没完没了地重复。”里昂有些生气，喋喋不休地说着，“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

里昂避开斯坦的视线后，又小声嘀咕道：“不过……稍微认可你一下也没什么关系。”

斯坦的手一下子握住了里昂的手，透过护手，两人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这是他们第一次握手。

“这样真不错。”

“……哼。”

里昂在心里默念着，让斯坦赶快回到他那可怕的妹妹身边，但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

脚步声渐渐离近，两人的手也分开了。

“斯坦先生，飞行龙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又一个士兵向斯坦敬礼道。

国王为斯坦安排了回菲兹喀鲁特的飞行龙，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我还想去和露蒂告个别……不知她去哪儿了。”

“刚刚还在城里。”

里昂仔细搜寻着城里的每一个角落，但都没有看到露蒂的身影。

“是吗，那我去找找看。抱歉，能不能等一会儿？”

“好的，我就在这里等着。”

斯坦立刻离开了。

当看不到他的身影后，里昂开口对面前的士兵说：“……可真慢啊。”

“是！非常抱歉。因为突然派我去准备飞行龙……”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那些都无所谓，快让我看看。”里昂打断士兵的话，然后伸出了手。

“是。”士兵取出了一本册子。

“虽说是被赦免，但这是与盗贼相关的机密事项，不要泄露出去。”

“明白！”里昂拿着册子，向自己的家走去。

『不等他们俩了吗，少爷？』夏露狄耶有些慌张地问道。

“他们俩？”

『斯坦和露蒂。』

里昂没有回答，只是一边走一边看着写着“关于露蒂·凯特雷特的报告”的小册子。

（“露蒂·凯特雷特，年龄约为十八岁……出身于克雷斯达的孤儿院。该孤儿院自数年前起便陷入经营危机，现在债务期限已经延长。如在期限内未能及时还款，孤儿院将被拆除……”）

“孤儿院……”里昂小声念叨着。

（露蒂被抛弃……是被扔在孤儿院了么？）

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是休格冷漠的神情——面对长途跋涉终于回来的儿子，他却连一个笑容都没有。

——露蒂是被克丽丝抛弃的。

休格那天的话再次回荡在里昂耳边。

他继续往下看报告。

（“在哈梅兹被捕前后，曾多次给克雷斯达寄钱”……寄钱？）

愕然。

他终于知道姐姐为什么会成为“欲望魔女”了，而她有时会压抑自己的感情，也是因为自己在孤儿院长大。

但里昂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在一起冒险的过程中，露蒂还一直在寄钱。

『少爷？』夏露狄耶再次叫道。

“……有事？我要回家了。”

『但是你真打算一直这样下去？不告诉她你是她的弟弟？』

里昂的脚步突然停下了：“就这样吧，我一辈子都不会让她知道的。”

那样最好，里昂就像是在告诫自己一样想着。

“玛丽安，我回来了。”敷衍过管家伦勃朗夸张的迎接，里昂溜进了二楼的客厅。

休格还没有回来。

“欢迎回家，艾米利奥。”玛丽安正在厨房里搅拌着锅里的汤。由于已经得到里昂回来的消息，在看到他时玛丽安并没有显得很吃惊，但她依然笑得非常开心。

“晚饭想吃什么？”

里昂坐在椅子上：“茶就可以了。”

“那可不行。你是不是又瘦了？”

“趁着我还没忘，给，礼物。”里昂将一个小信封递给了走出厨房的玛丽安。

“噢，是什么呢？”

“一封信而已，在斯诺夫利亚旅店里写的。”

里昂说着，玛丽安便已经拆开了信封，一个便签出现在她眼前。

“‘伊蕾娜托我带给你的’……只有一行字？是什么？”

“这个。”里昂取出了绣着珊瑚色字样的手帕，“我去菲兹喀鲁特分公司时她交给我的。”

“哎呀。”玛丽安看着便签和手帕，开心地笑起来，“艾米利奥可真是的，说起信，我还以为你又写了旅途时的事情呢。”

（确实写了，不过那是封毫无取舍的流水信……）

里昂在心里有些无奈。

“说起来，之前你也给我写过信，我生日那天。”

“！”里昂的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起来，没想到她竟然还记得。

（果然是被玛丽安拿走了。）

“我以为写的是‘生日快乐’，结果打开便签一看，上面写着‘一直以来谢谢你’，也只有一行字。”

“写的是那些吗？”里昂装傻似的问道。

“肯定是，要不要我拿给你看？”

“不用了，还是先给我一杯茶吧……”

“哦，不行，我得赶快去准备了。谢谢你专程帮我把手帕带回来。”她立刻赶回了厨房。

幸福填满了两人之间的空隙。

（玛丽安还保留着那张卡片！）

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茶已经放到了桌子上。

“斯坦可真是个白痴，竟然想往雪里放糖，做成刨冰，而且他还以为只要把雪拍平就能做出冰棍。”里昂一个接一个地给玛丽安讲着旅途中的故事。他的脸上微微泛着淡淡的红，如同喝过酒一般。

“有那么多雪啊，我还没见过那么厚的积雪呢。真想去看看。”玛丽安的目光停在了远方。

“……哪天带你去，我保证。”

里昂说完，她静静地笑起来：“太好了……如果真的能去就好了。”

“肯定能去，不是说了我保证嘛。”

“……嗯，我还想再见一次斯坦，和他好好聊聊，因为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还不了解情况。”

“嗯……还有，斯坦还跟我说了奇怪的话。”里昂翘起二郎腿，用手拖住下巴，“他说我是他‘重要的朋友’，奇怪吧？”

“可是现在你显得很高兴啊。”

玛丽安的话让里昂慌张起来：“别、别说傻话。”

“呵呵……来，再给你倒杯茶。”

“啊，嗯，谢谢。”

冒着热气的茶从茶壶里倒进了杯子里，浓郁的香气和温暖将两个人的心都融化了。

“不过……一切都能顺利结束真是太好了。”

“是啊……希望一切都结束了……”里昂陷入了沉思，然后以连自己都没有发觉的声音小声嘀咕着，“但我总觉得现在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也许是错觉吧？”

“你说什么，艾米利奥？”玛丽安疑惑地歪头看着他。

“啊，没什么……我说玛丽安泡的茶是最好喝的。”

里昂拿起茶杯，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微笑。

在饭厅中见到休格是在第二天的早上。

“休格先生，我回来了。”在王城中里昂没能和他打上招呼，现在准备把情况汇报一遍。

但父亲却只是从眼镜的深处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只是让你去夺回神之眼，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你不觉得很丢脸么？”

“……十分抱歉。”

休格没再多说什么，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哼。”里昂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至今为止，他都多少希望能得到休格的赞扬，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本应失落才对。

（为什么我现在既不痛苦也不恼火……这样更好。）

他在心中强调着自己的这种想法。

和斯坦等人在旅途中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以及得到的，都已经留在他的心中。即便是亲生父亲，休格也无法动摇这一切。

（以后我不能只听从命令。我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行动，即使没人能理解也无所谓！）

里昂站在走廊里，握紧了拳头。

静静的夜，灯火的光芒轻轻摇曳着。

挂在墙上的肖像画上，克丽丝·凯特雷特正微笑着，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已经跟你说过不行了吧！”里昂瞪着站在眼前的父亲。

（这时候把我叫出来，没想到竟然是这种事！）

在里昂回到家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一个女仆叫里昂立刻前往休格的房间。让他惊讶的是，房间里除了休格之外，还有伦勃朗和伊蕾娜父女以及奥伯隆公司卡尔巴雷伊斯分公司的巴鲁克。虽然这些人是必定会出席公司的商务会议的，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身上都裹着黑色的袍子。

“为什么你还不明白！”休格举起手，然后以巨大的力量将里昂打飞出去。

“啊！”里昂撞在墙上，又摔倒在地。

『少爷！』夏露狄耶焦急地喊道，但它却无能为力。

（这力量太可怕了……简直就不像是人类所能拥有的……）

里昂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一边想。

“真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老老实实顺从我不就行了。”

他用尽全身力气，抬起头看着慢慢逼近的休格:“……我拒绝。”

“哎呀呀，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听话了？”休格就像看一颗石子一样低头看着自己的儿子里昂，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呃！”

（奇怪……）

里昂拼命地思考着。

（明明是常见的面孔，现在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难道这才是奥伯隆公司的真面目么？）

“难道是你和那些贱民一起行动的时候学会的？”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不会任由你摆布的。”以倔强的口气说完，里昂站了起来。

“……再让他吃点儿苦头？”

休格恼火地说完，伦勃朗走上前：“请交给我吧。”他神秘地打开了一扇门，“看看对面的那个人，你认识么？”

“对面？”里昂透过淡淡的黑暗，顺着伦勃朗所指的方向朝门的另一侧望去。“那是！”

他的眼睛一瞬间瞪大了，对面的那个人竟然是玛丽安。她被绳子绑着，嘴里还被堵了东西，奥伯隆公司的强壮职员正牢牢地抓着她的胳膊。

“你们这帮家伙！想对她做什么！”

看着脸色大变的里昂，曾经忠实的管家兴奋地笑了起来：“那么咱们就来慢慢地商量商量以后的事情吧……”

不久，塞伊喀鲁特客座剑士里昂·马格那斯与神之眼一同消失的消息传来。

睡神扫描

第八章

破败的废弃工厂中，回荡着警报的声音。那原本是为严守透镜产品制造机密而设置的防止有人侵入的装置。

现在它却预告了追踪自己的同伴已经到来。

（斯坦……）

里昂压抑着想要堵住耳朵的心情，紧紧咬住了嘴唇。

“来了么。”全身穿着长袍，戴着假面的休格站起身，与他打扮相同伦勃朗、伊蕾娜和巴鲁克也静静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斯坦他们已经知道了吧……）

里昂呆呆地想着。

消息很快在城里传开了，无论是贵族还是曾经交过手的剑士，或是一般士兵，都已经知道了。

“你在干什么，里昂，别磨蹭了。”休格回过头来。

“……我知道。”里昂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但父亲已经察觉到他的话中带刺，又继续说道：“你明白就好。只要按我说的做，她就能得救。否则……”

“跟你说我知道了吧！”里昂愤怒地吼着，一脚踢翻了椅子。

“哎呀哎呀。”

“嘿嘿嘿”的笑声传来，但究竟是伦勃朗还是巴鲁克，对里昂来说，早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

乘上电梯之前，休格按下了监视器的按钮，工厂入口的情况立刻显示在上面。

——这里就是奥伯隆公司的废弃工厂啊。

首先传来的是菲莉娅的声音。

——似乎已经封闭很久了。

露蒂还是和以前一样，为了不漏看东西，总是将眼睛睁得大大的。

里昂看到斯坦和伍德隆后，又惊讶地发现跟在杰露西身后的竟然是玛丽和敲钟汉，他们是从世界各地聚集而来的。

（是国王的命令么……还是斯坦他们太多虑了……）

但不管怎样，他们找到这里来，肯定是相当认真的。

——里昂……真的在这里么？

突然斯坦的声音传了过来。

“！”虽然两人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里昂还是觉得心猛地跳动了一下。

——总之先进去看看吧。

伍德隆冷静地催促起斯坦。但斯坦就像被什么附了身一样继续说着。

——我相信里昂……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相信他……绝对相信里昂……

里昂再也无法忍受，拼命关上了监视器的开关。与此同时，电梯的门也已打开，他和休格等人一起走了上去。

（斯坦……拜托不要相信我。我背叛了你们！）

在不断下降的电梯中，他拼命地想要摆脱那些从达利尔杰伊特而来的曾经的同伴们。

（没错，我背叛了。因为我……）

那一天和玛丽安的约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被休格·吉鲁库利斯特那强大的力量胁迫之后，里昂依然不打算顺从于他。

不受任何人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这是他在那次艰辛地打倒克雷巴姆，夺回神之眼的旅途过程中，从斯坦身上学到的一件重要的事。

但他却没能付诸行动。本该是忠诚管家的伦勃朗抓住玛丽安，剥夺了她的自由。

“那么咱们就来慢慢地商量商量以后的事情吧……”看着因惊讶而说不出一句话的里昂，伦勃朗兴奋地笑了起来。

小时候虽然他教里昂学习，但就算是解开了最复杂的数学题，他也没有那么开心地笑过。

“快回答我！你们到底打算把玛丽安怎么样！”

“里昂少爷，你可真是性急啊，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和你慢慢聊天的。”伦勃朗慢慢走向那扇门，然后无情地将其关上了。

“啊……”玛丽安从视线中消失时，里昂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的泪。

是因为被抓住而痛苦，还是想要告诉里昂什么，现在已经无法再去询问她。但不管怎样，玛丽安那痛苦的表情深深印在了里昂的脑海中。

“哼……没什么要让那个女人知道的。”休格说完，又转向里昂，“那么就先来回答你的问题吧，里昂。那个女人将会怎样……那全看你了。如果你想让她活着，重获自由，那就要乖乖地听我的话。不过……”话突然停住了，他的嘴向上翘了一下，“你应该没有选择的余地。难道你以为我会不知道你对那女仆的心思么？”

里昂惊讶地盯着自己的父亲，又将视线转移向门。在确认门已紧紧闭锁后，他问道：“让我偷神之眼？”

“没错，很简单的事。只要让它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了。”

“移动一下？别开玩笑了！”里昂的头脑因休格的话而变得混乱起来，“神之眼才刚刚在我们面前被封印，现在你又说……”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原来如此……一直以为他那么热心于夺回神之眼，只是为了讨国王的欢心，没想到竟然是打算将其据为己有……）

“正因为是在你们面前，所以要解开封印才轻而易举。没关系，这里的人手足够了，只要解开封印，之后再运到飞行龙上就行。”

“到底是为什么……”

里昂低声问完，休格冷冷地回答：“没必要让你知道。你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为我们工作。稍有不慎，那个女人就会没命的。”

“刚才就一直在说‘那个女人’，别那么称呼玛丽安！”

说完，休格大笑起来：“哈哈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那个女人长得和克丽丝不是很像……不过，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哼！”里昂低下头，紧握着拳，同时他也感觉到了伦勃朗等人的

目光。

（正如休格所说，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里昂想像着自己以后会犯下的错，不禁感到失落。但要做的事已经决定了。

『少爷……』黑暗中传来夏露狄耶的声音，『少爷……你还没睡吧？不可能睡得着……你明天真的打算去偷神之眼？』

“……”里昂将身体蜷缩在了一起，“明天是去王城的日子……”

『你在想什么呢？果然是在想玛丽安吧……』

“没有。”里昂说着，将被子拉开，坐了起来。反正今晚也不可能睡得着了。“我一直在考虑背叛的事。”

『背叛……吗？』夏露狄耶有些不知所措地说完，便陷入了沉默。

“夏露……有件事想拜托你。恐怕是最后一件事了。”

『……少爷。』

“以后我要……”

『你什么也不用说的，少爷。』伴着叹息声，夏露狄耶说道。

里昂看着透过窗子照射进来的淡淡的月光，可玛丽安却根本不可能看到月亮。

『我很怕和狄穆罗斯相处……以前和你说过么？』

“没有。”里昂将目光转移到了桌子上的守护者上。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都还是血肉之躯……我在守护者小队里是最年轻的，不过现在年纪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地上军师团长狄穆罗斯·戴帕中将是个很严厉的人。』

“你想说什么？”

『也就是说……』夏露狄耶干咳了一声，『即使背叛狄穆罗斯，我也不会觉得怎样的。』

“夏露……”

『我不会阻止少爷的，如果有人妨碍少爷，我也会毫不客气地发起攻击。』

“……夏露。”里昂看到淡淡的月光照在了夏露狄耶的核上。

『作为交换，我也有个请求。』

“什么？”

『……直到最后，都请不要放开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少爷身边。』

“……”里昂慌慌张张地擦了擦眼角，“好，我一定……不，我尽量吧。”

『尽量，呵。』夏露狄耶笑了。

第二天，里昂按照计划，随休格一起进了王城。

走下电梯，便是海底洞窟的入口了。

潮湿的空气中带着浓浓的海的味道。到处都是的海水弄湿了靴子。

“里昂。”休格停下了脚步。

“放心吧，我全都明白。不过比起这些来……”

“罗嗦，用不着担心。”他已经听儿子无数次提起要保证玛丽安的安全，然后很不耐烦地走进了洞窟。

不知过了多久，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那边的人是……”

里昂听得出，是伍德隆的声音。

“……里昂！”斯坦“哒哒哒”地跑了过来。

里昂转过身来，他已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正如在监视器上看到的，曾经的七位同伴都聚集而来。

休格也厌恶地转过身：“没想到你们竟然能追到这里。”

『这声音是……』亚托怀特注意到了休格的声音。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了，塞伊喀鲁特国王什么都告诉我们了！”露蒂站到休格面前，狠狠地瞪着他，“把你那没品位的面具摘掉如何？”

“……真是位勇敢的小姐。”休格慢慢摘掉面具，脱下了长袍。那正是众人所认识的奥伯隆公司总帅。

“休格先生……”斯坦呆呆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你果然是幕后黑手，你想用神之眼干什么？”菲莉娅也向前迈了一步。

“像克雷巴姆那样操纵怪物？”露蒂站在菲莉娅身边，警惕地看着休格身

后的那三个戴着面具的人。

“操纵怪物根本就不是神之眼真正的能力。”休格诡异地回答道，“哼哼哼，如果说全都是我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呢？”

“哎？什么意思？”杰露西莫名其妙地歪着头。

“包括唆使克雷巴姆抢走神之眼，然后逃往世界各地，都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

“你说什么……”斯坦和身边的玛丽面面相觑。

“原本我就打算把克雷巴姆当炮灰，你们帮我解决他，免得我自己动手，还真是要感谢你们。”

“我们可不是为你卖命的，别太得意了。”露蒂看着狂妄的休格，说道。

“喔。”休格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怪，“你生气的样子可真像你妈妈。”

“什么？”露蒂反问。

（休格打算在这里说么！）

里昂慌张起来，但他的父亲却并没有打算继续说下去。

“……我还有事。虽然很可惜，不过还是要就此告别了。”

看着转过身的休格，斯坦大吼起来：“……里昂！快阻止休格！”他就好像是在拖延时间一样继续说着，“里昂，我明白，你肯定是有什么计策吧？”

“……”

（斯坦……）

里昂在心中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是不是，里昂！”

（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他在心中暗想，然后背对着斯坦等人，拔出了夏露狄耶。

“里昂！你果然……”斯坦的表情兴奋起来，他坚信里昂一定会阻止休格。

但里昂却慢慢地将夏露狄耶的利刃对准了斯坦等人，然后冷静地对休格说：“……你们先走，这里我来处理。”

“里昂！”

就在斯坦等人愕然时，休格一行趁机消失在了洞窟的深处。

“里昂……你……”

狄穆罗斯打断了伍德隆的话：『夏露狄耶！喂！快回答，夏露狄耶！』

『……』但夏露狄耶却只是沉默不语。

“里昂！你就算见到我们，也没什么感觉吗？”菲莉娅以责备的口气说道，“我倒还好，可是大家都已经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因为听说偷走神之眼的里昂去向不明，大家才又聚集到一起的。”

“……”

“你真的偷了神之眼？”敲钟汉问。

“……”里昂根本无法回答。痛苦的沉寂在同伴们之间流动。

依然是忍无可忍的斯坦打破了沉默：“里昂……这些都是骗人的吧，只是个玩笑吧？”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被露蒂责备后，里昂终于挤出了一句话：“……我知道，而且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清楚！”

“快住手，里昂！为什么我们要……”斯坦也拔出了狄穆罗斯。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让夏露狄耶把事情说清楚的。』

“哼。”里昂也警觉地环视着斯坦等人，“我不会让你们往前走一步的！”

沉默着的夏露狄耶向临近的菲莉娅发动了攻击。

“啊！里昂！”菲莉娅举起克雷门提，招架住了夏露狄耶的利刃。

『你到底在干什么！』

“呀啊！”里昂无视克雷门提，又朝伍德隆跑去。

“里昂！快住手！”

伊肯迪诺斯震颤着，两把剑在一瞬间碰撞出火花，但夏露狄耶却突然刺进了伍德隆的肩膀上。

“啊！”伍德隆按住滴血的伤口，痛苦地咬紧了牙关。

“伍德隆殿下！你怎么样？”

杰露西正朝伍德隆跑去时，里昂死死地盯住了她。

『露蒂……』

“我知道！”露蒂拦下了里昂，她的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你错了，就算大家这么说你还是不明白吗！快让开！”

“那是不可能的。”里昂也直视着自己的姐姐。

『夏露狄耶！快说句话啊！快把事情解释清楚……』

“闭嘴！”里昂突然将夏露狄耶朝露蒂的心脏刺去。

“你想干什么啊！”露蒂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里昂的守护者，然后准备开始反击。但里昂却抢先一步再次用夏露狄耶刺向自己的姐姐。

“危险！”斯坦跳了出来，“里昂！够了吧，里昂！”

“！”两人交起手来，除了喘息声和刀刃摩擦的声音，几乎什么也听不到。

但决战突然结束了。狄穆罗斯击中了里昂的手腕。

“啊！”夏露狄耶从麻痹的手指之间滑落，掉在积满海水的坑中溅起一阵水花。想要避开水花的里昂露出了破绽，斯坦再次展开了进攻。

“哇啊啊！”里昂被激烈的剑气击中，一直被打到了洞窟的墙壁上。同伴们都屏住了呼吸。

“里昂！喂，坚持住！”斯坦朝倒在潮湿地面上的里昂跑去，赶快将他扶了起来。

“哼……如果是一对一的战斗，我绝对不会输。”疼痛让里昂的表情扭曲了，他坐在地上，捡起不远处的夏露狄耶，然后又背过身，低垂着头。

“你这个白痴！为什么要这么做……”斯坦不禁怒吼道。

『请不要责备少爷！』一直沉默不语的夏露狄耶喊道，『为了保护玛丽安，少爷只能这么做！』

『夏露狄耶，你怎么到现在……』狄穆罗斯仿佛狠狠地咬着牙一般恼火。

“夏露，少说两句。”

里昂阻止了自己的守护者，但斯坦却毫不介意地继续问：“玛丽安是……”

『各位应该在休格家见过她吧？』

听到夏露狄耶的话，斯坦终于想了起来：“啊，就是那时帮我把狄穆罗斯拿过来的人！里昂，你……”

露蒂也想起自己曾在里昂家二层的客厅里见到过玛丽安："也就是说，她被当成人质了？"

『但即便如此，也不该选择错误的道路。』克雷门提叹了口气。

『你还算是守护者主人吗！』狄穆罗斯的口气相当严厉。

"随便你们……说什么都无所谓。"一直低着头的里昂猛地抬起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的事后悔过。"

他站起身，又架好了夏露狄耶："无论重新再来多少次，我都会选择相同的道路！"

"里昂！你还不明白吗！"斯坦惊愕地看着里昂。

"我不会……让你们过去的。"就仿佛身心都被撕裂了一般，里昂的声音中充满了痛苦。

"你这个人……"

"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菲莉娅和伍德隆几乎无言了，他们的表情僵在脸上。

斯坦的肩开始拼命地抖动，声音也微颤着，仿佛快要哭出来一般："你……你这白痴！为什么你这么固执！你错了！里昂，你做错了！"

"闭嘴！"里昂的声音也同样颤抖着，"闭嘴……这是我一个人做出的决定……"

"所以说，'一个人'就是错了！"斯坦的泪掉落了下来，"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呢?

他和里昂之间的距离一点点地缩短了。

"斯坦，危险！"露蒂大声喊道。但他却依然向自己的好友靠近过去。

"斯坦！"菲莉娅也叫起来。

"不要过来……"里昂已经无法找到其他的话语。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为什么总是要一个人去解决问题！"斯坦继续无所畏惧地诉说着，"咱们是同伴，是朋友吧！为什么你连一句话也不说！"

"不要过来……"里昂痛苦地重复着相同的话语。



“你总是一个人承受一切，一个人痛苦！”已经泪流满面的斯坦依旧没有放弃。

里昂不知道，痛苦的究竟是自己还是斯坦。只是光站着，就已快让他筋疲力竭。

“为什么只有你那么痛苦！为什么只有你伤痕累累！咱们是朋友吧？朋友就应该分担彼此的痛苦！为什么你不明白呢！”

（……朋友？）

“事到如今，你还会把我当成朋友么？”里昂茫然了。

“当然了！”斯坦看着他，生气似的说道，“来吧，里昂，现在还不晚，和我们一起走。”

“你说什么？”里昂小声嘀咕着。

“一起夺回神之眼，救出玛丽安吧。”

（对啊，斯坦就是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死心，而且也绝对不会放弃希望。）

“你这家伙……真让人无奈……”

旅途中的记忆如一幅又一幅的画在里昂的脑海中出现。

（和斯坦在一起的话，也许真的可以……）

“里昂！你明白了吧！”

“斯坦……我……”看着斯坦兴奋的笑脸，里昂握着夏露狄耶的手垂了下来。

“先来握个手吧。”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斯坦和往常一样伸出了手。里昂也仿佛被吸引了一般，将自己的手伸向他。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地震。

里昂立刻将手缩了回来，震动越来越剧烈。

“这种地方会地震？”玛丽看看周围，皱起了眉头。

震动更加猛烈，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洞顶崩塌的声音。

“休格那家伙……动手了么。”

听到里昂的话，斯坦问：“动手？这地震是休格引起的？”

“即使知道里昂也在这里？”菲莉娅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但里昂却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休格就是那种人。"

岩石崩塌的声音又一次从很近的地方传来。

伍德隆立刻朝洞窟入口处望去："杰露西，快去看看电梯有没有事。"

细碎的岩石开始如雨点般掉落下来。杰露西跑去没过多久，很快又回来了："不行！洞顶塌下来，堵住了通往电梯的路！"

敲钟汉恼火地抱着头，却束手无策："怎么办啊？这么下去咱们都会被活埋的！"

在他们的耳边，又响起了更大的轰鸣声。

"刚、刚才是什么声音？"

『洞窟开始崩塌，海水涌入了。』克雷门提回答了正四处张望的菲莉娅。

『怎么会！那这里不是很快就……』亚托怀特慌张起来。众人已经从废弃工厂下降到很深的地方，洞窟墙壁的对面就是深海。

看着同伴们一个个慌乱起来，里昂指向了洞窟内一块巨大而凸出的岩石："……还有办法。看那边。"

"那是？"斯坦看到岩石中的铁栅栏，又将目光转向了里昂。

"紧急升降梯。"

"还有那东西啊！只要坐上那个就能回到废弃工厂了吧？"

里昂点点头，然后下达了命令："都快上去！"

就像他们的冒险刚刚开始时一样，他的话再次变成了命令——虽然这次没有电击头饰——同伴们一个个都朝升降梯走去。

"里昂，你也快来！"乘上升降梯的斯坦招了招手。

但里昂却朝着升降梯对面的操作台走去:"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离开。要启动升降梯，就必须有人留下来。"

"里昂，你在说什么啊？"

里昂并没有理会斯坦，而是仔细看着自己的姐姐："露蒂。"

"……什么啊？"

（本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告诉她我的真实身分……）

"露蒂，让我来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吧。"

“哎？”露蒂傻傻地看着和自己一样也拥有一头黑发的少年。

“休格死去的妻子名叫克丽丝·凯特雷特。”

“……凯特雷特？”在震动与轰鸣声中，露蒂的表情凝固了。

“克丽丝……也是我的母亲。”

“你说什么！”露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理解到里昂话中意思的斯坦等人也以同样的表情看着她。

“虽然不想承认，但你和我流着相同的血。”

“骗人……吧……”露蒂脸色惨白地念叨着。

斯坦则大声喊道：“里昂，快过来！有什么一会儿再说！”

“还有你，斯坦。”里昂又一次无视他的喊叫，继续说着，“虽然你把我当成朋友，但我却不记得接受过！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所以……”里昂的声音颤抖着，“所以……剩下的就拜托了。”

里昂已经无法继续看着斯坦，他背过身，就像要抛弃全部的感情一样，用双手扳下了升降机的操作杆。

生锈的装置并不是很听话，但伴随着“咔”的一声响，操作杆还是被按了下去。升降梯突然动起来，斯坦发出了“喔”的声音。

当里昂再次回过头时，同伴们乘坐的升降梯已经朝工厂的方向上升了。

“里昂！里昂！”斯坦探出身子，拼命向他伸出手。

（斯坦！忘了我吧……）

里昂拼命克制住自己想要去抓住那只手而飞奔过去的感情，他与升降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斯坦等人的身影也渐渐变小了。

“里——昂！”呼唤声回荡着。

直到升降梯已完全消失，就仿佛在等待着这个时机一般，浓烈的海水的味道飘了进来。

没过多久，水便涌入了。

“这里不久就会被水淹没了……”里昂小声说着，然后蹲下身来，慢慢地取出了守护者，“对不起，夏露，拖累你了。”

夏露狄耶的核闪着光芒，立刻向主人做出了回应：『不管到哪里我都会和

你在一起，我的主人只有你。』

剑似乎很开心。

（对了……我们约定好了的。）

水已经没过里昂的脚腕，他背靠着升降梯的操作台，坐了下来。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水的冰冷与激流的猛烈。

“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吧，玛丽安……”他呼唤着她的名字，温暖涌上心头。里昂就仿佛在享受着那股温暖一般，闭上了眼睛。

从洞窟深处，传来了岩石崩塌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声响渐渐靠近过来。

『少爷！』

听到夏露狄耶的声音，他猛地睁开眼，眼前已经形成了几条瀑布，海水的重量让工厂的地板塌陷了。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里昂身边的洞顶也开始崩塌下来，汹涌的海水冲了进来。卷着白色泡沫的水柱咆哮着，在里昂看来仿佛一种生物。

“！”一瞬间，里昂被水吞没，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

再次醒来时，黑暗的另一侧正闪耀着幽幽的光芒。光芒的中心，能看到飞行龙。

（这是……幻觉？我到底……）

自己本应已被水吞没，但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里昂只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不光是看到，他甚至还能听到脚步声。跑来的正是斯坦等人。

（太好了……大家都得救了。）

“快乘那个逃走！”发现飞行龙后，伍德隆大喊道。

“不能丢下里昂不管！拜托再回去一次吧！”

『那是不可能的！根本连想都不用想吧！』狄穆罗斯愤怒地斥责着被敲钟汉紧紧抓着的斯坦。

“不管是不可能还是什么的，就是不能丢下里昂不管！”

“所以说，冷静点儿。别折腾了，我说！”敲钟汉有些难以应付拼命挣扎

着想回到海底洞窟的斯坦。

好像完全没有听到周围的吵闹，只是傻呆呆地站着的，是露蒂。

“露蒂，振作起来，露蒂！”玛丽将手搭在了她的肩上。

“那家伙……他说什么了？我……是不会相信的。”露蒂呆呆地寻找着里昂，但他的身影却并没有映射在她的眼中。

“为什么那家伙会是我的……”

看着姐姐困惑的表情，里昂不禁苦笑起来。

斯坦继续挣扎着：“快放开我，敲钟汉！”

“斯坦，闹够了吧！”伍德隆终于忍不住大声喊道。

“伍德隆……”

“你觉得里昂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让咱们逃走的？”他痛苦地看着斯坦，“不要让他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总之，先上飞行龙，把斯坦和露蒂弄到里面去！”

“好，交给我吧！”敲钟汉轻而易举地抱起两人，然后消失在了菲莉娅和杰露西所在的飞行龙中。

“里昂！放开我，敲钟汉！里昂！里——昂！”

（斯坦……你这家伙……）

淡淡的光芒迅速褪去了颜色。

支撑洞窟的最后的残垣断壁也一下子崩塌了，落入海水中的岩石迅速沉底。

已经无从得知究竟什么地方是地面，无论上下左右，到处都已被海水淹没，就好像要吞噬一切一般。

（玛丽安……我已经……）

里昂并不惧怕死亡。但比死亡更恐惧的事却能很容易地想到。

（我是永远也不会放开和玛丽安的回忆的……）

在几乎撕裂身体的浊流中翻滚，里昂拼命地寻找着自己的内心。

在窗边，风轻轻吹起她的黑发……

跳舞时，她身上散发出淡淡的幽香……

艾米利奥，艾米利奥……

为了在离开这个世界后也能感受到玛丽安，他让她填满了自己的心。

紧闭的双眼前，突然飘落下片片雪花。

（对了……我答应过要带你去看雪的……对不起，我食言了，玛丽安……）

雪就像呼应他一般舞动起来，慢慢变成了一只白嫩而温暖的手。

（玛丽安？）

洁白的手指向里昂伸去。

（你来接我啦。玛丽安……是玛丽安吗？）

但她却并没有回答，只是温柔地等候着里昂。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走了，玛丽安……）

里昂也伸出了手。

在手指接触到的一瞬间，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睡神扫描

尾声

在海底洞窟失去里昂之后，仿佛已经过了很久……

在空中都市米克哈尔的仓库中，斯坦终于见到了对里昂来说最重要的人。

浮游艇的门慢慢打开了。

在伍德隆、玛丽以及杰露西的陪伴下，她走到了斯坦面前。

“你没事就好，玛丽安。”斯坦先搭起话来。

“各位，谢谢你们能来救我。”玛丽安环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还有……艾米，啊，不，里昂少爷不在吗？”就像理所当然的一样，她在寻找着里昂的身影。

（她一直相信里昂会来救自己吧。）

斯坦感到一阵心痛。

（被强行抓到外壳来，她现在应该很脆弱吧。如果告诉她事情的真相，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

“里昂他……”

狄穆罗斯打断了斯坦的话：『斯坦，你难道想告诉她真相么？』

“……”斯坦一点儿也不喜欢说谎。但直到现在，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里昂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么说也可以吧，里昂……）

“里昂还有别的事，现在暂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这句话让玛丽安微微叹了口气：“是吗……”

“啊，不过放心吧，我想……他现在肯定很精神……”

玛丽安盯着说话含糊不清的斯坦，让他感到心虚。但她接下来所说的，却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里昂少爷没有因为我而走错路吧？”

“什么？”

“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死去母亲的影子。”

“！”露蒂瞬间屏住了呼吸。

“我和他的母亲……克丽丝夫人长得很像。”

露蒂静静地看着玛丽安的侧脸。但她却无法找到根本没有任何印象的克丽丝·凯特雷特的影子。弟弟大概就不一样了吧?

“玛丽安……”斯坦点点头，又回忆起了里昂。

他之前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年龄差距这么大的女仆对里昂来说会那么重要。

“我这个长得很像克丽丝夫人的人正是他的弱点。”玛丽安就好像向谁倾诉一般继续说着，“我一直很担心他会不会因为我而迷惘，甚至想到了自杀……”

“里昂所做的事完全没有错。”斯坦摇摇头，拼命压抑着内心的感情说道，“他……他想着你，想着我们，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是吗……”玛丽安点点头，但却察觉到了斯坦眼中的泪。

“为了他，千万不要想到死……”声音颤抖着的露蒂也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杰露西再也无法忍耐，低声抽泣着。

“不要哭，杰露西。”玛丽小声说道。

“我知道……可是……可是……”

“……”泪流满面的菲莉娅转过身，背对着同伴静静地哭泣。

伍德隆已经知道玛丽安察觉到了一切，但他却并没有说明，只是催促斯坦：“快送玛丽安回地面吧。”

狄穆罗斯也立刻帮腔道：『这里有逃生舱，只要用这个就可以了吧？』

“好的。玛丽安，过来吧。”斯坦把玛丽安带到了逃生舱前。

“非常感谢你们。”玛丽安正准备从狭小的门钻到里面时，又回头看了看斯坦，“请问，你是不是斯坦? 如果弄错的话，那非常抱歉。”

“是我。”

“是吗……果然。”

斯坦微微歪了歪头。

“里昂少爷经常提起你，你们的关系应该很不错吧。”

“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眯起满是泪水的眼睛，笑起来。

“里昂少爷能听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一想起总是孤独一人的艾米利奥，玛丽安也笑了。

“玛丽安。”

“什么事？”

“回到地面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在家里等着里昂少爷回来。”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斯坦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仆人的职责。那么各位，再会了。”

载着玛丽安的逃生舱向下飞去，变得越来越小。

“这样……就可以了吧。”

“……嗯。”露蒂朝斯坦点点头。

斯坦回过头，坚定地对同伴们说：“终于轮到戴伊克诺夫特了。各位，准备好浮游艇和中和装置，为打倒休格，出发！”

（里昂，你就看着吧！）

斯坦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了里昂的话语。

——无论重新再来多少次，我都会选择相同的道路！

（不管重新再来多少次，咱们都是朋友，里昂。）

斯坦一边朝浮游艇走去，一边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永远的朋友说道。

（不过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所以你一定要看着我。如果有什么新发现，记得告诉我！）

在浮游艇倒计时的时候，斯坦再次在心中呼唤着里昂的名字。他依然无法相信，现在他竟然不在自己的身边。

（你不会油嘴滑舌，不懒懒散散，也从来没有和我亲近过。你封闭了自己所有的感情……）

斯坦觉得，那双清澈而冰冷的眼睛现在正看着他。可是里昂却将所有的想法都藏在自己的心中，从未向斯坦倾吐。

（里昂，很痛苦吧……到底是为什么？你和我们在一起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告诉我吧，里昂……”

斯坦对着逝去生命的残影轻声呼唤着。然后他在刚刚起飞的浮游艇中闭上双眼，让自己感受那个不幸少年心中的真实想法。

黑发少年向天空飘去。

他被那双洁白而温柔的双手拥抱，痛苦的神情早已消失无踪。

心中的思念化作光芒微粒，飞向时间的夹缝。

约定了下一次相逢的未来也许就在那里。

他轻声说着，脸上浮现出了安详的微笑。

“无论重新再来多少次，我都会……”

睡神扫描

游小说

感动心灵的RPG巨制

无数人气角色由此诞生

多年之后仍能带给人无限感慨

斯坦・艾露隆、露蒂・凯特雷特、伍德隆・凯尔宾、菲莉娅・菲莉斯四位英雄凭借各自手中的神奇武器——守护者击倒一个个敌人，最终拯救了世界。他们在旅途中遇到无数的人，发生了无数的事，其中有很多终生难忘的经历都跟里昂・马格那斯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位强大、敏感、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同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思考。直到很久以后，四位英雄都还时常想起与他的相识、相知，以及他那次无奈的背叛。

本书采用了PS2复刻版《宿命传说》的世界观，以里昂的视点来开展整个故事，整体来看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外传性质作品，可以说主要角色就只有里昂和夏露狄耶两个人。全书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里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面对各种事件的不同看法，这对众多里昂的支持者来说具有不小的诱惑力。特别是将他不得不背叛同伴时的那种挣扎描写的丝丝入扣，凸显了作者惊人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再加上柔美的文笔和描写，让整本书像诗歌一般流畅、动人。

ISBN 7-88618-098-4

9 787886 180989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宿命传说光盘定价：14.8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